

點石齋畫報

點石齋畫報利集目錄

良友存孤

老鷹復讐

貧負鬻妻

錯認主人

一誤再誤

寶鏡新奇

失鼓警惰

強項何來

傳文有賊

听響報

菩薩拜年

觀音洗心

竈神福善

假鬼盜穀

僧尼過年

名將丰裁

人鱷

白頭豔福

土和尚

童子識鬼

水孩兒

貪淫無厭

禁僧入城

送活嫁妝

喜觀龍光

姻緣美滿

金龜發財

女金剛

攘雞失雞

爭奪財神

石化人物

雞子傷人

納賄放妖

迎神遠游

掩骼得金

道人有道

疑姦釀命

螟蛉難養

殭屍出嫁

陞官有數

裙釵大會

為民請命

嶺陷奇聞

杏苑先聲

專欲難成

吃肉不易

魚被鯿咬

搶媳奇聞

老婦撒嬌

剖腦瘡瘡

知機免禍

輪舟作佩

頭僧謁貴

開關有價

澤流一國

同軌蒙庥

鼓鐘無聲

財神無目

天生偉人

騙子神通

巡船賈禍

包探私刑

舉網得屍

一枝蘭

方敏恪公逸事二

戲妻服禮

僧俠

扇化骷髏

黃耳傳書

紅綫猶存

曹文再世

羽士猖狂

狐仙警世

私刑案發

活莖刺麻

水門被燒

方敏恪公逸事三

網魚得金

至性感神

縊兒現形

鍾情土偶

海參化人

猛虎怕官

遺臭萬年

解酒妙法

枷示劣探

紅拂難奔

義猴鳴冤

方敏恪公逸事四

士林公憤

迷藥宜防

射龍睛

術士遇盜

魚身人首

木鐸徇路

黑虎轉身

犬救主難

穴居有人

火藥遺害

方敏恪公逸事

盜扮女裝

父子奇逢

狗熊食虎

青樓好義

蕩子喬裝

救嬰獲報

電氣捉賊

離婦苦衷

良友存孤

存孤之道程嬰特向尚矣此豈令人所可及哉茲事有難易境  
 有苦樂而其為人延一脈保宗祀一也廣東南海縣虎彭邊鄉人  
 某甲有遺腹子因弟某已利其富欲去其子使婦伺嫂分婉時俾為  
 洗兒陰致之死棄之於野而人皆不知也詎是日甲友某適自外歸聞曰  
 嗚呼！教即之則席重一嬰惻然憐憫懷婦育之半日後因事至甲家  
 詢悉其子生死時日及棄置之處欣然曰果爾則是兒固無恙也遂以瓶未告  
 之命人送歸而已夫婦計始敢





# 名將丰裁

昔郭令公單騎見回纥卒能不屈而  
回千古傳為盛事時至今日固

莫能望其項背矣雖近臨維  
未避去節克持者亦不可謂

無其人也山東膠州鎮德兵  
曹軍的高元當德豐初召

之時致守不能敵戰不得強鄰  
相通朝命難抗而膠州陷元當

德兵信探軍門目擊時艱義憤勃  
是可笑就不可忍吾當以去義責一言畢拂

袖而起立率親兵四十名及潘澤等為人往謁德  
水勝據皆語以無端佔奪非侃而談河廢義德

援皆曰其言直氣為一奪而心不能平遂託醫藥留迫  
令會衙同出安民告示謂人心軍門表形於色

聖持奇越而日而詞氣激烈竟有  
南山可移此志誓奪一概於是德

人肅然越後謂若此則中國未嘗  
無人吾德人何敢輕慢慢忠臣死

以貽天下羞乃派兵二隊護送去  
五里一遠方各回營軍門此行不

惟可壯國威且可懾敵胆吾華  
人亦亦稍伸其氣乎



天... 地... 山... 水...  
四...  
昔...  
之...  
秋...



# 石化人物

山崩之事自古有之於今又何異焉  
 所異者於天驚石破之中露鬼斧神工  
 之巧斯則中國于百年未未有之事也河  
 南之陽府有一山為高聳雲霄巖壑  
 幽僻為獸跡鳥跡出沒之區行人相戒不  
 敢往游乃於九月中旬風雨大作時忽霹  
 靂一响波搖撼俄而天昏地黑石走沙  
 飛居者行者莫不胆落魂飛手足無措及  
 天色晴霽始探附近是山鄉民言及該山  
 叢已剝作兩截豁然洞洞別成門戶洞中空  
 曠寥有石人石馬及石牛之類不計其數位  
 置井然形容畢肖竟若天造地設絕無斧  
 鑿之痕相共吐之稱怪久之柳州云吾疑  
 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吾  
 於此山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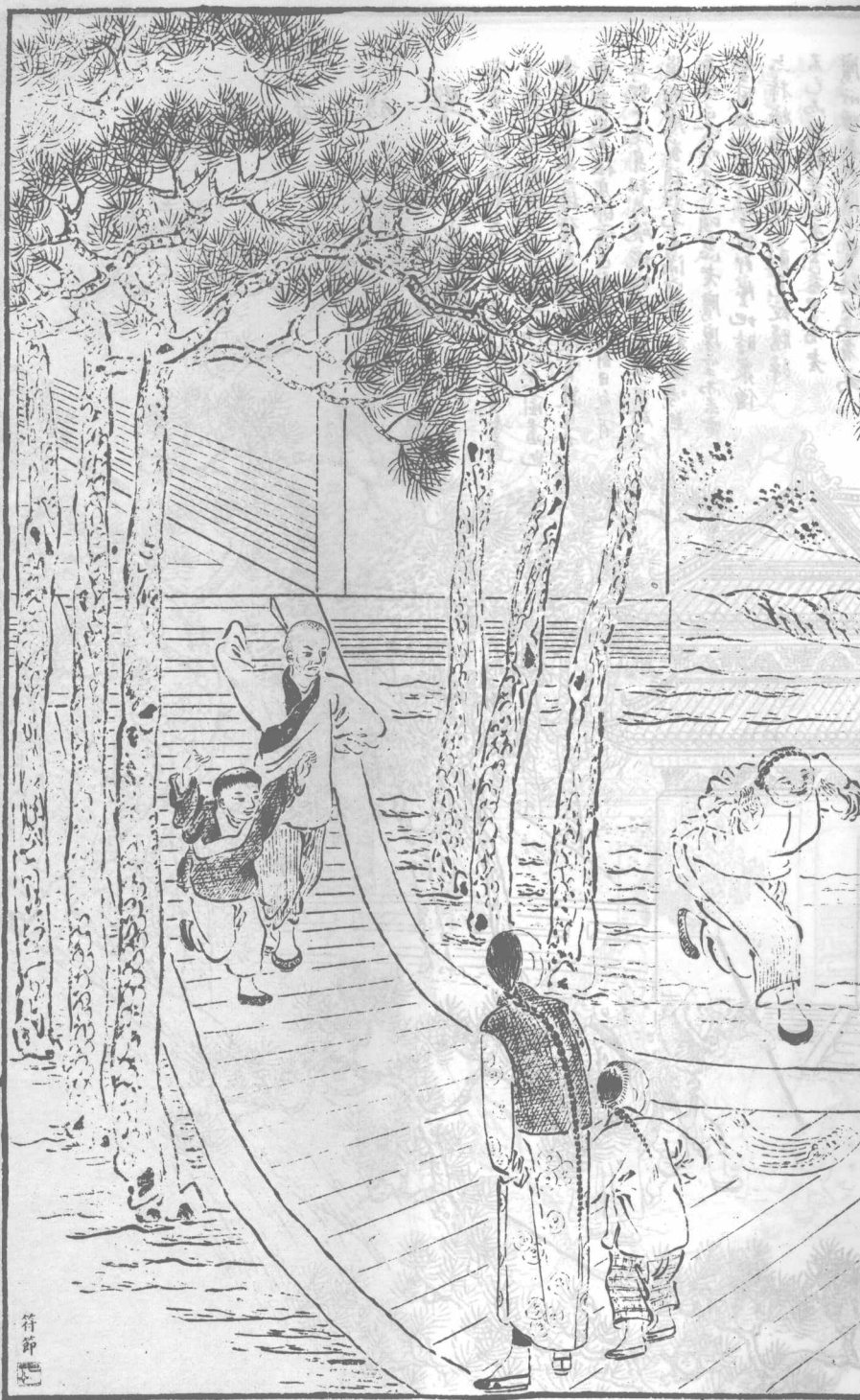




吃肉不易

釋氏以慈悲為主戒殺為心故一入空門便當長齋茹素一意清修而不敢輕作食肉之想蓋欲資諸合日之俗僧難矣今日之僧大都與酒肉飲食相繼逐苜非嫖賭吃着四者皆全已為難得之人而流氓不知此義偶見有佛門弟子沽得花猪肉若干驚以為奇厚起為難折何不諒之甚耶日前京口大板場左近某寺僧以水豆腐太淡出賄猪肉五斤眾以破衲欲逐其蹄以為福滿腸肥香積廚中可供大嚼夫詎為無賴甚中此知尾隨於後比行去拖板搗下出其不意時之一踢肉盡墜地乃去詳曰和尚且食肉之人肉豈供和尚食哉一手扭住必欲該僧去茶肆評理該僧目眩口呆向眾合十曰不肖僧面看佛面暫請息怒可乎中不允程有同堂某乙伴為勸解令僧出洋炭元始釋之去肉則依舊不能果腹人皆笑其口福未修云





老鷹復擊

客有自湖湘來者談及白鶴洞有古寺焉  
 茂林修竹翁學思龍圖一幅天然園畫也

寺前有古木一株黛色霜皮凌霄蔽日有  
 鷹巢其上棲息即育已死朝夕前日忽有

巨蛇一尾身粗如碗蜿蜒而上取其子破其  
 巢雖鷹家頭羽毛未滿突遭狂暴嗚然

長鳴心當呼吸之頃忽老鷹摩空而來電  
 掣風馳翩然一擊蛇即墜地時衆僧

亦持械而至往視之則見蛇騰蹄  
 不已而雙睛業已失去蓋早者老

鷹所啄矣夫鷹之勢猛以爲蒼老



食其毀他鳥之巢而破其子也不  
 知凡幾矣乃以蛇之陰毒一旦  
 通家而鷹竟能主時報復  
 莫比其子不受欺凌何其  
 勇耶呼今天下有殺人  
 孤憐人之差而人皆付之無  
 可如何莫敢一櫻其鋒者殆  
 斯鷹之類耳是豈天之報應  
 未及其時耶抑天其夢之耶

仁  
 善  
 瑪





人 鱷

西鄙阿非利加素稱危險之地該處  
 陰猛獸毒蛇外有一種人鱷最喜  
 殺人而食行旅者皆患之其部內  
 有大川一條絕無風景加以天氣酷  
 熱行船經過每當日午必就樹陰  
 崖石之旁小憩是處有一種土民所  
 奉之教皆視異鄉人謂能殺而食之  
 則得神靈保佑於是身披鱷魚之皮潛  
 居水濱窺視行船之人乘其倦臥竊登  
 其舟掣取利刃猛刺其喉以口就創處  
 吸其血迨血盡人死則割其肉生啖之或烹  
 而食之凶暴無人理而行人皆付之無可如  
 何洵川中鱷魚甚多其鱷之性死飢則不  
 食人又非人欲殺已亦不害人故行船習見  
 不甚防備乃觀人鱷之殘害有甚於真鱷  
 者乘風破浪者其將何以防之



# 鷄子傷人

粵俗凡婦

人之懷中

者謂之有

四眼百四

眼者

最忌

小孩上骨

下骨過若誤犯

恐觸胎神必致嬰兒

抱病其胎嬰之法則

視睫毛之是否交加

便可分別至欲求其

治法或以白卷生

門首焚之以鷄

卵向社壇破之則



嬰病自能消除習俗  
相沿寧不可破佛出鐵佛

廟前有社壇一所香火甚

盛社公社婆左顏右於獲利

不資日前有一老嫗鶴髮雞

皮蹣跚而至心香一瓣敬地

神前頂禮之下默禱喃

不知作何語已而手取雞

卵向空擲之旁觀始

知其為保嬰而來者

証當雞子墜在落時正

中壇外所立某媪

顏媪怒其不詳作

女隻中一一晉始

而各鼓長舌縱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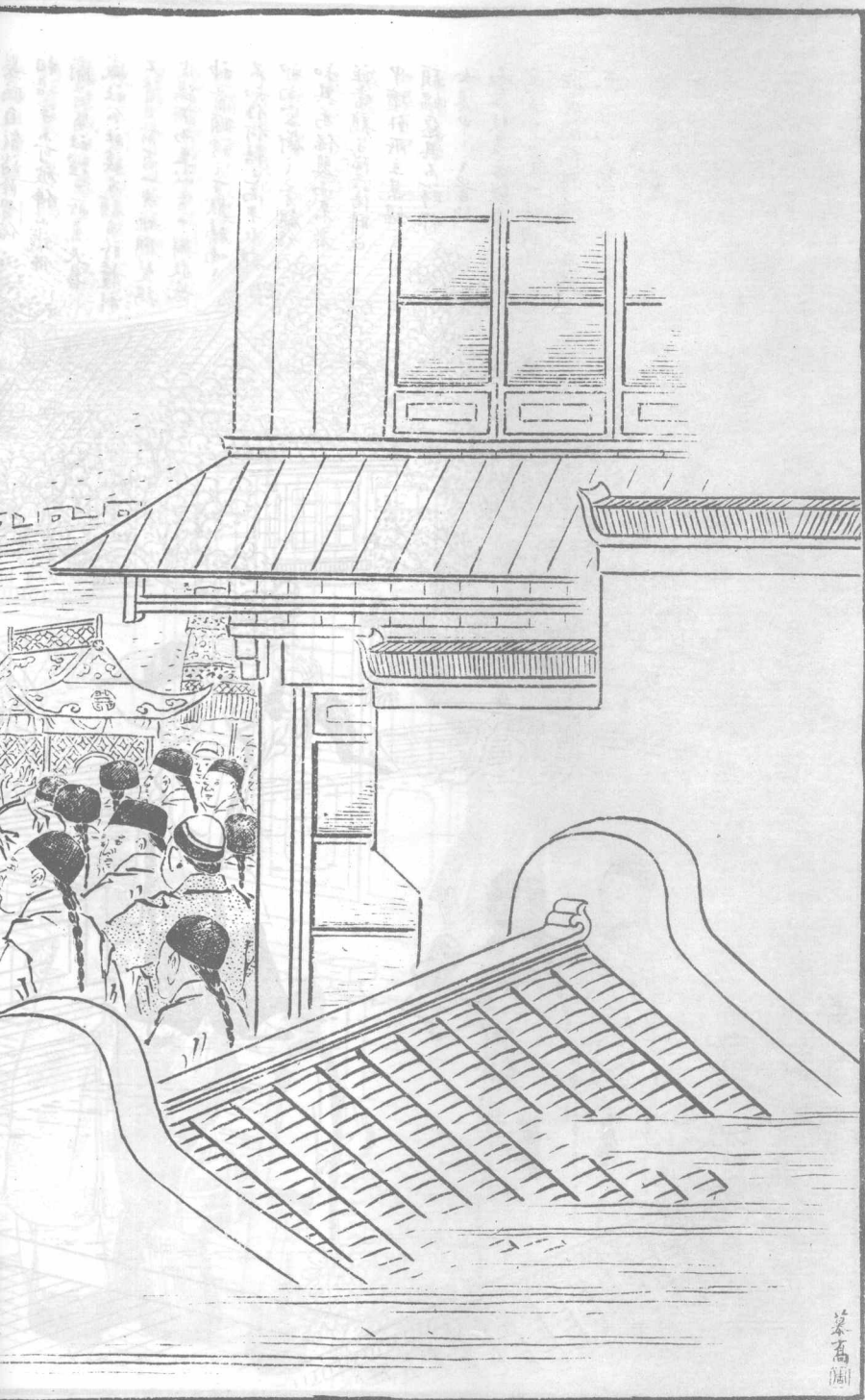
互揮老拳一對朋

貽虎闌門移時始各釋手

見者為之架世







魚被蟹咬

揚俗呼婦女之大脚者曰黃魚謂其形如黃魚之長大也念謔而虐矣本月初一日左衛街善慈寺因迎請藏經僧徒七八十人身披袈裟沿途迎護其中儀仗鼓吹及龍亭徑箱莫不輝煌奪目夫道之人聚觀甚衆當行過磚街北頭一帶時有某煙間主婦倏脫大脚黃魚者逐隊游觀洋自得詎為眾人之擁擠婦主之不牢竟跌坐於某漁人魚籃內適籃中有大蟹一頭誤為魚肉可供果腹伸口便咬該黃魚知痛狂叫一聲強拖硬拉而蟹咬愈緊竟至皮肉脫落血液淋漓始得悠悠而逝一時觀者譁然謂黃魚本供人食今被蟹吞豈該黃魚別有風味耶抑蟹不知同類致有相殘之誤耶婦報述曰今天下大厝不纏足會行見黃魚之多遍地皆是尔等休得取笑人念為之默然

魚被蟹咬



貧員衛妾

蘇垣有候補

某君潦倒風

塵無可為計

聞戚某在豫沽幕

頗得居停寵任

思往訪之苦無資

斧石得行時某氏窺

知其意乃於大日去口合指累

君久矣矣妾留則君不能

行不其富妾助行裝不

差殊同端於書步某君

初有難色妾堅誘者再乃

託媒媾得身僕百餘金復

被德吞且步無奈揮一使走商分

襟時夫帝妾手子械母在嗚咽不

復成妾見者聞悲誦李青蓮

悲莫悲於生別離三句不聞

宦海中人竟有此沉淪

苦況也



白

# 頭艷福

男女相悅或以情事成  
 以緣合去極皆愛少而惡  
 老此情之常而亦不可概論  
 者舉垣城西寶華坊月前未  
 一少婦金蓮瘦小玉貌如姑自  
 言新寡之孤只待相以卜嫁一  
 時堂後子聞之資鮮味華服侍  
 餘自持婦後屏用規一皆不當  
 意附近某翁年六十餘子甚一翁聞  
 其事詣媒笑語曰翁婦不喜少年豈  
 效河東君有臉黑髮白之費耶語遂  
 我往冀得一當可乎媒哂其妄姑從  
 之詎婦見而大悅出堂要談只處時  
 金三十元而婦一妝奩衣飾值十數  
 倍近已車夫願還若出所蓄甚富一標  
 以蓮雙標人皆謂白頭翁有此艷福  
 不知貨生修到云



九

納賄放妖

陸加佛者仁教之宗也住於錫家寮  
 去後藏六日程請加者寺名也其人  
 工法術善捉妖服鬼凡其言必一入  
 藏地為人捉妖其捉之法極精富家  
 婦女悉妖鎖以鐵鍊繫言帶回山上  
 以供服役婦女畏其勢莫可與辯  
 往許願每年納銀若干始得看番  
 佛面上假之後云若係貧賤貧女貧男自  
 持石亦不敢妄加需索蓋蓋醉公而一息不  
 立酒彼固擇肥而噬計也今因連  
 頭逆法請釋者其風尚留貴月迄今尚  
 未回主人皆慄然其惟恐其妖之出於其  
 口也且此連頭請請之時曾與言約謂  
 嗣後凡遇妖鬼務必捉回山上試驗處者不  
 許得賄私放致衛後差保許為故時聞  
 半載尚未聞捉有妖鬼也吁真妖石捉專  
 捉人妖是豈以人而妖石為妖而人乎亦  
 可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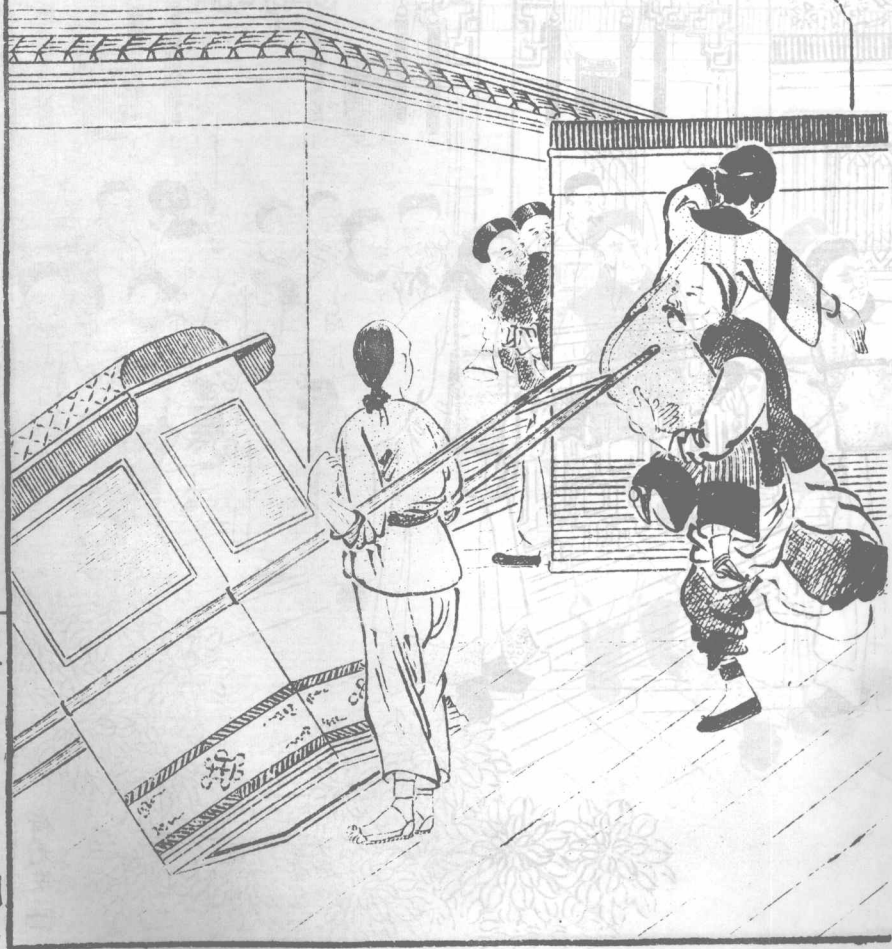


葵高



# 搶媳奇聞

蘇垣婁門塘有沈炳如者，閑設度書，生涯頗旺，前年為子丈定閨，門外某姓女為室，遂以男長女大，屢託冰人，傳言擇吉迎娶，而坤宅緊索重聘，多方為難，沈忘甚，不得已乃循俗例，糾合機匠數十人，作搶親之舉，恐其子難助，難殊不避，翁媳亦爭，嫌行所無事，代作新郎，設法親往，時女方刺繡，瞥見莽男子成羣，信隊突於其前，知勢不妙，遂已束手，無措，只得任力夫外，早之老翁當胸抱住，飛步而奔，女雖被救，既注而翁竟置若罔聞，迨坤宅臨臨，迫至則已合巹，沈成生米煮成熟飯矣。按搶親之事，已等司空見慣，後未有以父代其子者，為沈所為，夫亦太覺孟浪矣。





# 錯認主人

粵垣城西樂城法地

附近一坊曰南陽者相隔

數武前日兩家均有婚嫁

事亦因爲黃姓且彼此兩日設

筵同時設筵是日有某甲乘坐

肩輿欲往與無姓黃姓家道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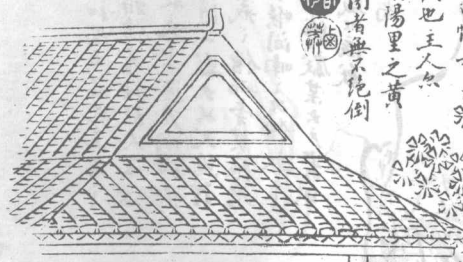
詎爲誤入誤至南陽黃姓家

甲亦忽未及細察但見門首黃



姓字蘇使妝嚴素一品頂戴  
 大踏步而入時鼓樂大作賓客  
 滿堂相與一揖正至周旋有接間  
 主人已肅衣冠而出觀而一下  
 竟不相識不勝錯愕未免親  
 望不審甲乙錯愕望而  
 退始知目中一黃意外又  
 一黃也因大笑而出口候矣  
 我以為梁燕往之黃也主人亦  
 笑遣之曰我原是南陽里之黃  
 也一時渚客閣堂間者無不絕倒

何  
 圖



土和尚

山和尚名也海和尚名也土名者不知何所取義相傳如此故人之亦云若有客自奉化來者迹及桐廬鄉有居民搖地者尺得一獸大如大過禮生毛而首則若受戒僧而舌紫痕磨歷可羨且餓手合十喉間呻以狸奴不食而茶毗矣人咸以該獸如僧遂名曰土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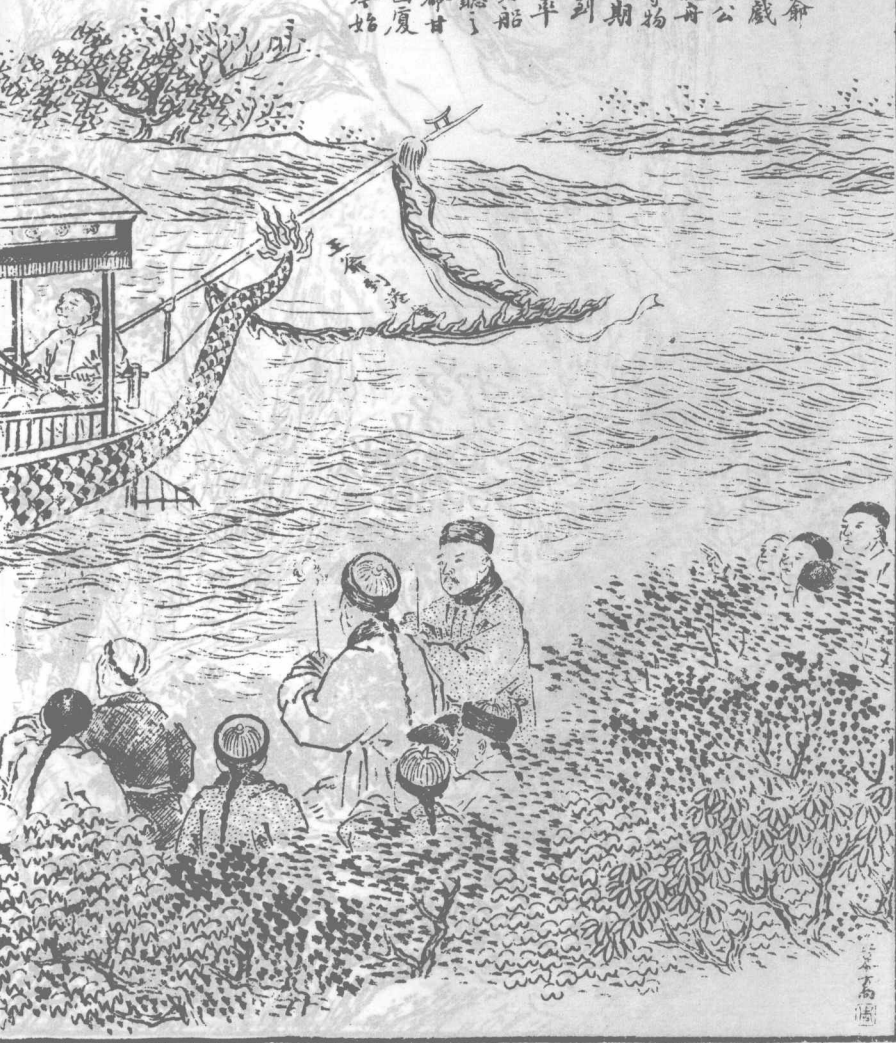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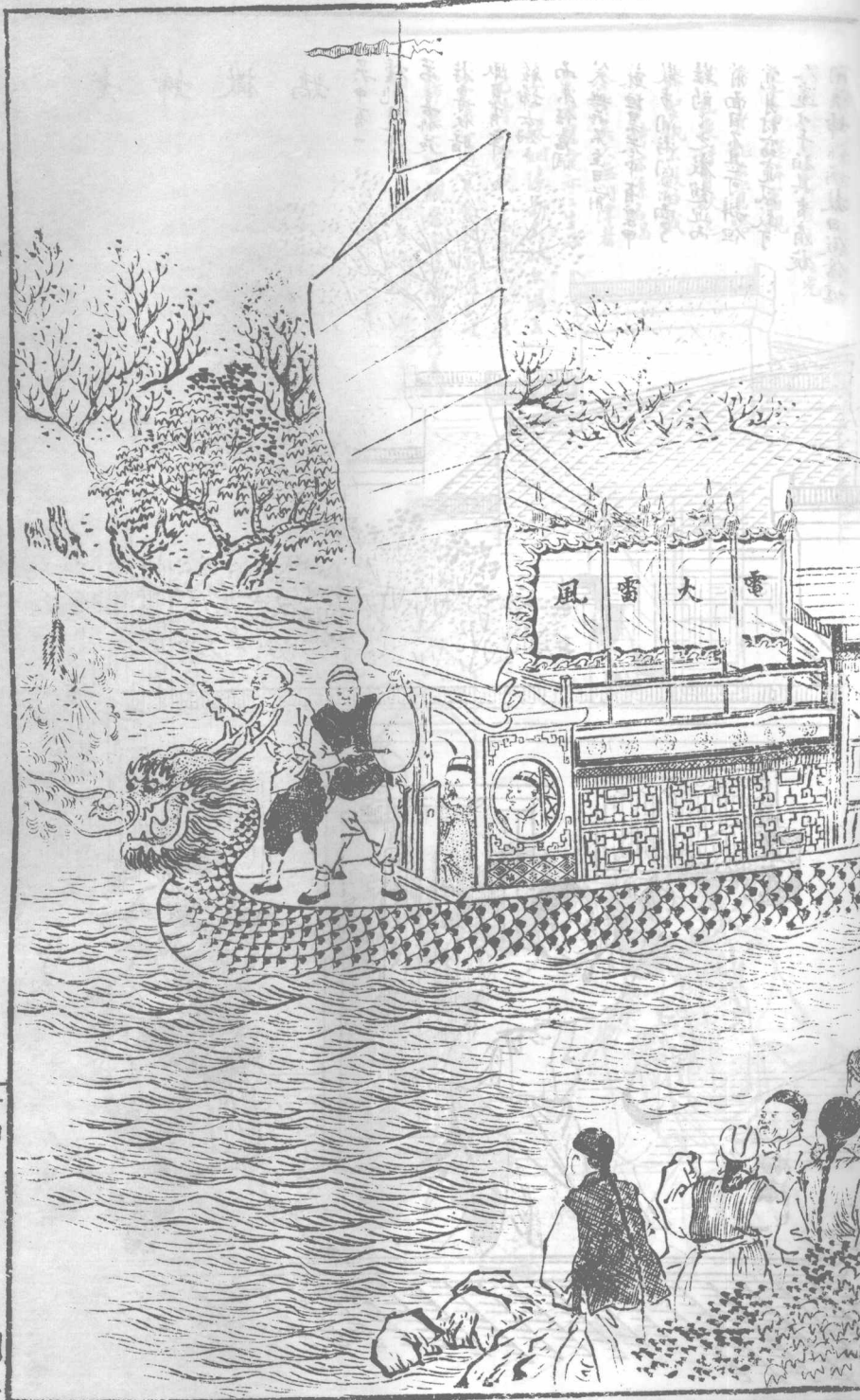
此美無私言而斯之也  
 天如能工責其原夫  
 親去入前學區其重  
 臨於八事首志前謀  
 於此與前之藝也斯  
 五呼新書入此而  
 中



# 迎神遠遊

廈門俗例向有迎神之舉名曰王爺到港會值年董事至期皆虔誠演戲以答神麻同神先期降乩於某處設公館某神為中軍執事人等乃造一龍舟其戰艦無異船中裝米蔬菜衣服等物無一不備並選冰水手般工差人擇期出海隨風而行聽其所止而休焉如到沿海各縣及村莊等處該地居民必平衆奉敬不得怠慢間有飄往外洋者船中水手以一載為期逾期不歸亦聽之不知該家人民何所取義不惜身命甘作此無謂之舉也近有曾姓由港回廈聞係八年前充當船艙親然長往今始歸若人皆驚為異事相與陳洋千元以補工費其家老幼亦喜出望外嘆為神靈呵護之力云





風雷大雷

老婦撒嬌

吳中有一種他處子弟喜作夜

游專伏暗處見有年

孩婦女媼而未任意調

笑無所不至日前蘇垣某巷中有某甲

散步閒游聞前函子鞋的之聲趨迎而

前面目不甚可辨但覺身材窈窕屢數可

人遠以手拍其香肩旋

聞該婦作嬌聲曰做個



甲聞言知其不拒竟與顧手  
同行婦亦默然及至燈光

之處甲凝眸審視

乃一老妪不覺哈

然氣喪終身欲逃

婦聖執不放曰我

少年時亦係孀婦

今老矣久無同津者

前君見愛亦三生石

上一段姻緣斯不放也過去

死持爾愛我爾愛爾也

不肯一過冥舍我當隨尔以

歸果大富觀者四集婦忽老羞作

怒曰尔戲老妪老妪以此偷就尔尚

不應與怪老妪動手言畢欲學乎其

類甚至是辰妾不已旁觀三代為解

初今某出洋而元為婦避羞婦允

接洋徽笑曰此小兒孝順老妪也

此處在  
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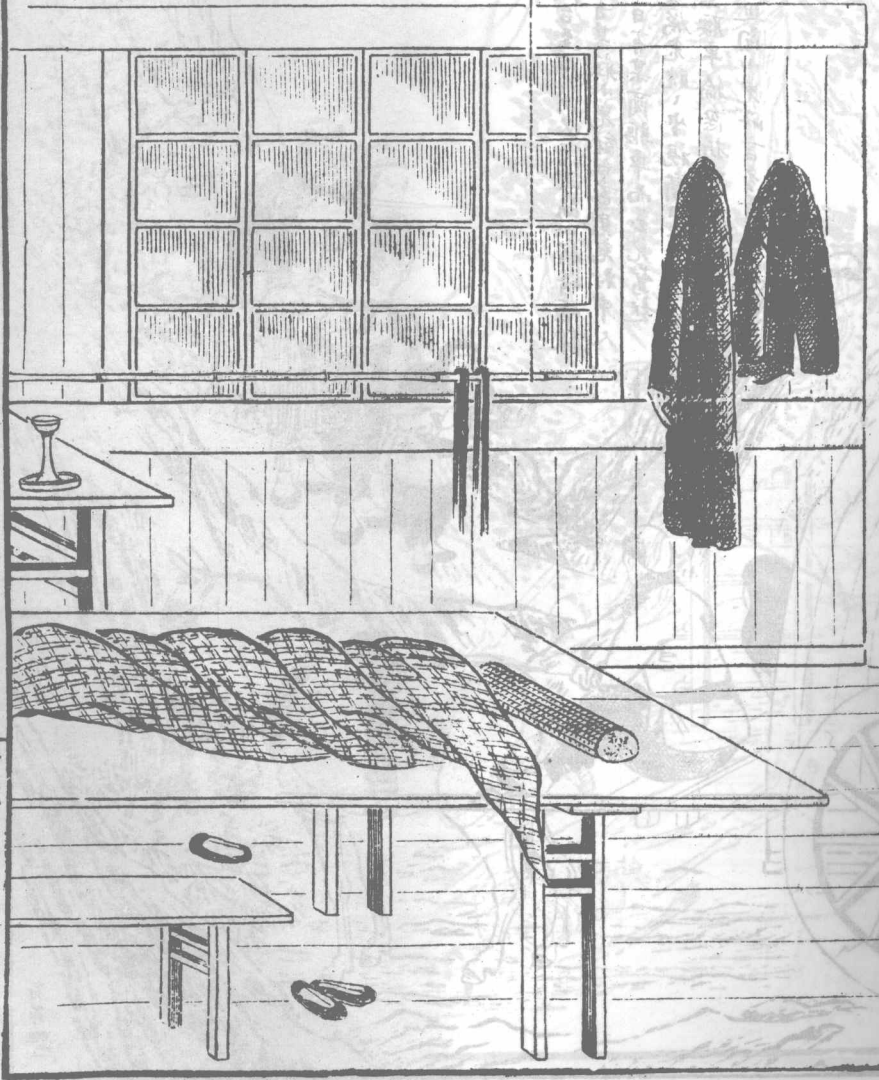
一 誤 再 誤

查明人范某在滬  
 城西門大街賃屋開  
 設成衣店有夥五六人  
 生淫心頗不惡前晚  
 魚更三鐘時其夥某甲  
 臥在桌檯上正在榻上  
 化蝶時忽翻身墜地致  
 將檯上各物悉傾於地其  
 敲丁並旁有某乙疑係竊  
 賊從夢中驚醒急起欲捕  
 不意睡眼朦朧偶一失足  
 跌仆於甲身上時當黑夜彼  
 怪不辨互相扭毆旋有某丙



聞聲雖起意謂賊在內室  
 恐被逃出去將大門守住  
 狂呼捉賊一片聲喧直達  
 戶外四鄰聞之又誤為火  
 警者乘機救及至則門尚  
 緊閉不見火先倉謂是必有  
 賊無疑也於是弄好事、某  
 丁破扉直入黑暗中與兩相  
 遇遂呼曰賊在此矣當胸扭  
 住各奮老拳正在固結不  
 解之際幸經鄰人救火察  
 視則見各夥皮破血流此皆未  
 所相識者始知其誤相與德  
 學大笑各夥亦為一啞謎人  
 生疑似之詞可不詳加審察哉

增  
 諧



童 識 鬼

山東平都州北街高望山為由烟台至膠州必經之路山徑崎嶇難  
 於步履商旅咸惴惴焉近有某壯小兒能白晝見鬼村中人  
 有不信者囑其立山坡上瞻視一日有某商驅車而玉兒驚起  
 大呼曰不可去不可去前有無名厲鬼眈眈坐視商以所  
 言荒誕不聽竟尔前往未至山腰車輪忽折商人跌  
 路而斃車夫亦受重傷於是遠近聞小兒所言多有  
 戒心云

附錄



# 掩骼得金

山東黃縣鄉民張三，淮南王業事母至孝。一日晨擔晚出行，未幾武忽過，一人頭大如斗，雙目炯炯，漆黑有光，毛茸於面，似卷髮，其長不過二尺餘，兀立於前，喃喃語曰：君來途中，遇我幸為我掩。常言以報言畢，倏忽不見。錯愕久之，復行里許，又若有津其足者，俯拾之，過一闊，骸始知前鬼之所語者，是乃擇路旁隙地掘土，埋之，甫下，手見下有破甕，白粉，粟，雜積其中。張喜出望外，急掩其骨，拾金而歸。鄉鄰知其事者，僉謂夫道福善之報云。



剖腦療瘡

美國紐約有一女子名秀孫者  
年二十有九家貧性至孝藉備  
工以養其寡母一士二人相依  
為命比來此女忽得暗疾其患  
在腦遂以信爾佛伯醫院求治  
於好意脫醫生該醫生固外科  
聖手也視之謂曰此病

腦中有瘡須用利刀剖開  
腦壳將毒取出方保無  
虞否則必不救也秀孫  
初尚猶豫恐一旦不  
諱寡母無人供養因決  
計聽醫言為初服藥藥  
後昏迷不省人事好意  
脫醫生即以破腦之針



研其右邊腦骨一孔取  
 出腦膏一小骨漢者以一細針  
 穿骨刀可割者由所破之孔探入  
 取出次豆大之腦一粒驗之腦中  
 果有毒性一如所言幸  
 此瘡僅出膿漿尚未凝  
 結其質猶軟不必用刀  
 割刮但以溫水噴灌入  
 內其毒遂從右邊針  
 破之孔流出後毒流盡一  
 經洗滌疾即瘳然未幾索  
 藤果及等醒便開口詢曰  
 老母何在一若絕無所苦  
 者醫生之技不亦神乎



寶鏡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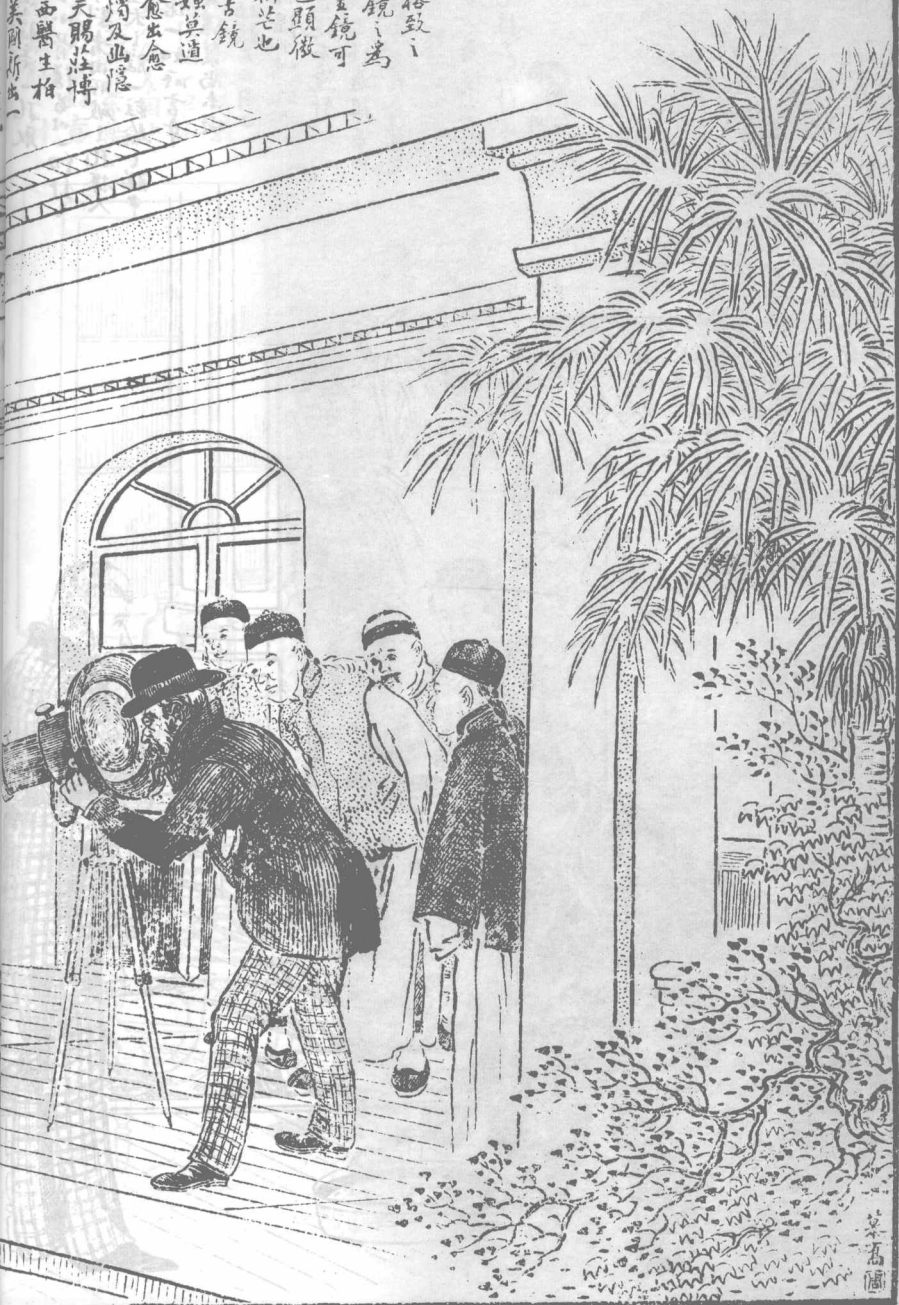
自泰西格致  
術精而鏡  
用大千里鏡可  
以洞遠也顯微  
鏡可以析芒也

豈惟是古鏡  
照人妍媸莫道  
或不謂愈出愈

奇更有燭及幽隱  
者以錄垣天賜  
汪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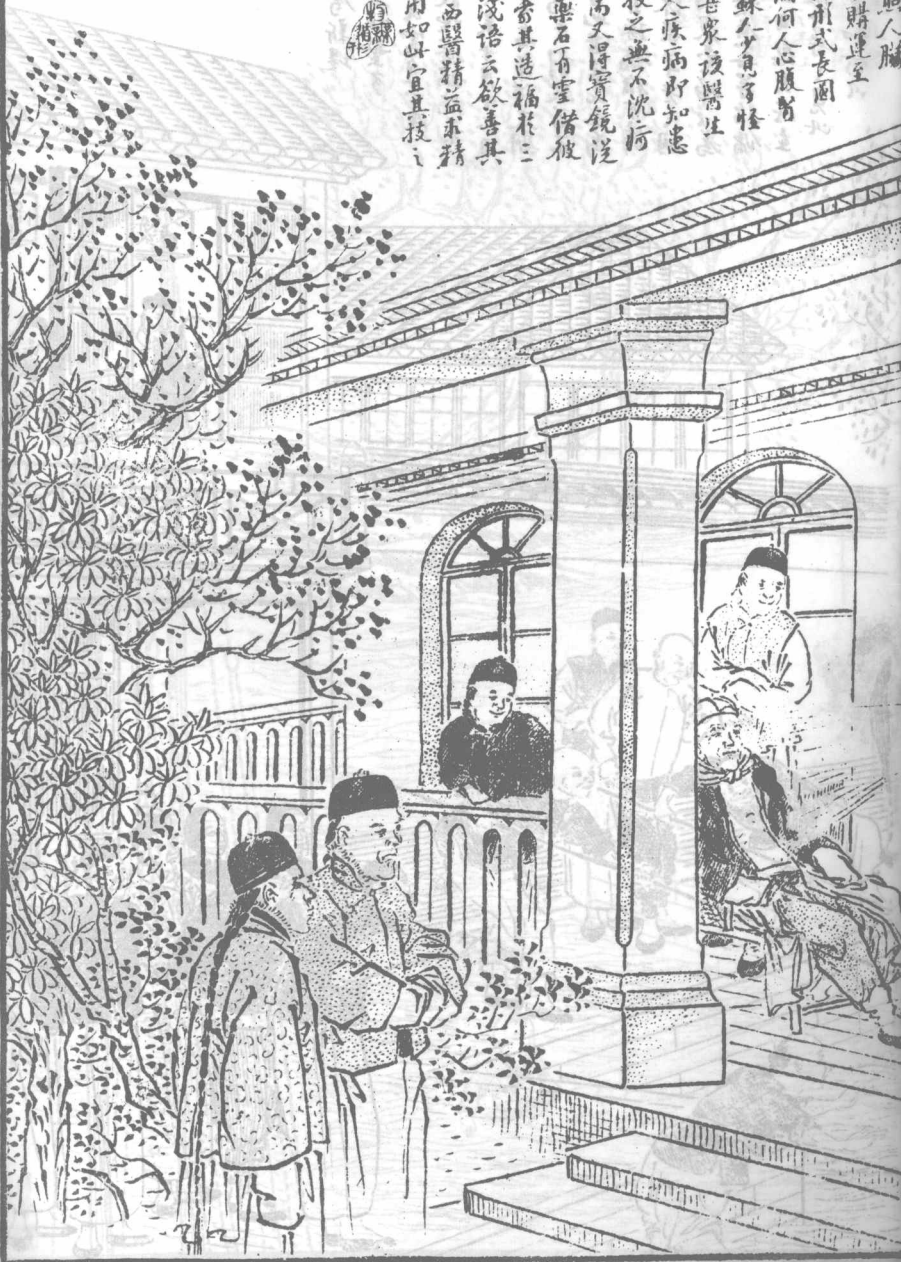
習醫院西醫主  
柏

與大同美商所出



插寶鏡可以照人肺腑  
 胸固不惜千金購運至  
 蘇其鏡長尺許形武長圓  
 一徑備照無論何人心腹腎  
 腸助其若揭蘇人少見奇怪  
 趨而往觀者甚眾該醫生  
 自得此鏡視人疾病即知患  
 之所由藥投之無不沈疴  
 王叔名醫而又得寶鏡送  
 此肺肝以見藥石下有空借彼  
 光明同登仁壽其造福於三  
 吳士庶者非淺語云欲善其  
 事先利其器西醫精益求精  
 絕不師心自用如此宜其技  
 進而益上也

水 鏡 史





# 水孩兒

湖北沔陽州為新堤

鎮人煙輻輳魚族繁多

其西一港船舫生靈有茅屋

數十椽皆開設煙寮娼院素

為藏垢納污之藪十月十七日

忽浮萊男孩一名年僅及期

身穿綠袖衣兩手割波若不

知有水厄之苦也者居民亟為

拯救則於巷玉琢搗糝可憐

時有茶館主陳某年老氣弱

見而大喜急向眾索歸以為

天賜佳兒去宴賓客并招傭

媪乳之至廿二日忽失所至

淘家張皇四索尋不見此

孩仍浮水中不知何以



出此陳志往援救孩  
 急沉溺波心一臂不見  
 主命人持竿撈之而江  
 濶波深惟有望洋歎  
 息而已吁異哉

相傳

同登...  
 五...  
 針...  
 日...  
 青...



符節

道 有 人 道

京師德勝門外呂

祖祠某道人黃冠

野服滿袖出塵

日為長鏡並桃

笏宮赴御和軒

靜雲松拾死龍

死猫死孩一類

掩而埋之多好方

使人皆謂其河道

教之家有日之至沙窩地方見有

小指一具顏色甚新淨置土面

知係土土貪懶任意拋棄若道

人見而側述方欲掘土代埋忽聞

棺中啼救嗚一知已復一蘇聲而

視之孩僅歲餘目光裝迷氣息



僅為中解不更之托至城內  
 體仁堂已為療治并負乳  
 哺之一時傳為異事遠近  
 未視者不下數百人適某  
 氏婦有乳乳為代哺孩尚  
 能嗷吸自此可期活命語  
 云救人一命孫造上段得  
 困何此現成功德該道不  
 其真有道者歟



# 知幾免禍

粵垣有某甲者向在稅關充當司事而以其  
 海鶴寓寓城南每日公畢皆乘長行艇而歸前  
 日偶因事繫絆時已晚舊艇先已開行甲急何  
 能擇即雇一沙艇該艇舟子三人皆少年強壯  
 力者方以為喜詎行至中途該艇竟掉向海  
 心旋聞一人問曰今夜再割雞否三伴答以聽後  
 其便甲便歷江湖頗諳語林陸語知將不利於  
 己遂偽為同道共談笑且出洋銀十餘貫置  
 諸船板請供一飽舟人初不肯受甲懇然曰同  
 屬弟兄義託手足區區微資何必介意三人乃  
 互商而後受談次將落一元甲俯首檢拾見船  
 底有首級三顆血痕猶新不覺毛骨悚然強作  
 笑容問三首何來答係亞姑所付甲知係線人  
 被其誑嫌殺害者俄而舟已抵岸甲因告以姓  
 名居址急奔回家自謂虎口餘生私相慶幸天  
 荆地棘行路難人不可見貌而作狀





朱備符

# 失鼓警情

擊鼓其鐘譟雖用共此古人之鼓激屬  
士氣也而今人乃以擊懈怠之軍心日者  
九江鎮憲宗佩誠軍門恩各局員巡防不



乃潛於某夕四鼓時密派內戈什黃河五等三人備  
查城廂內外各卡房弁兵勤惰至城內都天廟各

防卡零時差弁張把戎志錫暨什長袁兵

等俱深入里甜御屏無人敢而廟門洞洞

一燈莫敢因潛入察視良久即將其

史鼓昇回帳門該弁兵竟無一知

覺者次晨黃棟賓稟護軍門

物甚震怒立傳該弁再三詰

究張把戎各稱爾時正值出巡

未敢偷安就寢軍門心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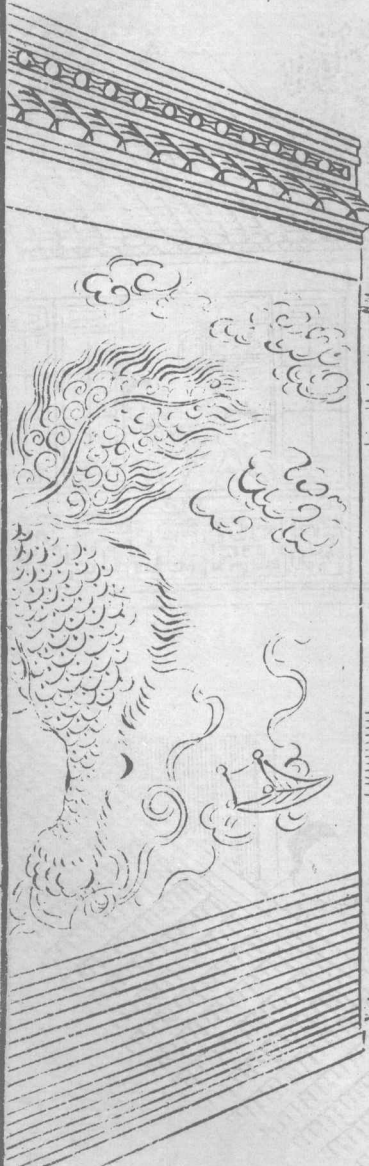
尋常疎忽可比當時該什

長斥革水不叙用張把戎亦

擬降為外委姑寬以觀其

後弁以青蚨二串賞給黃

戈什以示鼓勵





吾家制是下...  
 木...  
 夜...  
 常...  
 便...  
 一...  
 半...  
 揚...  
 及...



宵夜常便

何允俊

貪

# 淫無厭

粵省新婚尚有吃燒豬之陋習名為餽俗實則鮮肥莫甚而曰者城內湘水槐洞有姓

士衡者娶黃完婢阿

媽為妾才方二八姣好

動人一言定身價銀二

百八十元先付定洋

三十元於九月廿四日過門至廿五日熊忽稱阿媽吃不得燒豬索還定洋三十元并罰賠洋三十元共得六十元熊始將阿媽送回

阿媽以身既受污痛不欲生屢次服毒圖盡幸救得免婢母於祭

陳氏聞之情甚將熊扭送到縣悲明府研訊之下據熊供認先曾

賈受河南某完女為妾於八月十一日過門姪宿家次驗其不貞次日送

回藉為口實索得賠銀金又故智復萌似以前法行之藉債

私願等語明府既清其月又散其名竟於九月之內一犯再犯

可惡也極判令先行鎖項遊街示眾並將判語錄於牌上令其肩扛

處再行後履完婢人皆快之說者謂股至如姓婢兵而受挾押者尚費夜

合資合辦請本地地保於兩月內強拘奪女得銀三十元試問天下貪淫

狡黠者過此者乎焉謂其尚足食乎

狡黠者過此者乎焉謂其尚足食乎



靈仲伯大方脉

杏林春滿

# 疑姦釀命

榕垣南關外成衣匠某甲爲子  
 納一童養媳年已漸長因于不肯  
 遣嫁鄰紳某乙爲妻其子思時往  
 窺探媳納之實爲乙所見聞知底蘊  
 汚靴蒸履并託鄰姬代爲伺察焉  
 乙之對門者某丙者睚眦積久思  
 梁插常藉訪乙爲名時乙已家一  
 自乙赴宴外出子復去未幾即乙  
 丙即繼往鄰姬疑子至內候乙回  
 以告已怒叩門甚厲女啟鍵凌  
 丙尾之而出乙思暗中不辨誰  
 何抽刃便刺丙負傷而逸事  
 後查知其誤則丙業已倒  
 斃知釀人命遂棄家而  
 逃避乃丙之負色亡身  
 亦可爲警桂子裝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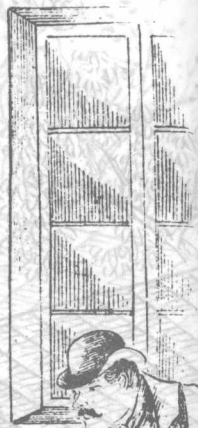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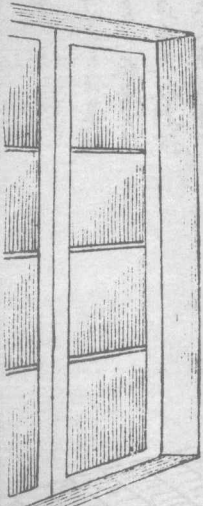


# 輪舟作

## 佩

世界輪舟之小莫小於  
 美國博覽會所陳設  
 之小輪舟其中機器共一百五十件  
 均金銀所製鬼斧神工精巧無比  
 用顯微鏡照之應可氣筒直  
 徑只十六分一輪軸直徑八分五  
 重共三兩五錢所有機關接筒悉  
 用旋螺釘機器乃天平式用清  
 水數潛流入銀製汽罐內即自  
 行運轉一分間可轉三千回屢試  
 不爽亮聲渺乎其小可作腰間  
 之佩飾製造人名借母羅蘭徑  
 半年始行造成此人亦係貧寒  
 曾有人出價一千圓尚不忍出  
 售也

機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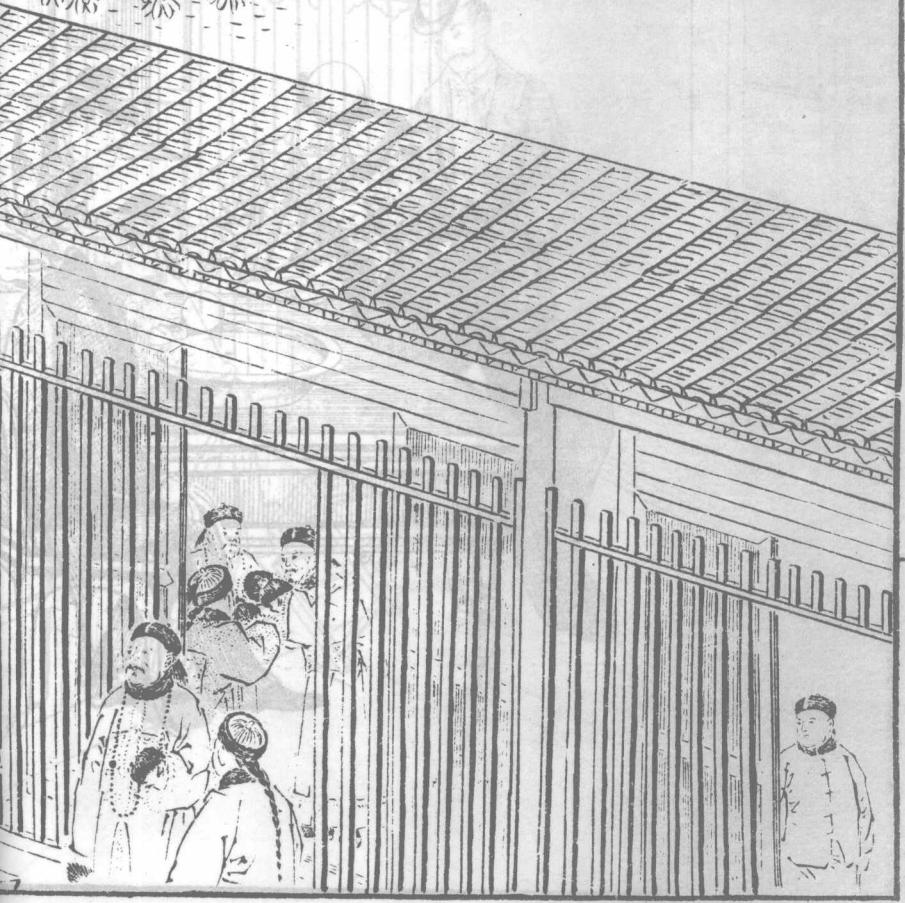


# 強項何來

鄂垣督署前日有南省一京官任某頭戴藍頂舊帽身穿樸素衣服乘坐敞輿並無跟僕翩然疾止遣輿夫投刺號房接帖而入旋即出報云大人有公事免見任置若罔聞徑自下輿至官廳略坐又鳴號房復入務告巡捕官我定要見你大人如真不辦事須請巡捕來我有話說及號房出仍然免見并云巡捕官亦不得取任聞之怒大殺叱曰有甚公事我猶犯有要事而未乎竟將廳上鏡器盡情打毀巡捕等大驚而又不使出見鳴人趕請協臺汪江夏縣至署詢其何事詢見可以請稟任堅不肯書協臺等令其明日未見任云極臺我已見過香帥處因往勘閱羈候爰日今日定要一見我使就道回籍後又請某委員至勸令暫退至晚未允不得已香帥見之任頗色憤而出人皆莫明其何故也



諫長林





禁僧入城

朝鮮京城向不  
准僧尼入城定例

森嚴莫敢或

越曾有日本

僧人佐野善

屬問之不平

因此韓

執政大臣

辨此例

非是韓廷通

融遂解此禁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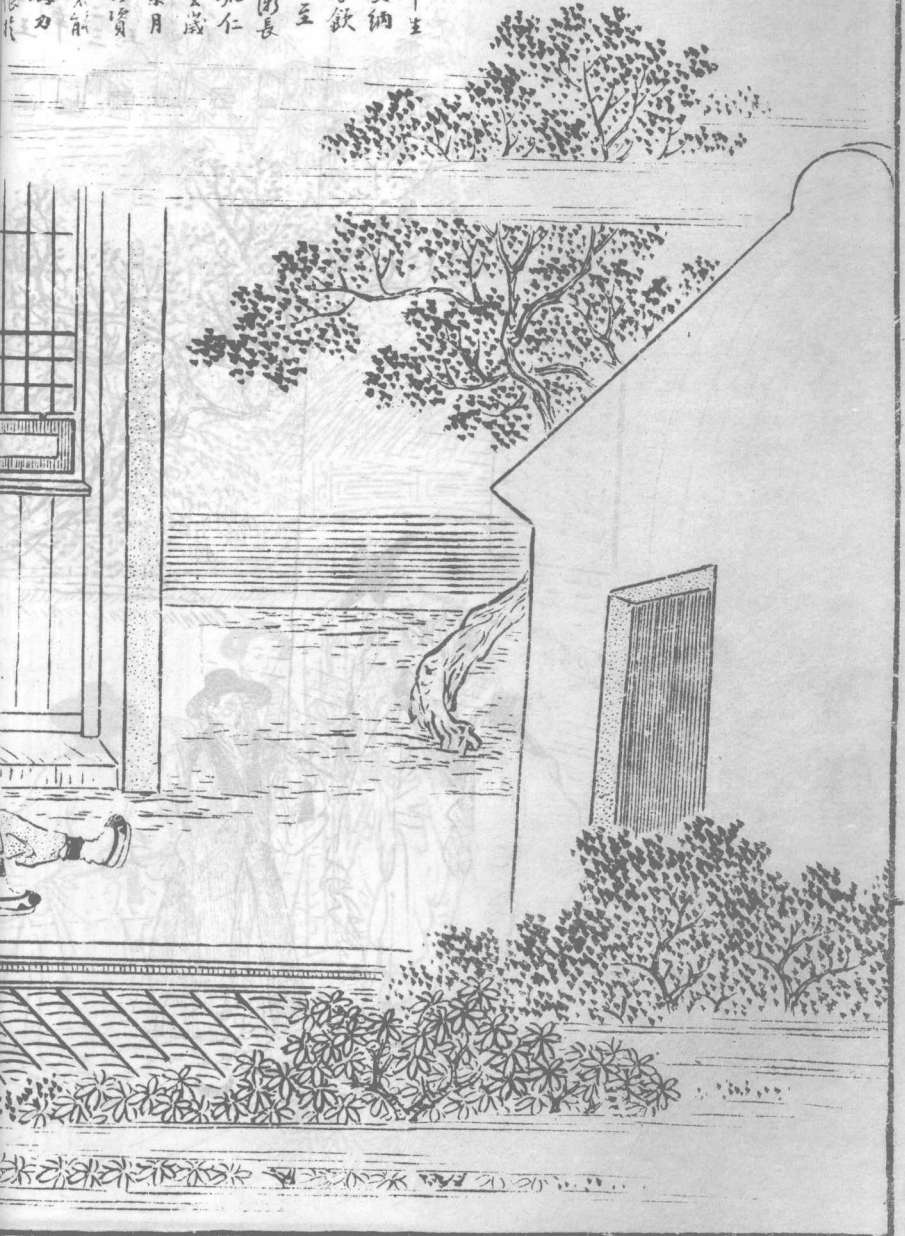
黃年近又引韓王  
 受尊號之際出幸  
 園丘適有僧侶二  
 名從帳幔偷視韓王  
 知之以為不祥不敢  
 遂重申二前禁不使  
 准入城





螟 蛉 難 養

京師有旗人某甲生  
一子已舉媳矣又納  
其姓兒為螟蛉子飲  
之食之恩養備至  
而不教之讀書漸長  
生計毫無又不和仁  
義禮智為何物去歲  
甲逝世子替父業月  
領餉銀三兩餘以贖  
日用螟蛉子憤不能  
平無所事一向母刀  
第不可得也



心一夕棄人不備擧取  
 利刃俟夜深熟睡時將  
 母其兒嫂用力猛刺未  
 幾齊赴地於子知事不  
 得了旋亦自刎而斃次  
 日鄰人訝其久不啟戶  
 叩之無聲排闥入室則  
 三尺屍橫陳惟其母尚有一  
 息亦已口不能言尋  
 即溘然而逝一家四命  
 頃刻間殉奇禍之來令  
 人難測其殆前生夙孽  
 歟其甲既有親生之子  
 不應再撫螟蛉乃昏髦  
 無能老犁牛偏喜多事  
 以致家破人亡悲在此  
 聖子之才甚矣螟蛉之  
 難養也

不  
 不



顛 僧 謁 貴

揚城有顛僧作隱者以  
 子高畫名作屏窠六甲字  
 所詳通頭入古圖亦作詩  
 自娛或撰杖頭錢百文  
 至茶肆品茗得意之餘  
 坐客中無論識與不識  
 輒拈其罷談今古頗有  
 云云若無人之概日前何  
 秋華觀察之少君既  
 領御府都人士賀者  
 留門任德公持小詩



數章登門請謁為閩人所阻  
 憐之而去翌日其說帖詳述  
 閩人阻止之狀為觀察所見  
 奇其詩才迥越流俗乃親  
 往宛虹橋火旱廟中禮  
 答拜接談良久世謝閩人  
 無禮其訂方外交而出一時人  
 咸服其德之才此觀察二度焉



阜阳市图书馆  
 第一

傳 有 文 賊

自表飛塔先壁之後能  
為破寨攻寨之用鼓不得志



則論為盜賊得志則  
 為國干城故武司中往  
 有條林豪傑輩得英  
 雄而不能論其出力者  
 未聞有以文場而不用  
 及此魯者乃陽月抄寫  
 波府程太守考試鎮海  
 時因聞防嚴密傳檢者無間  
 可入以致投士館屋上有梁上君子  
 潛伏其間巡差督員稟明太守  
 提至堂前搜出文稿供稱係代某  
 生傳遞某等五童太守大怒  
 將該童查明扣考并於堂前  
 戒責三十下該賊則何止巨細  
 鎖於頭門示眾說者謂  
 小試為童子進身初  
 基應知植品為先  
 乃傳檢傳取竟借  
 資於鷄鳴狗盜  
 流士風之壞殊足慨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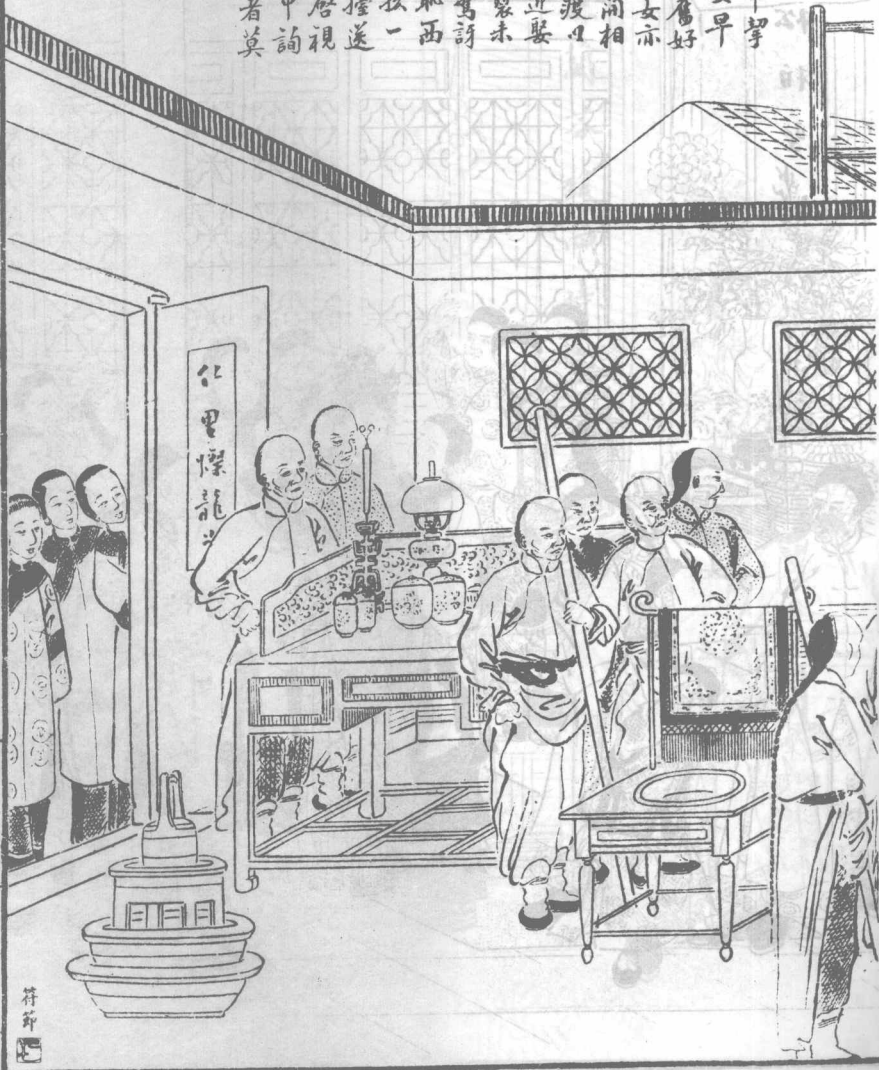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mage, likely a title or descriptive tex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several columns.



# 送活嫁妝

本埠英界北派城橋有小販某甲學其梅鶴貧居於此膝下尚有一女早經許字某乙為室因翁婿本係舊好故未迎娶之前乙已時常往來女亦習見不避嗣以男長女大情實已開相見之餘各不保情不免監攝暗瘦致謀胎暗結臨產有期前日為迎娶之期女尚未登輿忽覺腹痛欲裂未幾即產下男孩在座親朋相顧驚訝詎女兄見之羞惱交并以為此恥西江莫濯常用簾筐將妹與小孩一併裝入遮以被褥雇夫兩名抬送乙家偽稱嫁奩乙不察即為啓視忽見新人手抱一孩端坐其中詢知其故當即搶抱而入一時見者莫不掩口胡堂焉





# 屍 出 嫁

甯波蟹浦某姓家於  
 上月十六日為合巹吉  
 期預備鼓吹輿至  
 坤宅迎娶迨新人濃  
 妝艷抹扶入輿中昇  
 之而回影與登堂親  
 友咸屏立而觀伴娘  
 扶之出轎頗覺甚重  
 意為新人嬌羞故態  
 即掖之植立揭去方  
 巾將行交拜詎新  
 人兩足如墮不能跪  
 拜視之已氣息全無  
 蓋已立輿中仙去始  
 各大驚手足無措急



造人告如女家之前未  
 吵鬧謂為夫家謀殺兒  
 而夫家諸親反目見  
 出驀已殮僉稱女家  
 以殮屍出嫁各執一  
 詞定欲與訟係一擾  
 擾不知作何了結也  
 是豈中途中惹所致  
 耶殊令人難於索解矣



芝蘭芬馥四時皆



# 開關有

## 價

京師門禁向極森嚴每  
晚下鑰後將匙繳呈提  
督衙門至黎明始行鑰  
不得私自啟門日前因西  
樞提督曹星五軍門被

命入觀預備名見故奉

蓋夫全兵督惟留門夜間僅

開關為左輪車等候軍門

弱後也詎料某西人由天津附

第二次火車入京行至前門見

雙門已閉呼之不應遂萌以番

佛二尊乃得入泊回津航以

此相與笑謂京師城門

祇值洋一圓有之則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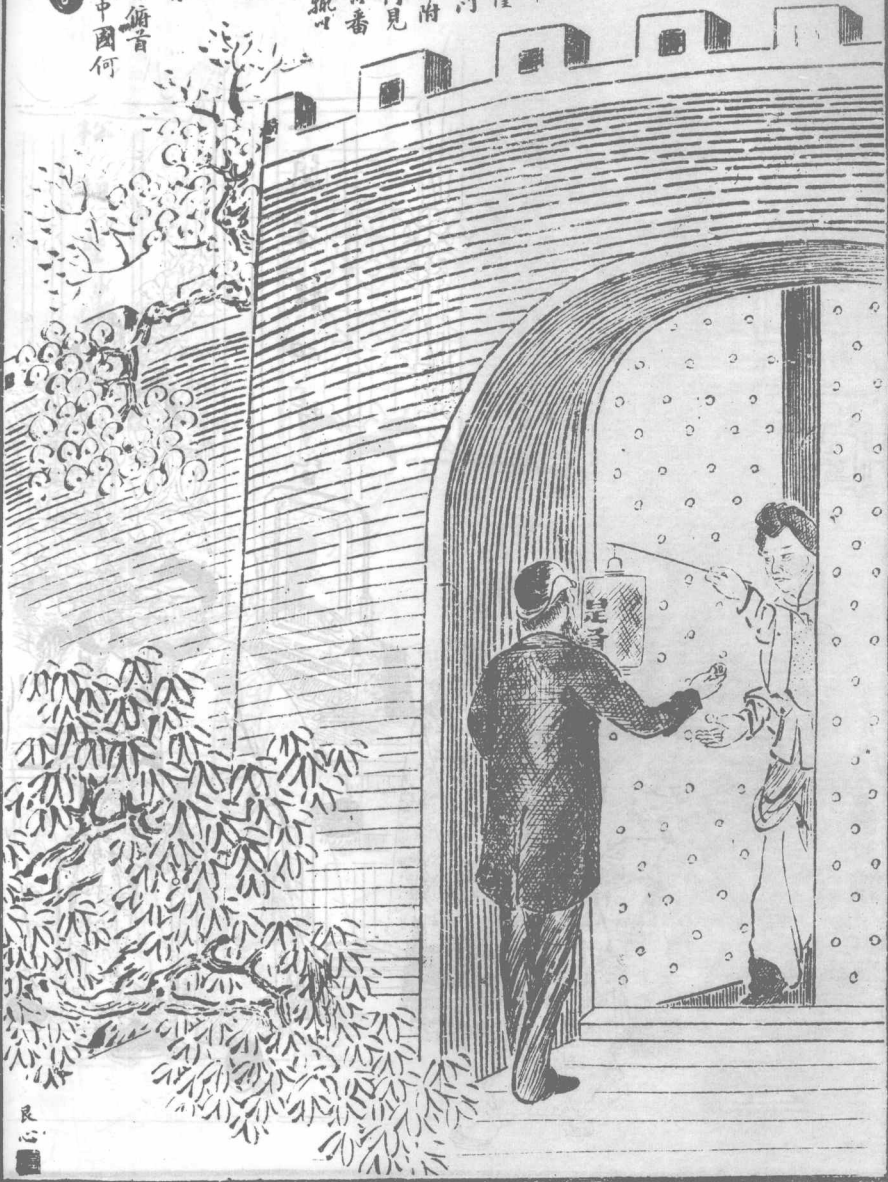
啓閉自由往來無礙其

他事件亦不過十圓百

圓或至千圓即可解令鑰首

帖耳云嘻西人之輕我中國何

竟至於此極耶



# 聽響報

聽響報者於溪天時  
 於窻神以水注釜令  
 滿急攪之浮木穀於  
 水面候水定視穀柄  
 指何方夜半往聽人  
 語以為試驗昔有將  
 氏胞兄弟皆名諸生銳意  
 科名曾為此舉諸生以報而  
 指至湖邊止靜候良久有  
 二人乘小艇來莫辨何所一  
 問曰走也年幾遠一應曰兩  
 獎月二人大喜以兩獎與  
 而將同音是年果元了第  
 同榜



喜親龍光

嘉慶中葉某庶常散館  
改戶部主事人感惜  
其素修潔銀店京師無  
洋華氣至小除夕後土部  
人員以歲晚務閑有春

屬者各為卒歲計其

某商曰君春未隨宅內并

寧無其為歡不若以街

為家尚可消遣吾輩

派供應以待君為晉

國完庫之士可乎某曰諾時

上勵  
精圖治勤於宵旰忽與歲杪利國

用而清理之除夕前一日 詔幸

戶庫至家各員未及豫備而翠

華已臨某迎 聖巡視 上見一

介行手枕庫而校閱之曰夫家

處室作園博會宋肯鬱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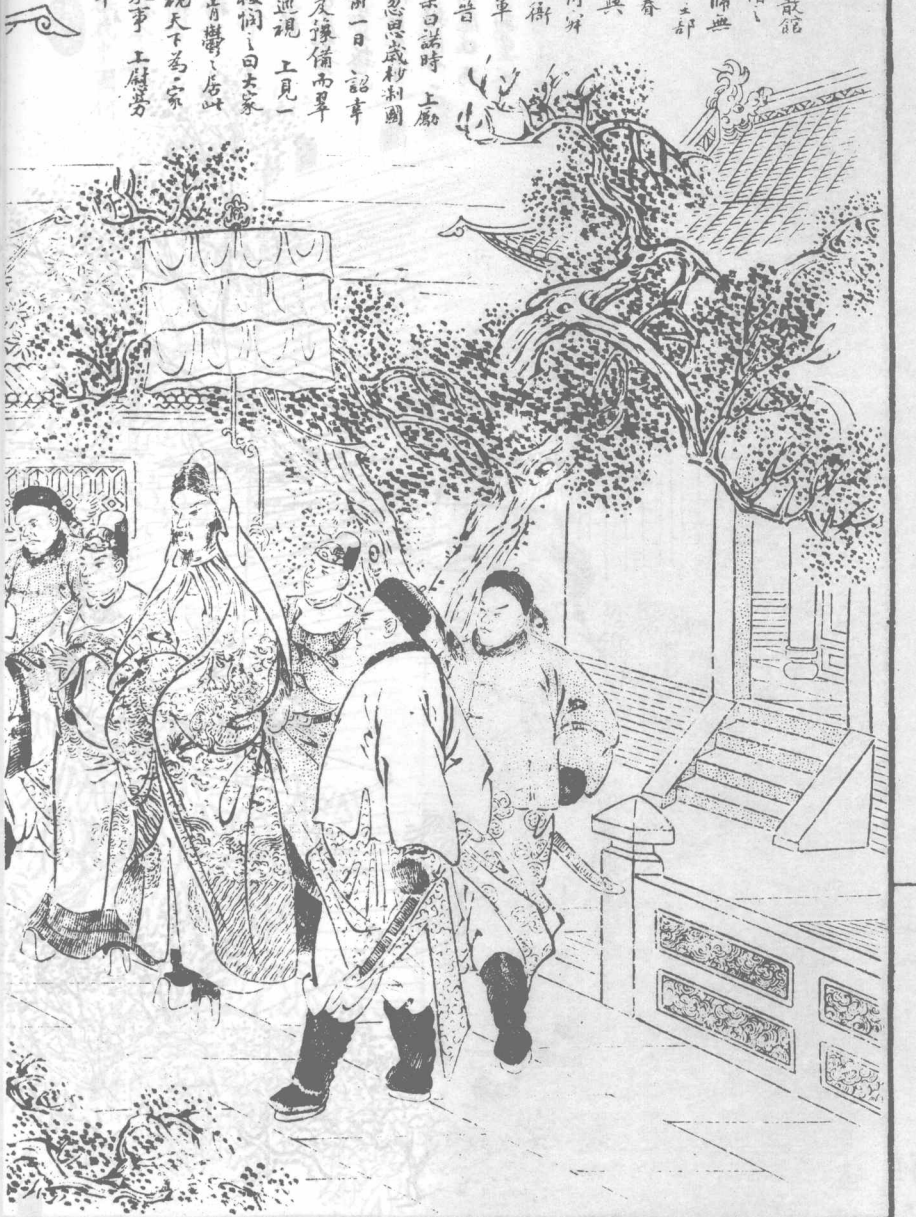
耶跪奏曰 皇上視天下為一家

臣願視國事為家事 工慰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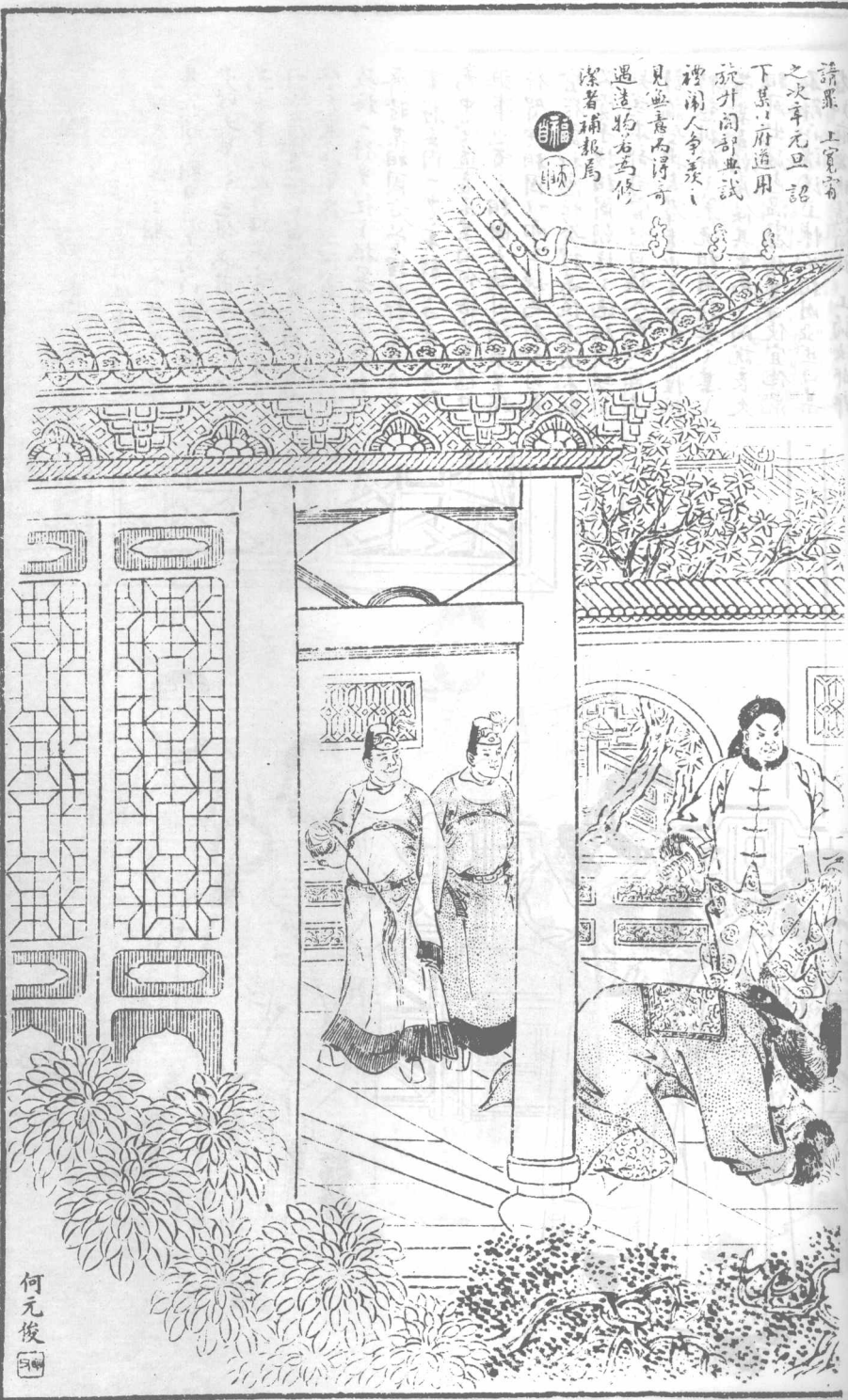
之及各員庶爾至 翠

華已遂宮矣諸

臣愧懼詣 闕



請罪 上寬宥  
 之次平元旦詔  
 下某府選用  
 旋升開部典試  
 禮闈人多羨  
 見無喜而得可  
 遇造物者為修  
 潔者補報焉



何元俊

陞官有數

某部郎性恬逸竟日伏案以爲史  
自娛久之并堂期必不爲署一夕夢  
其父謂曰明日應上衙門醒而異之  
少頃又夢載色俱厲因告夫人叱  
爲奇事夫人曰此不奇君自奇耳  
司官保直循公應然君視到署若  
登天寶所罕觀沈阿翁諄諭何妨  
致拾一行半徑之抵署因官都已到  
齊時某相國方管理此部是日有公  
事將至內一少年戲之曰君今日殆  
爲中堂道喜未某向何喜少年隨口  
誑事以實之相國玉諸司諸畢某獨  
行賀禮相國以兩生疑爲別部司員  
宜從諫抑忽忙各禮某悅遂謝不敢  
名實于搜相國朝珠之絕相國怒問  
知爲本部司官怒曰侯入內回再其  
計論遂與去君責少年少年亦惶恐  
將怒排解之東挽相國釋契之某  
帶某至朝房候其出爲之闡說良久  
相國出顏色溫齊指某曰便宜他衆  
不解此謂環主情也相國嗟然曰某  
省知府安缺請簡放 上詢汝部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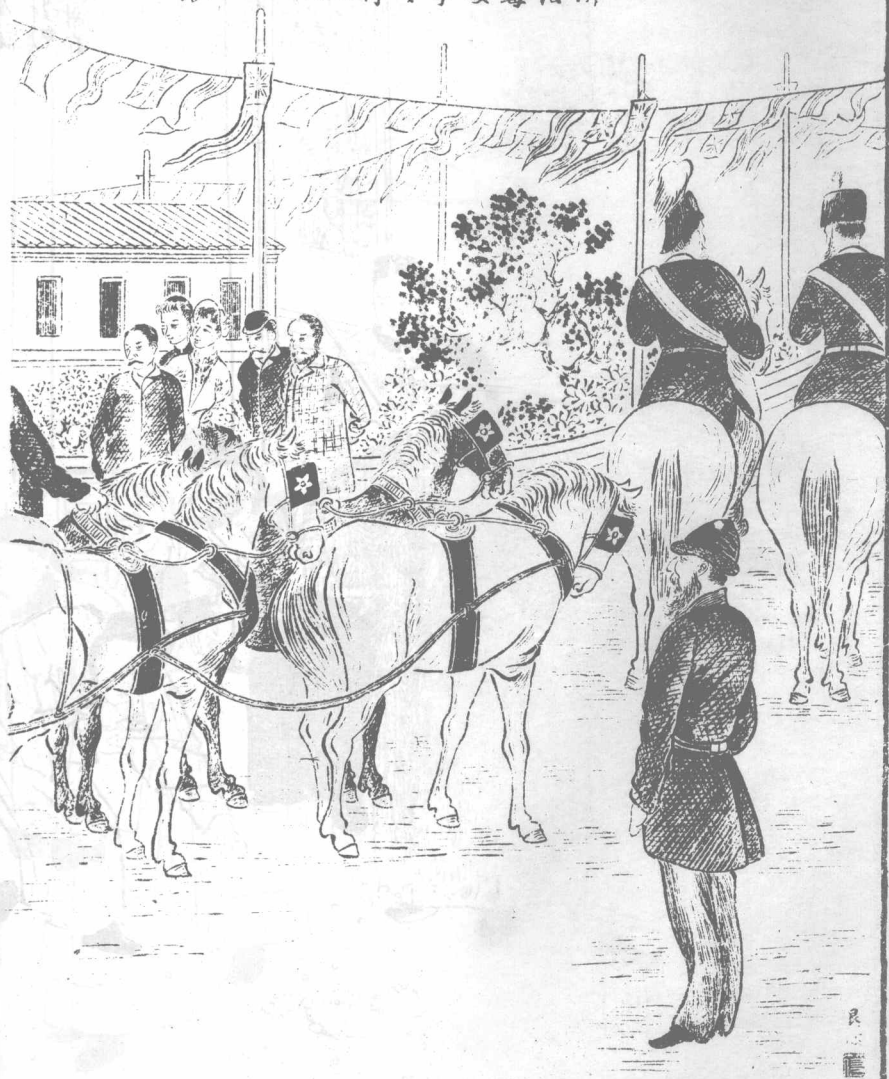
中員外內有才具，疎任者否？乃諸  
君姓名，概不記憶，不覺以某對也。  
奉旨補授矣。某向相國叩謝前  
嫌亦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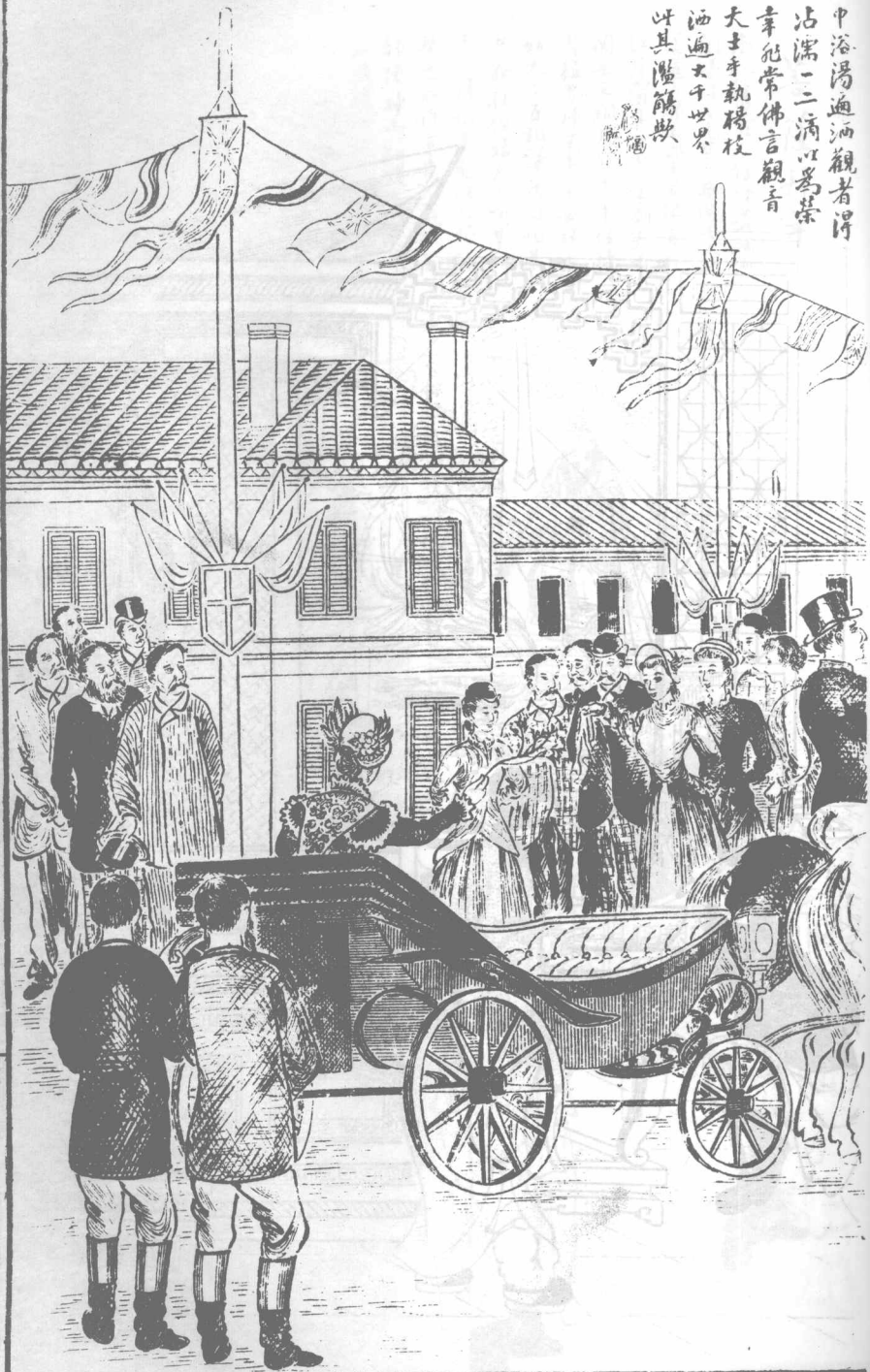


澤 流 一 國

亞非利加有孤島名馬達加斯  
 者島主係女子今此島已廢法  
 蘭西女王遂廢當未廢前每  
 年一次舉行沐浴大典屆期女  
 主臨幸浴殿百官之危從者分  
 執巾櫛肥皂香水以及修容之  
 具雍穆之行至殿前先用侍  
 官入內試湯溫涼然後於殿  
 上張帷幔恭請女王入浴殿  
 外施放爆竹伐鼓撞金約十  
 五分鐘時浴畢着衣胸前挂  
 寶石纓絡輝煌奪目手執銀  
 鑲牛角杯中滿貯浴湯  
 遵大道還宮總理大臣前  
 導御前排列國溥百姓夫  
 道而親女王以樹枝蘸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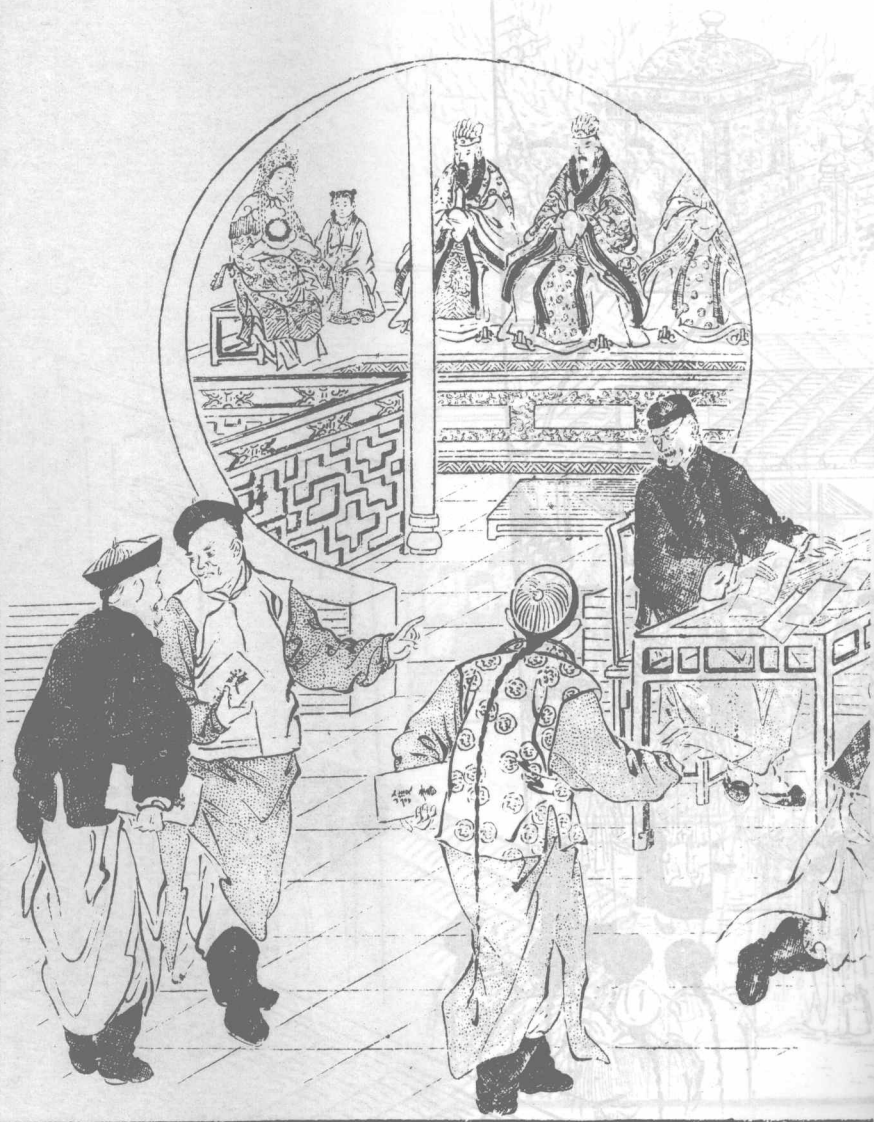
中浴湯通洒觀者得  
沾濡一二滴以為榮  
幸他常佛言觀音  
洒遍大千世界  
以其濕筋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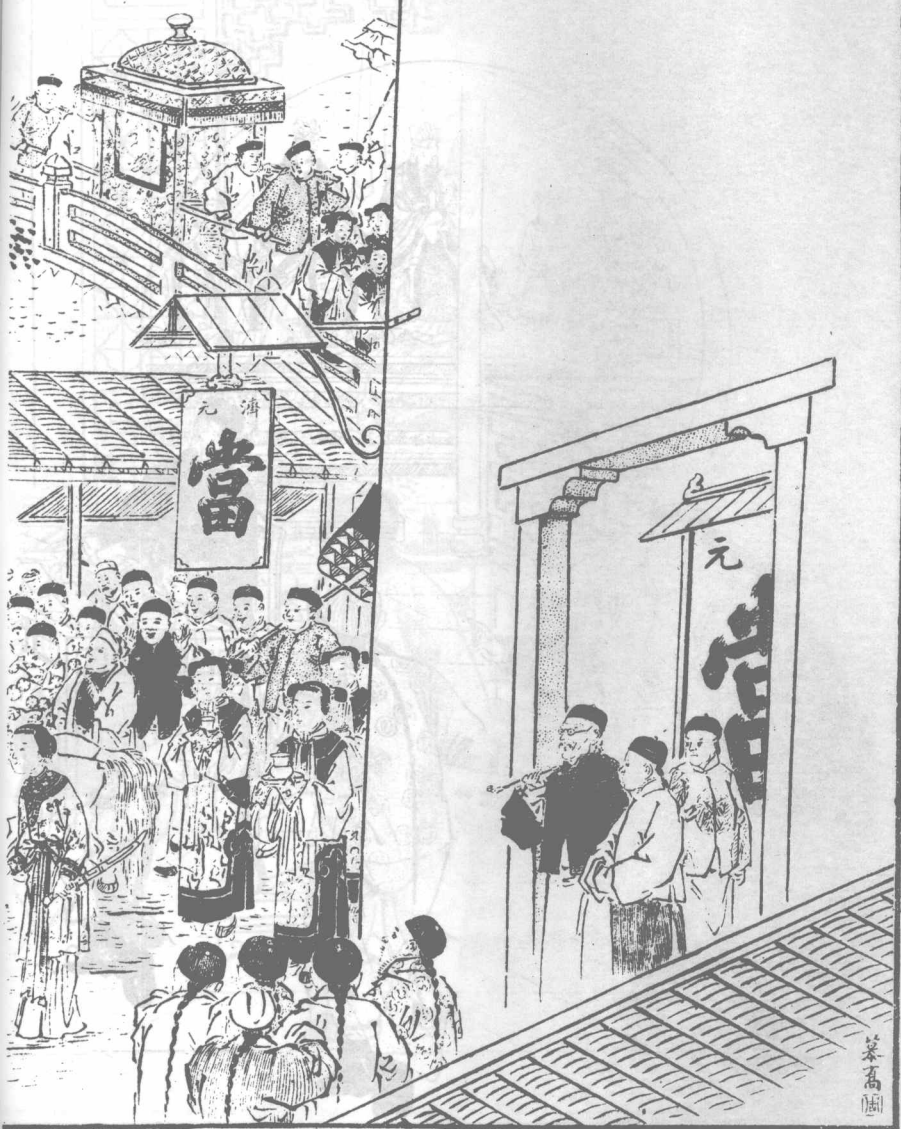
# 菩薩拜年

南人信鬼非人信神微輔浙  
 閩皆沿之元旦各菴院寺觀  
 僧道有并木偶主尊像互投  
 紅片賀年為武聖廟大士  
 關岳主祠天后宮寺佳持  
 者稱男神為老翁女神為  
 姑太；互相譚述曰咱某  
 老翁拜你姑太；咱某姑  
 太；拜你老翁以人物輻  
 輳之區作市井兒戲狀不  
 獨慢神而稱謂亦令人噴  
 飯按諸神時代隔千百年  
 以後拜前稱可說若以甫  
 拜後是親契舉慶拜太任  
 周姜娥皇女英拜子孫伯  
 玉也有是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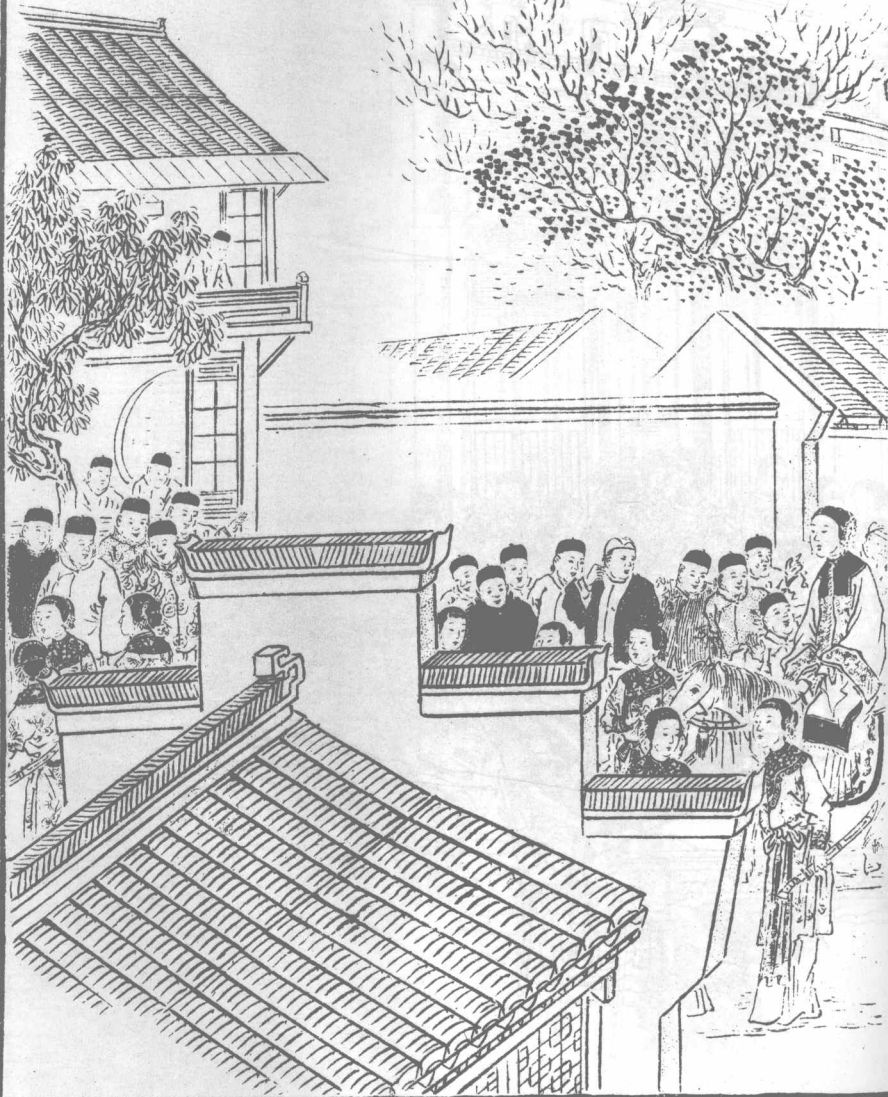


廣東省垣近來百物騰貴生意艱難比戶小民皆憂此長安之居大不易而嫁娶之事則反奢侈於前向之

姻緣美滿



鋪整用大红呢傘像蓋者令  
 則以為紅霞顧繡美而桌  
 椅用据木者令則紅木所  
 香楠矣即而鏡蓋脂鏡  
 亦無不取諸外洋格極鬼  
 斧神工之妙某日白周鄧三  
 宅迎娶儀仗之威固不待  
 言所奇者前道中有美女  
 十餘人戎裝執刀及圍  
 錦簇中隊更有女項為  
 明裝乾服高跨連錢犒旁  
 復用乾婢十餘人於作旗裝  
 手持玉唾壺五彩花瓶白玉  
 如意宮德銅煙之類後則女  
 郎四十餘輩均盛三五姿百  
 絕倫輕之大觀園中晴愛樓  
 人皆雁紫鵲當亦不相上下  
 嗚是真正面別開者則然  
 亦豈見其糜費不貲矣



# 裙釵大會

上海女學堂之設

倡議於電報局德辦

徐蓮珊太守而嚴後

躬觀察陳敬如軍門

施子英太守等從而

助之既大會賓客互相

討論妥定章程矣又

率開坤教社大放中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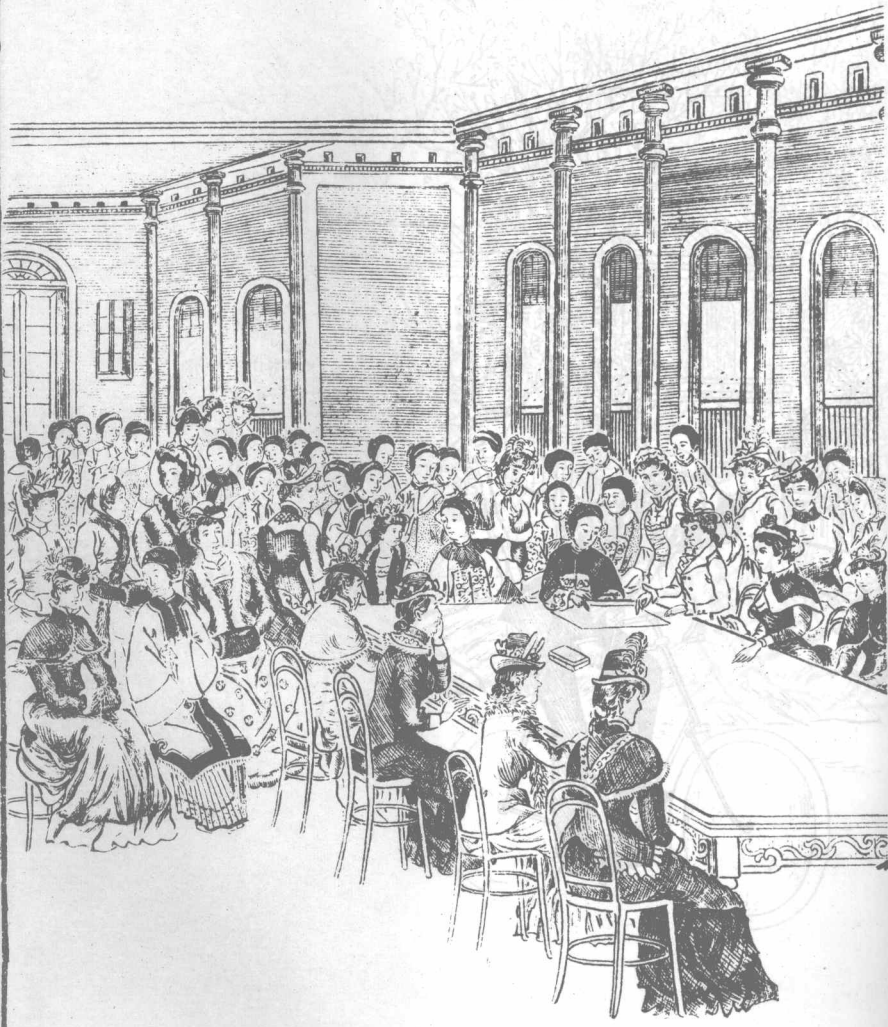
之會不忌以廣集益思

差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假



座張氏味純園之安壇第  
 設筵暢叙是日到者華官  
 以祭和甫崔祭之夫人為主  
 而滬上各官紳流眷從之  
 西國各領事及各狀師之夫  
 人并教會中各童貞女亦因  
 不替環畢集杯酒暢歡共計  
 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  
 居其大半最奇者京都同德  
 堂孫敬和之私婦彭氏寄寓女  
 史亦與焉是誠我華二千年来  
 絕無僅有之盛會也何幸於今  
 日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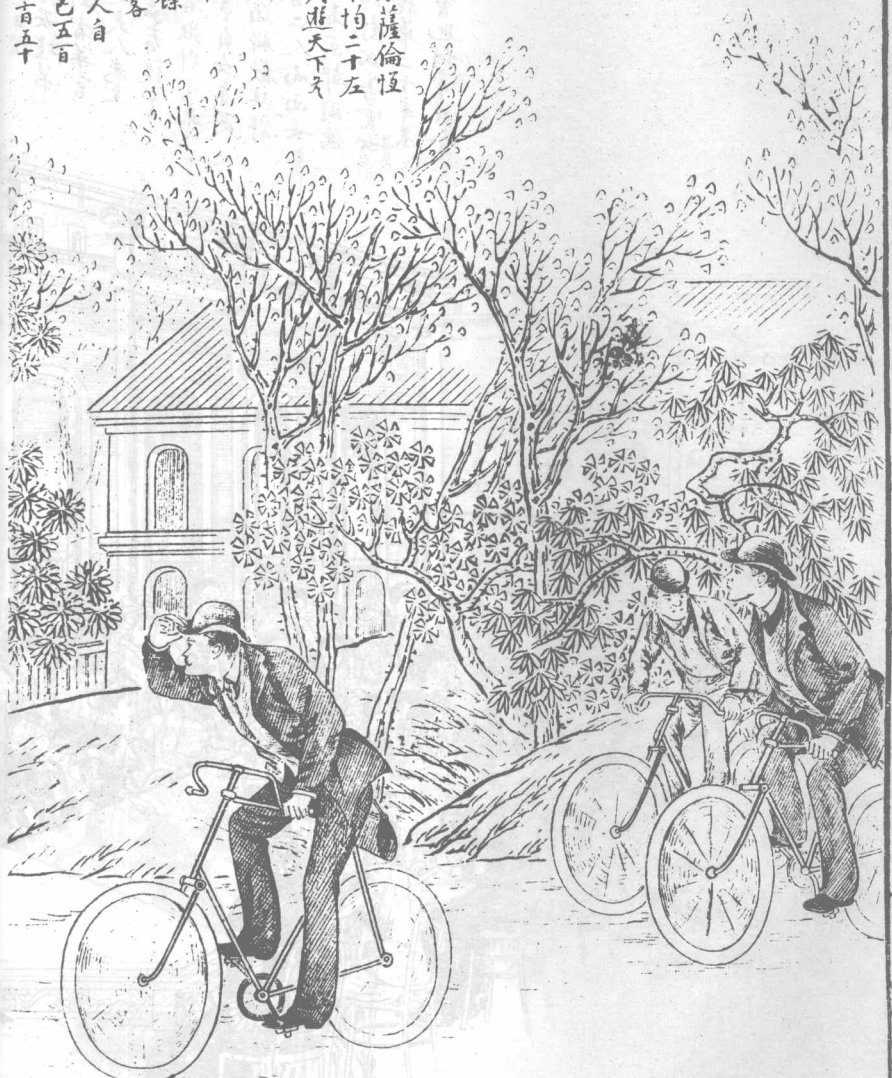
官  
 學





同軌蒙麻

有西人名弗未薩倫恆  
 羅怡等三人幸拍二十左  
 右乘腳踏車周遊天下天  
 月杪道出申江  
 梵皇渡厲滬  
 西人咸乘腳車  
 往迎不下一百餘  
 人後至禮查西客  
 館暫駐計三西人自  
 英國起程屈指已五百  
 三十二天其間一百五十



一日係五平地所行  
 路共一萬四千三百二十  
 二英里前禮拜二始由  
 鉢郎未申云凡長江一  
 帶皆已撤跡適值說  
 者謂昔周穆王欲周  
 行天下將皆有車撤  
 馬跡而卒不果乃去千  
 百年後不圖於三西人見  
 之亦可異矣

海峽  
 西曆  
 一千  
 九百  
 零五  
 年



# 觀音洗心

先達李天培字佑世居焚之黃梅縣澤畔家  
 赤貧其尊人業漁送令深極尊師每結網必  
 擇尤者供之公安鈍又善忘師課之嚴終無  
 濟一日師恐負所託麾之去令仍就父業父以  
 為不學教推之折鬱無聊思自盡夜將投濠門  
 前巨年深玉樹半偃甚醜枝向心忽逢有婦破其  
 胸腔引臟腑滲漉漸之有粒旋納入驚覺樹  
 下石釋重負大明入塾中師問讀數琅之說其爽  
 朗異前盾其背誦前習者不遺一字授以  
 書理如僧者斯應遂為邑名宿時

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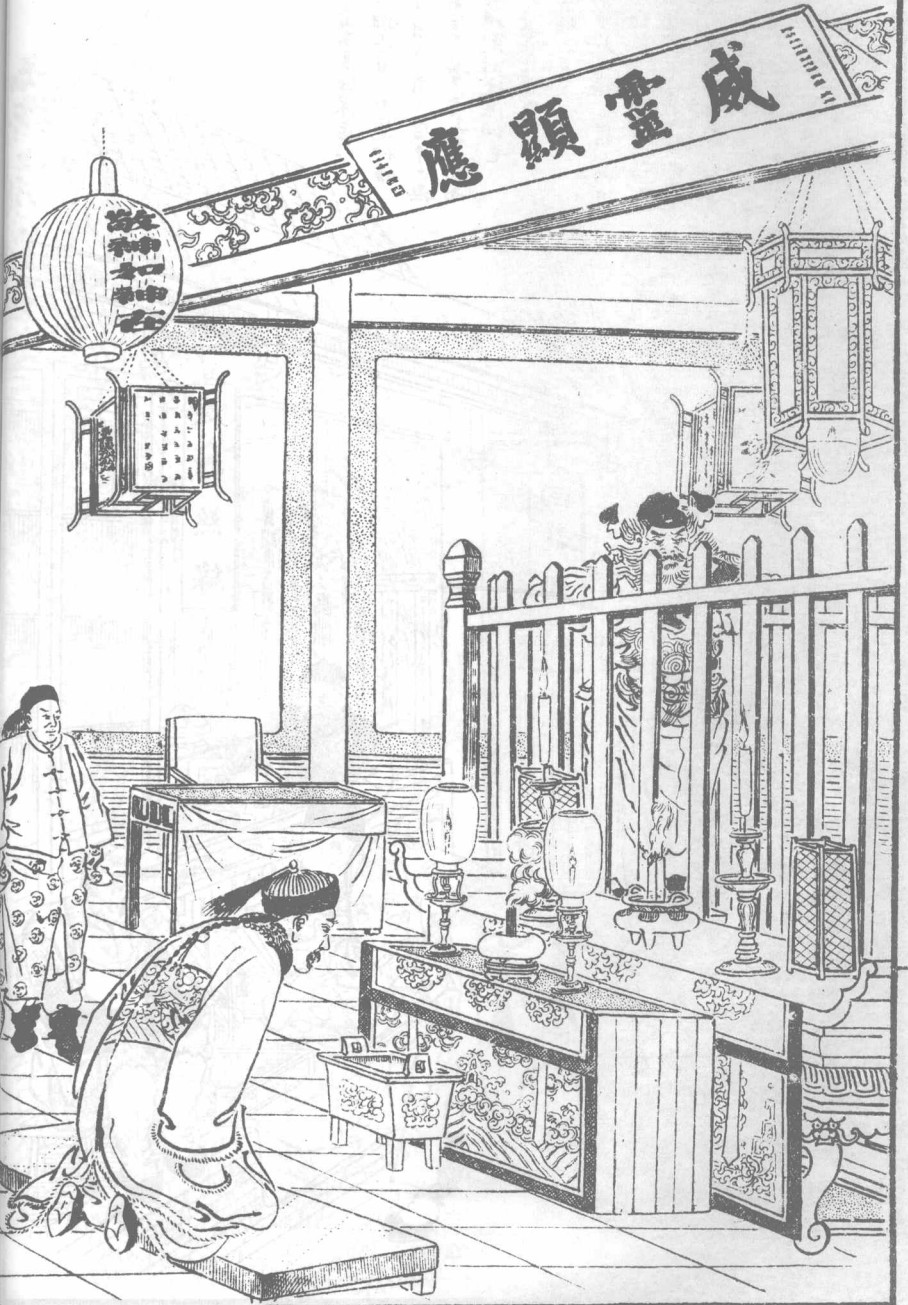
# 金龜發財

甯波鄞縣署某某綠線店門  
 首某舊貨攤上有小龜似係  
 銅質長二寸許奇置之盤中久無  
 顧問者日有青蚨董某某甲過而  
 見之駐足凝視則刻紋深細色  
 甚黝黑持之甚重意必精  
 銅所製以青蚨六百萬易  
 之而後摩挲把玩權之得四兩以  
 其物小而重心竊奇之至首飾鋪  
 以火吹之則燦然者皆赤金也差得  
 洋二百餘元善出沙王外遂小康焉  
 唐人詩云典瑞嫁得金龜婿身負  
 香金侍早朝是昭唐時龜佩舊  
 製歟質諸識者以為何如

寶曆



威靈顯應



為民請命

宛平莊錢二家祥名鼎威人  
 弟羨其柱望之隆而不知其祖  
 宗積累之厚初莊南村先生莊共  
 錢德庵先生人麟中表也莊官  
 浙溫寧道通必屬大荒人相  
 食莊莊高日災黎稟請發帑十  
 萬赴臺灣買米平糶賑飢大府  
 駁斥謂臺灣遠隔重洋須俟潮汛  
 往返稽時萬一船多飄沒帑歸何着  
 實屬不曉事體正深懷洞鑄庵先生  
 未訪壯心儲忠者神情索冥錢怒叩  
 至威遠末必令潤官索何遂無中表情  
 莊告委曲印求良策錢曰此則君固負家念  
 重而視民命輕也既為監司大員現有便於民  
 者能辦則辦何必拘一粟白若果能出庫項我  
 當為君赴臺君既不惜功名我亦何惜性命以社  
 計逆決啓庫出銀錢連夜起身泛海去莊移宿  
 城隍廟禱於神曰幽明同有民社責以不忍我  
 百萬民鴻就於死地願賜帆風俾米速到起此溝  
 壑果示半月而錢返米百餘萬悉集矣即賴以全  
 活後莊兩子皆天魁錢生文敬公亦以第一人及  
 弟室令猶有餘澤焉



鼓鐘無聲

夫叩大鳴小叩小鳴此鐘聲也  
而亦有不然者揚州新城之東  
北隅有普陀寺為寺中保持  
僧慧海傳聞道行甚深著男信  
女咸呼之曰老師凡有募役不吝  
佈施素年之間竟將山門大殿  
洗滌廊房一律修建齊整蒙  
日之廢井類垣皆覆為琳宮



梵宇兵去春又過苦四方僧也  
擬鑄大鐘一具僧成周樣廣  
集金資贊成此舉至嘉平望  
日為鑄鐘告成之期一時香  
闍麗賢備淘石妹寶馬香車  
咸未一瀟眼界夫  
有華國若狂之勢  
共計所得金錢約  
有三千餘兩之多  
不料鐘既成施以木  
架置諸殿隅叩之  
疑聲不能散說者謂  
治氏之術不精故至  
於此或又謂鼓鑄之  
時婦女觀者過多必  
有污穢成禍所疑其  
然其具甚乎





此畫乃... 卷之... 第... 頁... 畫中... 人物... 故事... 情節... 描述... 文字...



# 竈神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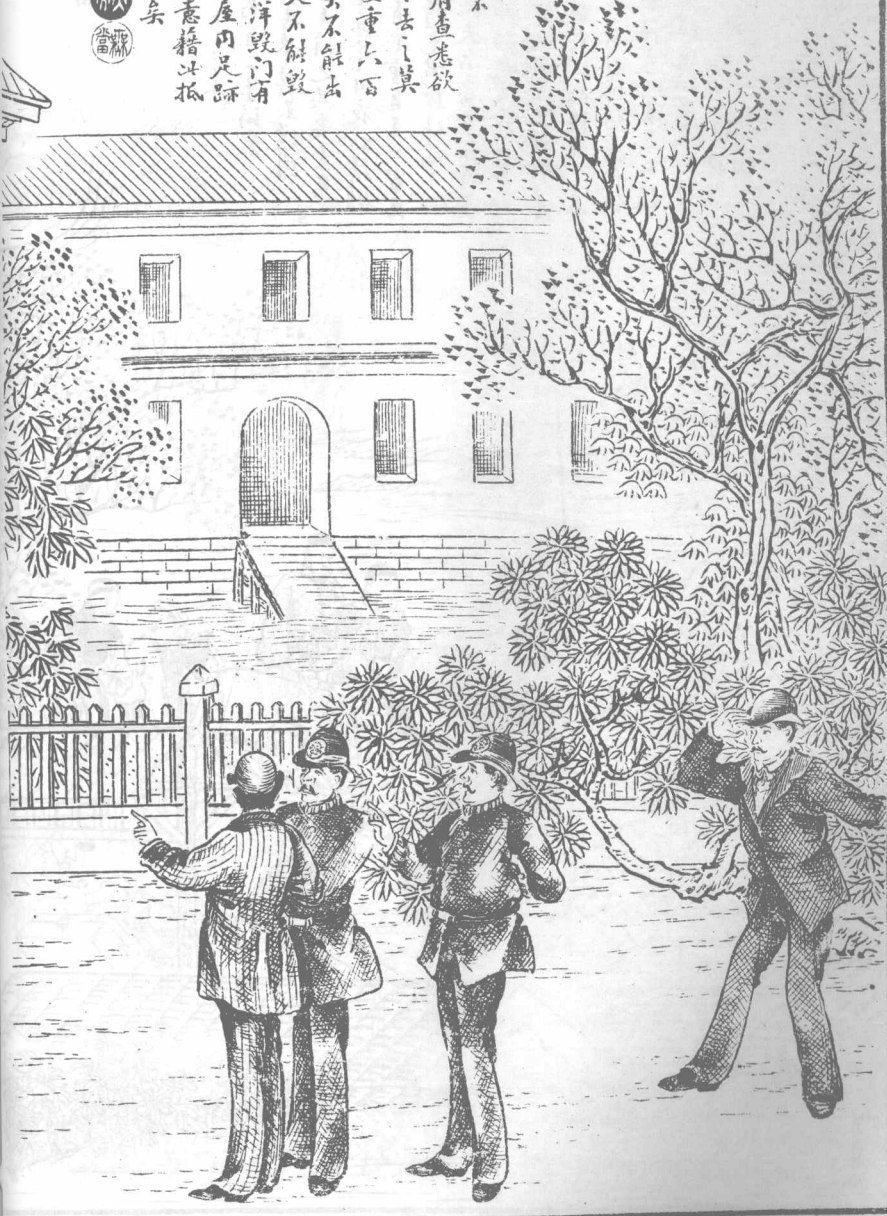
## 善

某甲年已古稀膝下三子五  
 孫長子已登賢書尚有二子均業  
 賈家僅小康凡有善舉莫不踴躍  
 爭先鄉人咸以善士稱之其妻素患  
 目疾藥石無靈其子夙之日夜祈禱願  
 以身代除夕甲夢青衣童子云一雷見  
 一王者彷彿世所傳竈君模樣諭之曰  
 尔一生謹慎略無過失尔妻目疾乃多  
 食魚鮮之故以後若能戒殺放生不難  
 復明也今賜尔黃金萬兩尔其力行善  
 事終身弗懈受福無窮也醒後异之未  
 幾二子均滿載而歸妻自後持齋念佛  
 目疾頓愈松前益明語云為善無不報  
 而遲速有時人可不深自猛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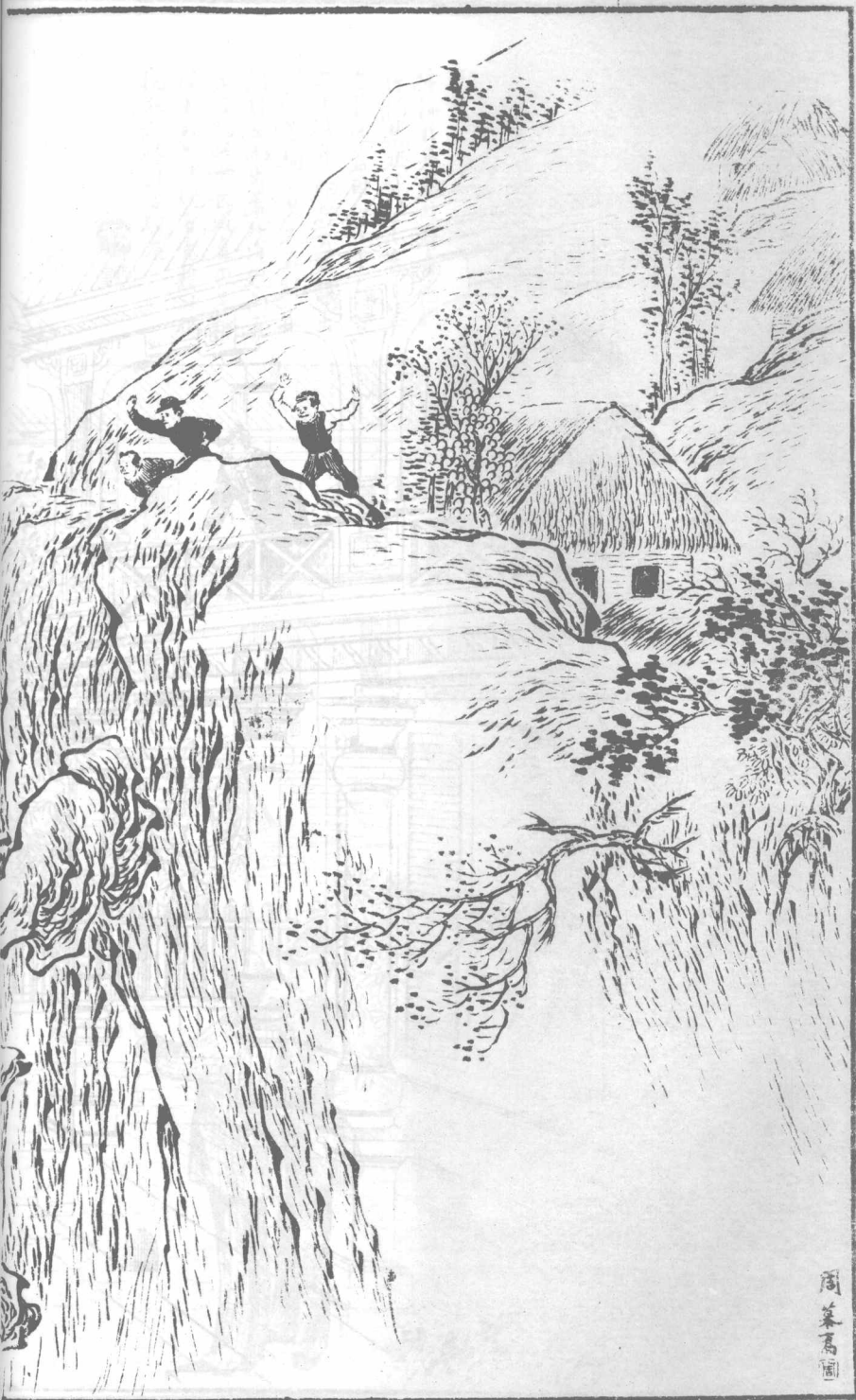


# 女金剛

美國某酒釀酒  
 為業女子名馬里  
 馬者既不領酒  
 照又不納稅金公  
 然設肆售酒毫不  
 掩飾非是彼政府查悉欲  
 行拘禁遂皆望之去之莫  
 之敢近蓋因此女重六百  
 九十磅身軀肥大不能出  
 入門竇拘之者又不能毀  
 門引女而出蓋外洋毀門有  
 罪致也此女長成屋內足跡  
 從未出戶外故有意藉此抵  
 抗照稅嘻計亦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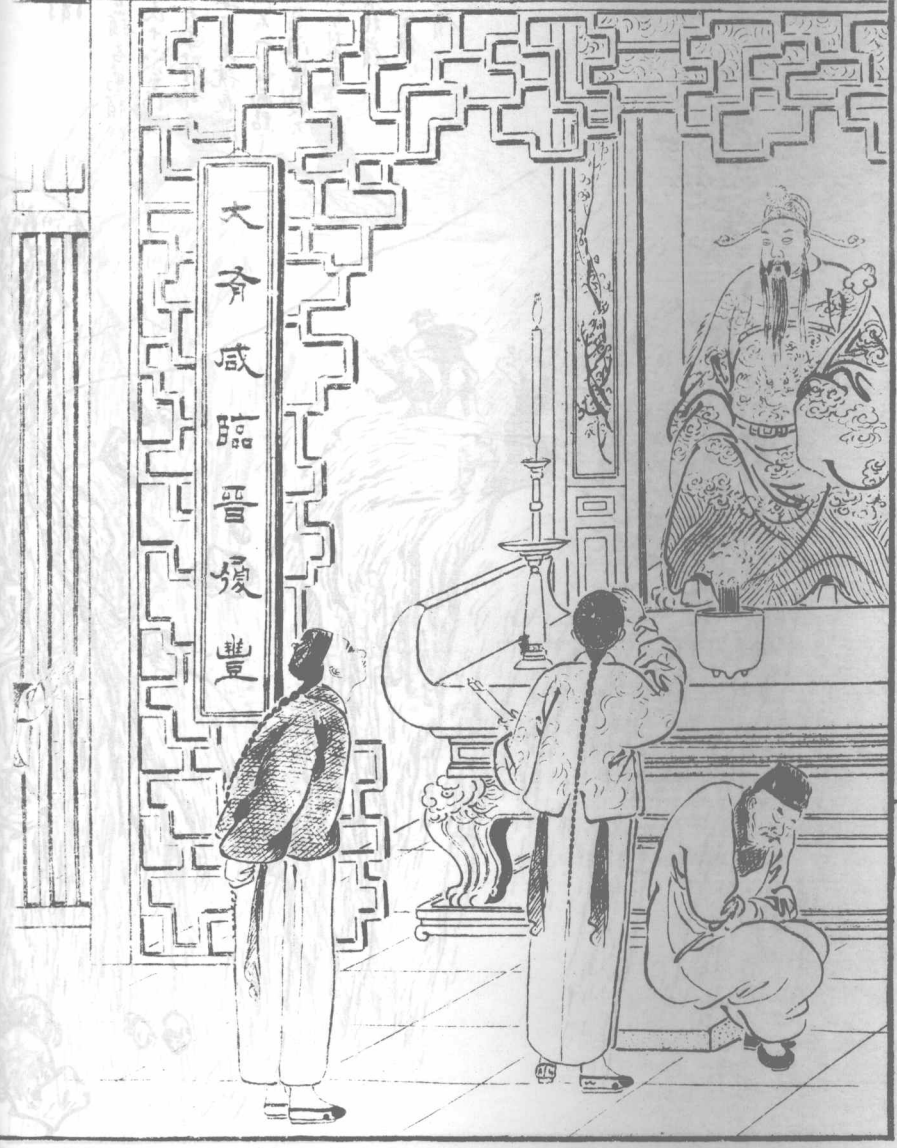
山嶺臨奇聞

荷屬慕娘之務力地方有嶺名萬賴  
 郡南者嶺上有小村落馬居氏十家約及  
 百人向以種植為生所居屋宇大半皆茅屋  
 茅檐下有西春版屋之風西十月七號夜間  
 該處忽覺有石從空而下巨個不一者兩點  
 紛飛眾驚惶走避迨至翌早忽聞響聲大  
 震忽覺是嶺中分為二其分別處  
 有疏礮水汨汨而出其水流於嶺  
 下以故附嶺一帶田園廬舍俱  
 被所傷迨至其穴略定則是嶺  
 之刑已覺小其一半蓋當臨  
 裂之際嶺上土石多從嶺中  
 卸下故也死者其災之作尚  
 非猝暴以故居民得以前後  
 容奔避不至大受傷殘惟  
 有八人於災後不知下落  
 耳是亦一奇聞之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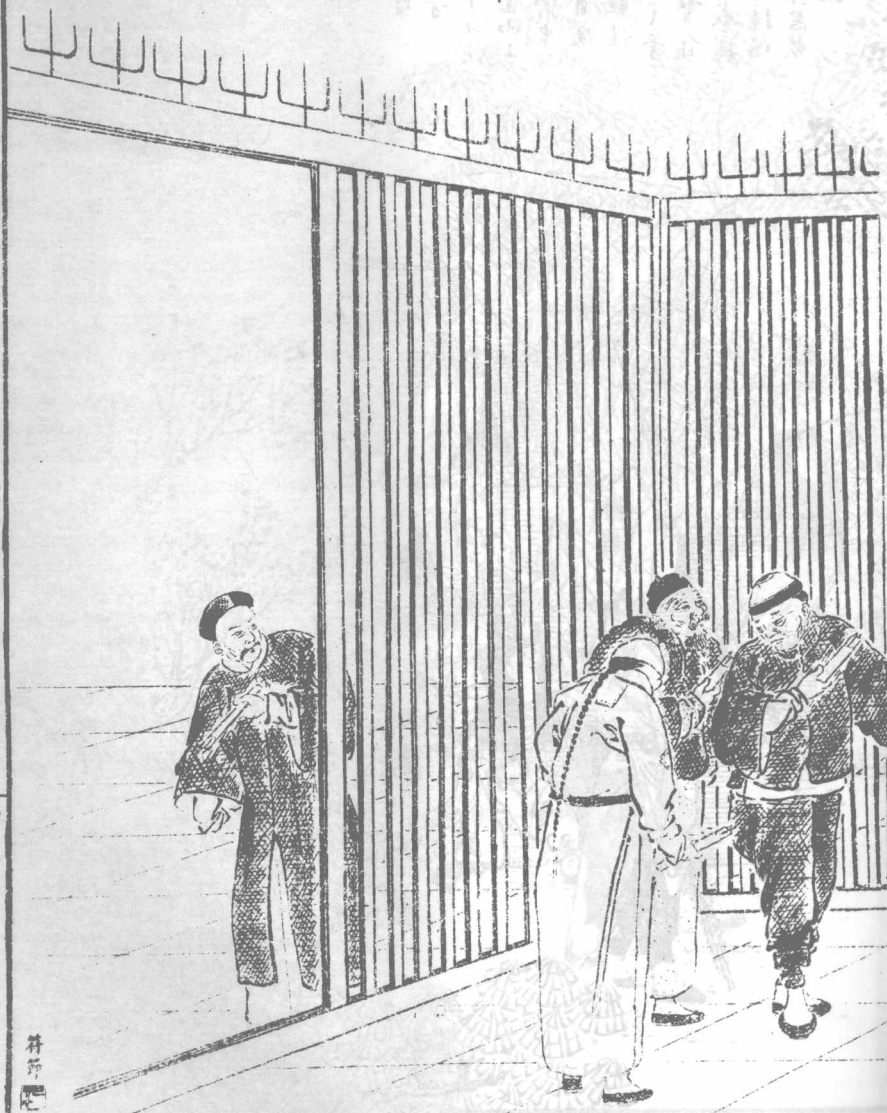


財神無目

客有自龍虎山來者  
 言及其家財神殿者  
 煙鼎盛靈應風雨求  
 富者踵接其門莫不  
 淫邀神佑去腦有香  
 客詣廟求禱忽見財  
 神雙目洞然不知已  
 於何時被人挖去相  
 與談然廟中任持司  
 之神不雅觀急倩匠  
 重為裝塑是夜華神  
 朱告曰予職掌祿籍  
 享諸人間香火祇因  
 善惡不分有求執應  
 以致世上窮人大率



鑽營獲利執銳重天  
 而一二安貧樂道之  
 派反困守蓬廬後致  
 不能自給上帝震怒  
 以予刑責太濫禍福  
 無憑刑罰者用降  
 之罰遭此慘痛予竊  
 悔心今當閉門謝客  
 不事亦不得妄飲言  
 財重為予累遂遂然  
 而醒言言苦此虛資  
 不得而知亦可見天  
 道福善禍淫雖神明  
 不能或濫其理固可  
 如是者 名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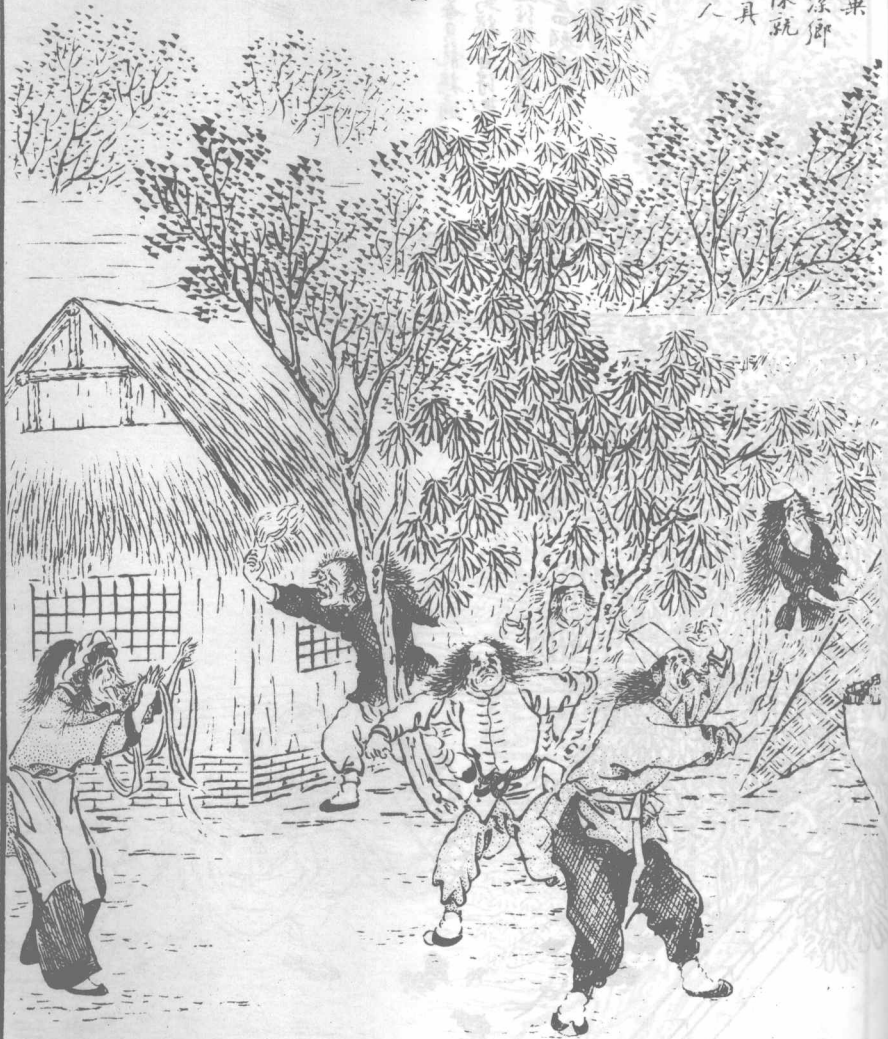
假鬼盜穀

陳某粵東三水縣屬大塋  
鄉耕夫也去冬某日打稻方  
畢時已日暮遂宿積場中以候  
翌晨收晒時忽聞籬屬果而上  
蓋以葵蓬而宿其中以守鄉中  
無獨欲盜之而恐其恐藏自度  
以刀取石以許取知陳素胆怯  
先不其黨暗伏隔籬茅舍之旁  
待至夜深伴作啾啾之聲自  
遠而近陳弱宿怯清夜不成寐  
聞聲憚然賊黨復以紙抹掃腦  
趁火以恐之其大生紅綠忽製  
忽分其、然先甚慘淡說  
結龍間真不語清萬點



陳大懼而奔職堂運兵  
 概將致盜去時夜已深鄉  
 人有宿於族祠外者陳就  
 之以鬼書或問其狀陳具  
 述所見中有老者曰他人  
 守夜從未見鬼何  
 鬼獨擲掬於尔乎  
 今當餘糧樓敵  
 際尔乃舍之以去  
 其為世人所算矣意  
 往視了有胆力者更  
 與荷戈偕往則廿餘  
 羅黃梁已盡失所盜  
 亦不知何往吁計亦  
 狡矣哉

何元俊  
 何元俊



攘鷄失鷄

閩人某甲向以販鷄為業每日籠鷄通  
市雖曰鷄助生涯亦不失為鷄口自得也  
一日籠雞十餘頭而出道徑僻巷見有  
伏雌哺雛者十餘翼視之道左西顧無

人石嘗貪涎欲滴遂歌擔道停

出米一握撒於地諸雞悉啄出其

不意將子母一摸至籠中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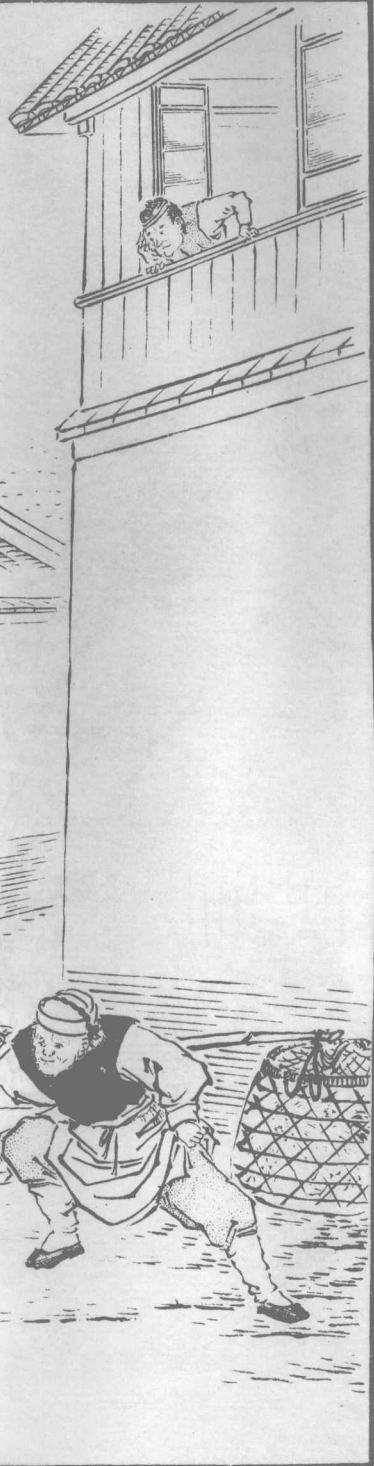
人其餘如不意有穉拉油人在樓

上凭窗而坐目擊所為適中荷担

欲行如大呼拉賊甲知事取棄

担其籠亦不道遂籠鷄而歸

願獲漁翁之利



香苑先聲

昔武進麗江洽諫浴祖乾隆甲戌會試中第三  
 名文已發刻填榜時德載忽以壯志辭卷易以  
 壯壯於是科大魁麗聞以志憤卒嘉慶甲戌洽諫計  
 偕北上甫登舟夢壯持香一枝贈之曰還君家  
 故物事隔六十年不於其子而於其孫易魁而元  
 仙加利以僕者事亦奇矣



天生偉人

摩將軍忠勇而能行未逾月父母  
 俱亡育於其姑上八歲即長大身  
 力偶過市見羣不逞攪擾一人摩  
 勃然奮擊皆披靡竄去方四顧  
 尋聞一道士從後對其肘即隨  
 之行至西山茅庵道士口吐一  
 物令吞之留教養勇并孫吳兵  
 法年方不歸姑疑已死哭之慟蓋  
 去已三年矣家貧無以養生莊滿  
 管就步糧為街卒時朱文瑞公兼  
 攝九門見諸卒潑水不週文餘肇  
 獨遠及十餘丈外奇之呼其培異聽  
 命鞭之其擊石為聲曰性耐刀鋸  
 不耐鞭管公見其狀貌既已奇之  
 及聞言益大說尋令明日至府面  
 試統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



共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其  
 古會未去喜濶日見上叩頭  
 者再曰為國家得一將上  
 河何人曰衛卒摩惠其人雖賤  
 大將才也即日名見命射九  
 發皆中授一等侍衛卒定四城  
 屢立大功卒成名將文瑞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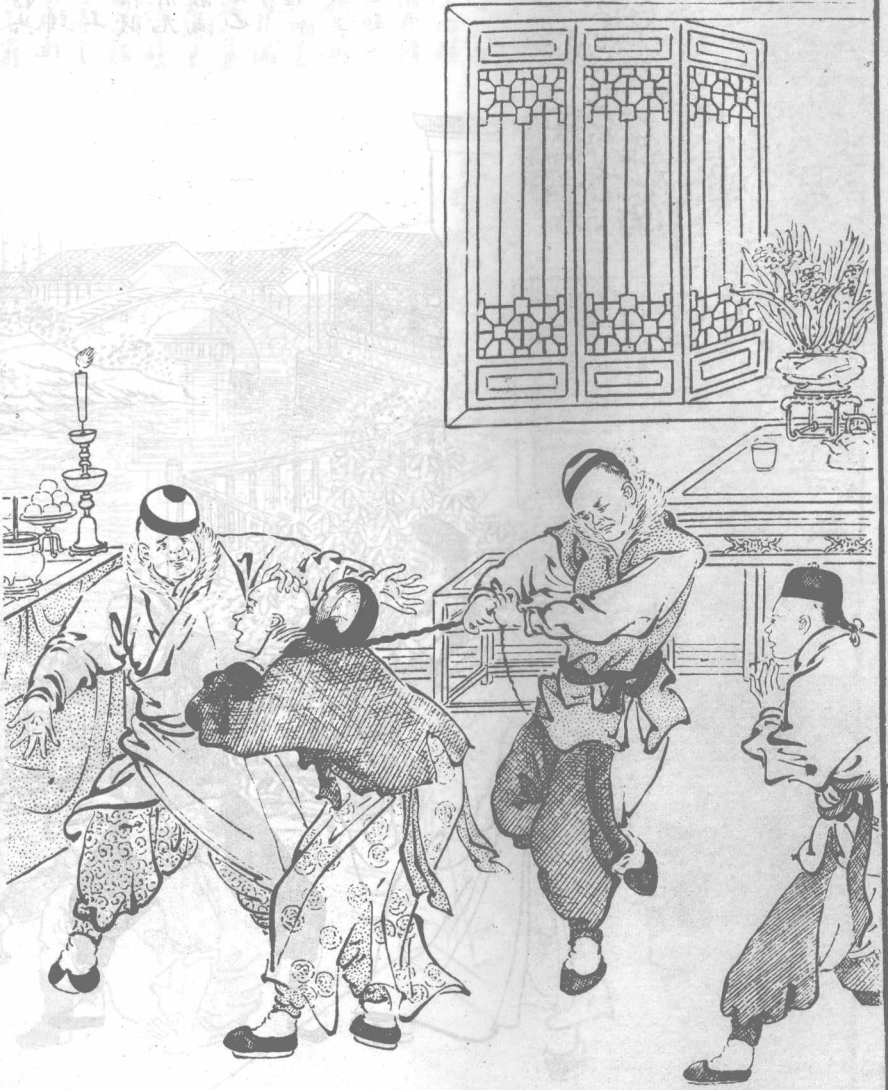


奉天人臨河討賊高歡者  
 高歡三日或平定山事  
 高歡高歡高歡高歡高歡  
 高歡高歡高歡高歡高歡



# 僧尼過年

杭州紅船內有沿街樓  
 屋一間於歲尾有遠方人  
 携眷相居主人不暇細訪  
 底蘊曾甚允之鄰近人家  
 見其置備器具什物一若  
 新成家室者遂街談巷  
 議幸為游手好閒輩所  
 知日往偵其動靜細觀之  
 下男者年三十餘貌類某  
 憲所見僧人女則僅將廿  
 齡明眉皓齒楚一動人歲  
 除前三日夜半為祀年之  
 舉門戶洞洞紅燭高烧香  
 煙裊裊無賴輩乃入而戲  
 拖其褲高呼和尚恭喜過  
 年男子聞言大驚失色一  
 反手間帽隨襟落露出  
 禿腔不表面目一時厚相  
 訛笑入投其女里已間散  
 從後免脫當即喊到地保  
 盤詰之下該和尚供實係  
 某庵之尼年廿一歲令寶



不知何往遂由保送入  
保甲局德棚口做佛  
門殿類云





# 爭奪財神

周浦五路財神廟本在  
西街城隍廟隔壁自  
髮逆擾亂後牆塌屋  
倒不堪供設因將裝塑  
神像借居北市小堂  
為行揀磨百年去年  
西街會首將廟宇重新修  
竣工後即擬迎請回棧而  
北街會首以神袍靴帽及旗  
鑼廟徽皆由北市捐辦不願  
送回爭執多時未嘗議妥新  
正月初夜例有迎財神之會  
西街會首暗集多人候迎  
至西街時即將柵門關閉  
硬將神像昇入廟中北街會  
首未嘗防備勢難爭奪會



忍而後惟心未甘服  
不克別絕乎瑞也





# 專欲難成

蘇州府屬縣某去令籍隸之江由部選授知縣少年輕躁公事茫然而橫徵暴斂往往刻於催科致漕書一缺人多不敢承當去年將屆秋收傳諭各圩催董公舉一人董某既奉縣諭不得已舉某甲為總漕而田中收成日削歉薄設攤開徵比較往年洋差畧短夫令去發雷定莊客臘下旬將總漕某甲枷鎖去堂以徵糧戶詎未及三日甲脫鎖而逃追緝無踪夫令以各董舉保不實終提到堂諭須公賠銀洋五十元立刻完繳否則一概收監永不開釋各圩董再三跪求堂上書役亦代為哀告夫令益怒連喝套上刑具連一收禁於是堂上堂下相顧失色拍手哄散而散夫令至此亦無可以何退堂之後自覺無顏乃具文到省求請交部噫專欲難成夫令何弗熟思之乎



何元俊

# 騙子神

通

玩壇回、堂、萬  
源網社、臘某日

忽來一人乘輿携

僕藍其頂花其翎

身穿白狐袍褂滿口

官腔至舖購綢云係送

某顯宦者約計需洋二百

餘元正在付價突乘肩輿一

乘一乳媪抱一幼孩首遮錦

帕身披綢綾并帶金飾多

事口稱小少爺啼泣不止

故奉太、命抱之前未明平

小姐應用各料請老爺一律

買好其人因請店夥將前貨

先行收價再看別貨夥友見

係真洋逆深信不疑另將

各貨請揀一、當好正擬

携帶上稿又一家人持帖飛

步而至云家老爺五日昇昌

銀號卷候請夫人立即降臨

銀號卷候請夫人立即降臨



其人聞言即鳴乳妯留意哺乳切  
勿買風怒、而去未幾乳妯聲言小  
少命已睡願借尊福一眠店夥先  
孩妯又云腹中飢餓引  
至近磁椅館點銀料待  
至傍晚主僕之約一五不面  
查檢帶去各貨約值五百餘  
元啟現獨上所販者一死孩  
金飾皆係鍍金者始知遇  
騙又恐其藉屍說詐當  
所鳴係報官存案并珍  
孩屍所失已不實矣嗚騙  
術離奇以此真令人防  
不勝防矣

人物中  
卷中

本棧有湖九等  
標仔各樣  
綉綉綉綉  
綉綉綉綉

合  
章  
宣  
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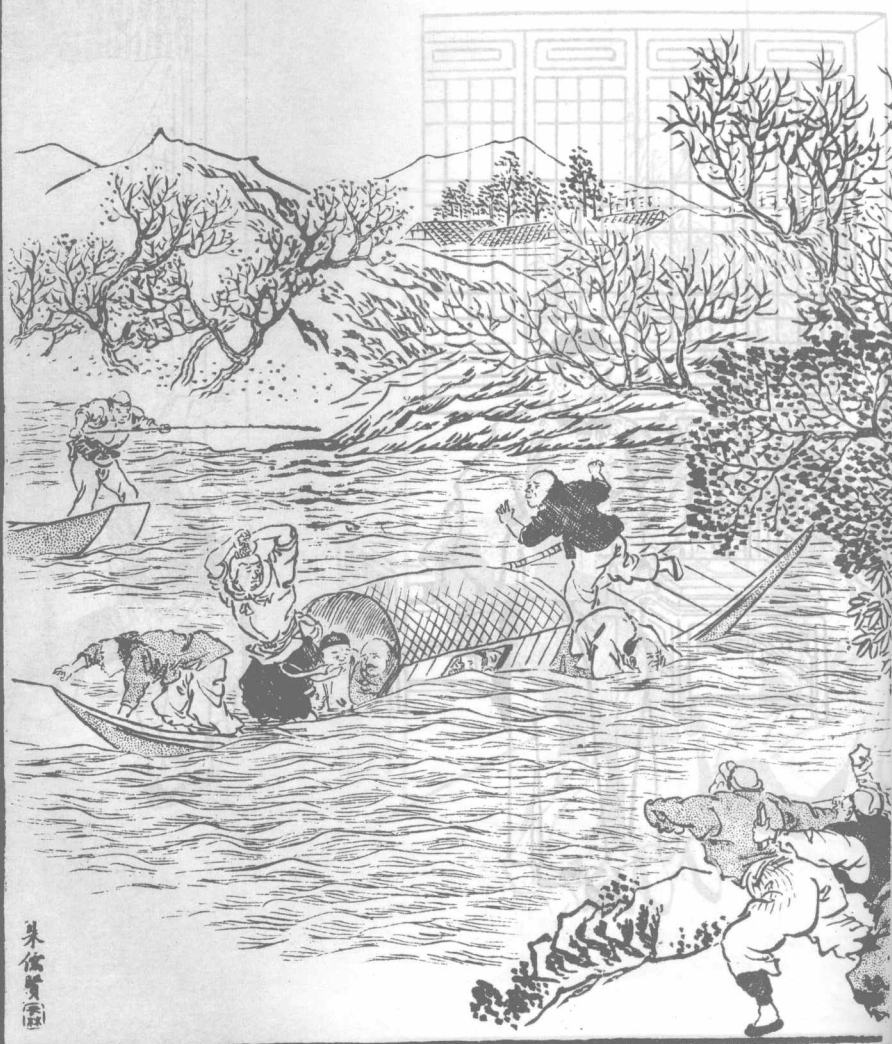


巡 船 賈 禍

距蘇屬平望十里之遙地  
 名雙陽鎮者一小市廛也  
 臘除夕該家鄉民相約為喝  
 雄呼盧之戲正在興高采烈時  
 適有某營緝捕差弁曹子齡所  
 購眼線劉某董某及甲乙四人  
 雇坐民船由南潯訪案回省  
 度歲潛見之下隨即停船登  
 岸拘拿鄉民猝不及防當  
 被拿獲者人帶至舟中  
 即行解纜各鄉民以此  
 船並非水師槍划亦不  
 營中統制疑為巢湖



幫光蛋所為遂名嗎  
 權眾聚齊集河干虎  
 後追趕劉某等見人多  
 勢眾不覺意亂心慌把  
 舵不牢將船傾覆河心人  
 亦落水御民先將劉某等  
 四人逐一網縛並將破獲  
 者釋回乃一併解送震澤  
 縣請辦公門中人動執選李  
 遭此德創亦可為假公濟私  
 者戒已





狐仙世

山陽陳汝才薄有才名而狂  
 傲持甚每談李梅其兄之固  
 長者含忍之一日陳早起於  
 案頭得一紙書曰陳某自負  
 通品倫紀未明尚得謂讀書  
 人乎余替借汝居日未見汝  
 無一可取惟欺汝其兄故發  
 憤一道汝宜及早痛悔白謂  
 暗室無人也陳閱畢疑見所  
 為益怒誓忽空中碎石雨下  
 頭面皆破陳往延邑紳某侍  
 御至問其故曰尊人道德文  
 章並為當代欽式我故敬畏  
 君不過藉陰謀官乃以道長



自居耶不早去者視吾石俄  
 一石擊侍御前素主辟陳方  
 念呈控獄帝雪中又一紙親  
 藩曰陳某汝某日業幸欺兄  
 如何昧心應疏二十餘條余  
 以正言相規不見聽納反欲讎我  
 今夕當以烈燄燒汝矣至晚言共  
 妻臥火自發陳裸身投地長跪乞  
 哀吏曰求我無益當求汝兄釋汝  
 陳不得已共妻偕至兄所跪房外  
 涕泣求哀吏令自陳向日負心事  
 兄不忍閉亦痛哭揮之起曰吾弟  
 知悔祖父之福也叟曰既汝兄弟  
 復睦我且去次日兄弟同詣家祠  
 誓改舊轍設筵望空祭謝焉陳  
 由是門庭雍睦家法為一邑最



# 解酒妙

## 法

解酒之物固多然但聞其解片既  
 醉之後未聞預吃此物能令不飲而  
 不醉也茲據美國新聞報載稱美  
 人某甲素有豪飲之名未至百川  
 一量月前赴外國酒客著名賭  
 飲家客醉倒先洗甲獨神色不  
 動客既醒拜服某甲海量後  
 因甲之友人書出甲未飲之先  
 偷飲外圍橄欖油一杯飲至  
 半度復吃一杯故得不醉  
 其所以不醉之故因內府  
 機竅被該油蒙蔽酒  
 氣無從著洩也



# 犬救主

## 難

西人某甲蓄一犬色白皆名曰白兒又蓄一狼色黑名曰黑兒性皆靈警善伺人意西人甚愛之出入相隨夜則蜷臥身畔不離左右每有過失西人擊之以棍白兒俯首帖耳黑兒則必怒目張牙若有不服之狀一日黑兒誤碎桌上玻璃杯蓋西人怒鞭撻之黑兒不食者累日至晚西人將臥忽聞狼犬相撲聲驚醒起視則見黑兒左跳右舞似欲發榻狂噬也者白兒力阻之乃知狼子野心終不可蓄竟視黑子斃之於是愛犬之心較之前尤執

雲林圖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大  
 主

頭 路 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乞探私刑

滬上乞探動用私刑不論是賊匪賊一經執公茶會便百般凌虐無人理日通商開埠以來受其害者指不勝屈皆懼於捕房威勢含冤負痛飲恨吞酸幾至人側目現已探如虎狼而不敢一嘗其覆者以此其事捕房未必不知之故皆付之無可如何而若輩之胆逆因此愈大虹口乞探常阿尤任柱生傅河金等其尤著者也前日周華順昌船向夥陳元金所接客人張神堂失洋九十二元報由該探等查緝華等並無頭緒即疑陳係竊賊拘至萬陽樓茶會處閉置一室用銅箱札其手指復將兩足放至凳上將木棍毒打其頭塞其口不許聲張自夜間十點鐘起至十一點逾令招供肆行慘酷陳因受刑不過逆誣指賊存周子祥家始獲鬆放華等遂自為得計次日又將周拘獲刑逼以前致二人手足受傷不能行動於是華等之心大快以為垂危之下何求不得吾扶此技以獲破案之功多矣彼如陳周者不知凡幾於陳周又何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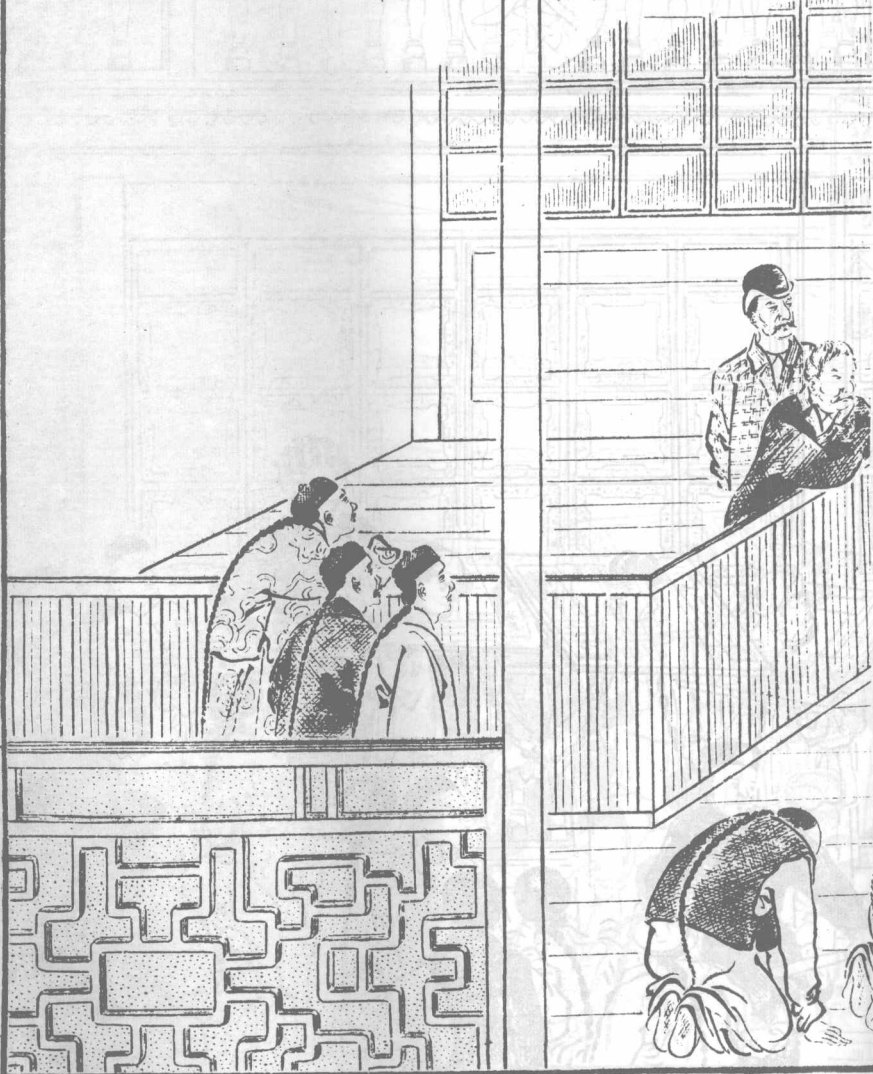


私刑定讞

豈知捕房用人向例  
不准擅自毆人況私  
刑拷打乎以此輩等  
罪惡貫盈天奪其魄  
恣其毒心以辱其心  
陳周自遭此痛苦  
抱屈難伸後人訴  
知有力者立即投  
告捕房參巡查  
驗既確即將韋等  
解解並邀請兵工  
部局商董某君到  
廟觀審眾供鑿  
韋等無可抵賴於是  
薩副領事大怒以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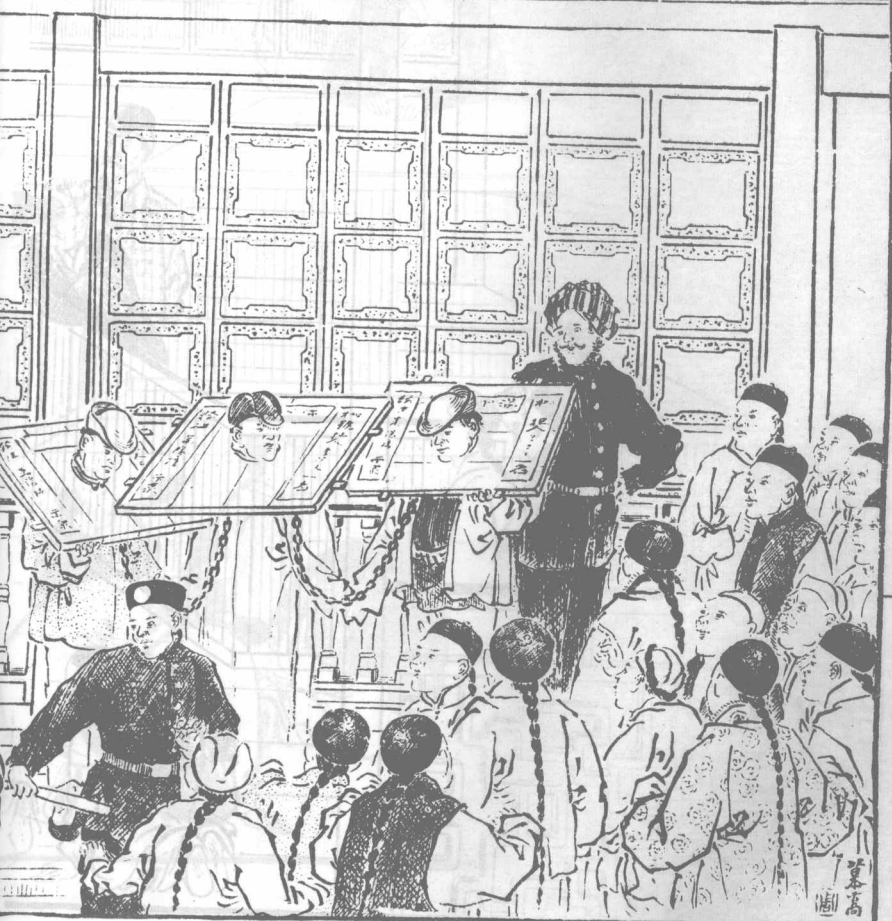
探竹勢去為胆敢擅用私刑  
 將無難無證之人平安威逼  
 不知平日陷害多少良民殊  
 關工部局憲章此業既經  
 覺名得不嚴行德辦張直刺  
 亦奉道憲查辦論違判章  
 阿尤傳阿金每人各押三年每  
 押半年另加一月期滿候示任  
 桂生押兩年每年內各加一月  
 尚有助虐之探  
 影陳阿土桂文  
 標王官飛則各押一年再行  
 遞籍其容留之探私刑之萬陽  
 樓主趙普茂等從寬分別懲儆  
 有差





加 示 劣 探

章阿尤傳阿金任桂三章  
 探此案為定判可見天理  
 昭彰決無不敗一事而三人  
 中尤以章阿尤最為惡劣其  
 種一兇暴得諸耳聞目見令  
 人目眦盡張者已不錄記即  
 以此案而論章自知罪無可  
 道當已探王阿虎解往虹口  
 捕房時出其不意乘隙脫逃  
 匿跡錢馬路東華里緝獲某  
 氏家自謂藏身一固可以法  
 外逍遙矣不料天網恢恢疎  
 而不漏即有是則為章探誣賭  
 陽產粵人李紀開捕房懸  
 緝有賞洋五百元格違日



夕何知蹤跡趕報捕房而幸  
 探遂不能免卒以緝獲無傳  
 任二探同時禁錮又以此案  
 著自萬陽茶樓由蘭副捕頭  
 派令華捕二名押捕一名先  
 將三華探押往該茶肆中拘  
 號示眾一時人心為之大快  
 特不知色探私刑之風能  
 從此聞而知懼稍為改  
 跡否



樓

萬陽茶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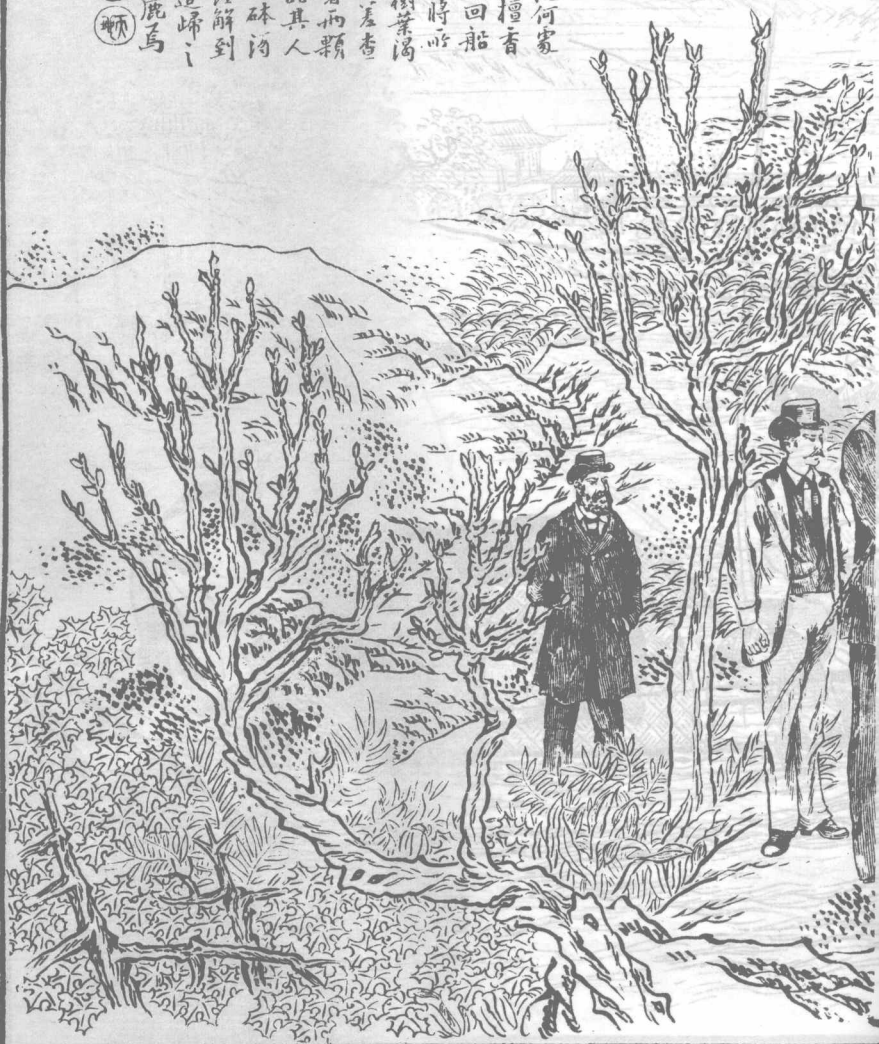


朱儒著

吳

# 穴居有人

香港馬理信山前日有西  
 差在彼巡察偶見巖穴中居  
 有一人皮及漆黑髮若蓬飛  
 偏身污穢衣服破敗不堪  
 而足相亦並未穿靴狀似羅刹  
 因詢其生長何國其人答稱不知  
 惟能操法國語兼通英語向其求說何家  
 則言定係於美國某三枝桅帆船由檀香  
 山載之而來因船主待之甚虐不願回船  
 又苦無資斧無可稅居遂信步至此時所  
 携舊藥洞洞一穴隱密其間飢食樹葉渴  
 飲溪水習而安之已踰兩度矣西差查  
 驗穴外並無長物祇一破藥及生薯兩顆  
 遂擊之開到捕房文幫辦畧加研詰其人  
 初稱腹痛飲以烈酒其痛即止旋以砵酒  
 雞卵牛油麩飽啖之頃刻而盡嗣經解到  
 巡理府判令暫押羈留所再籌遣歸之  
 法以免漂留異地矣傲山林伍友糜鹿焉



# 舉網獲屍

蘇垣日新昌新安輪

船於去腦中旬炸裂

為禍甚烈夫去潘公乎

屍骸係局醫實拾尋日

久無獲尋以為已葬魚腹

矣詎至正月下浣忽有江北

漁人劉阿三至寶帶橋一帶

捕魚因覺網中沉重疑有大

魚舉網視之見一屍骸老者

以為不祥方欲棄置其子急

止之謂頃見日新昌尋屍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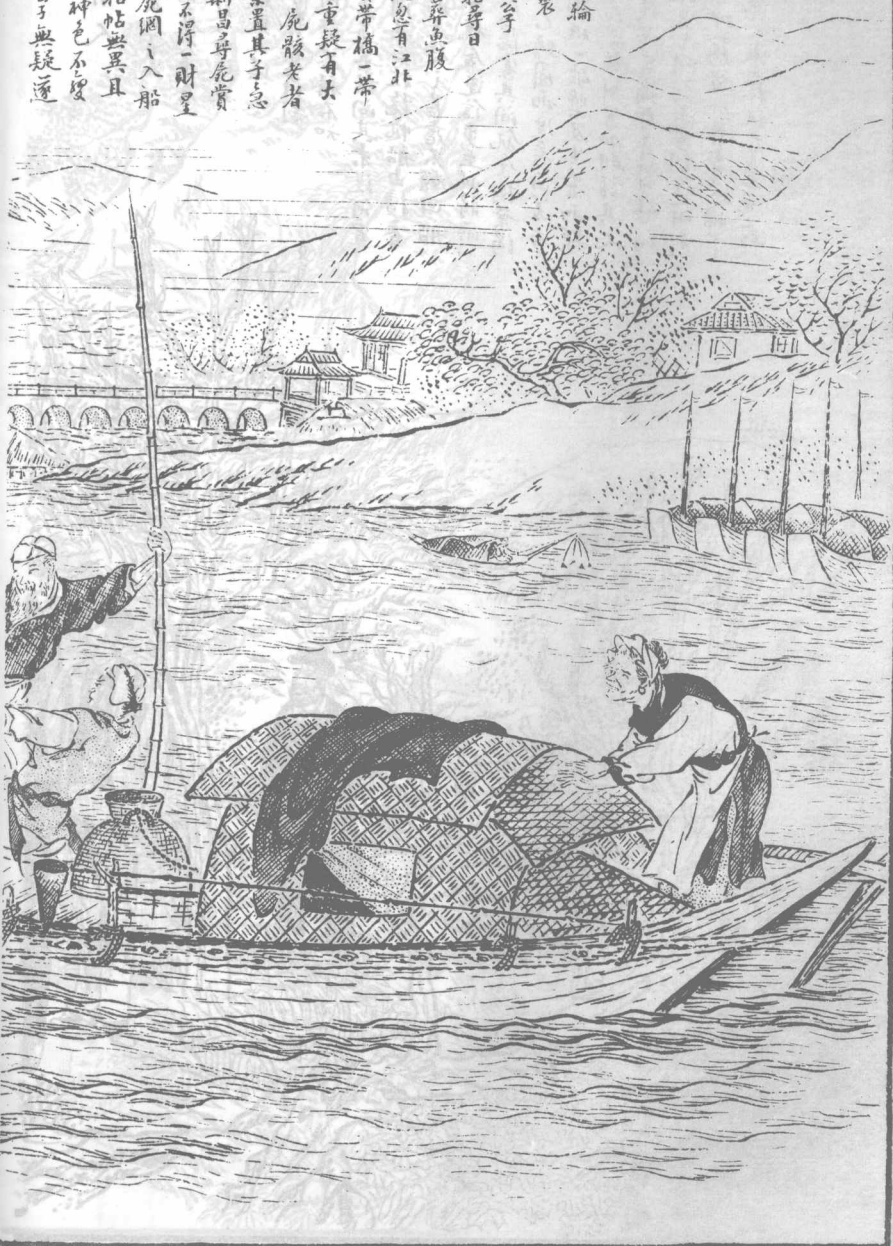
格或即此屍豈不得一財星

老者體之逆時屍網入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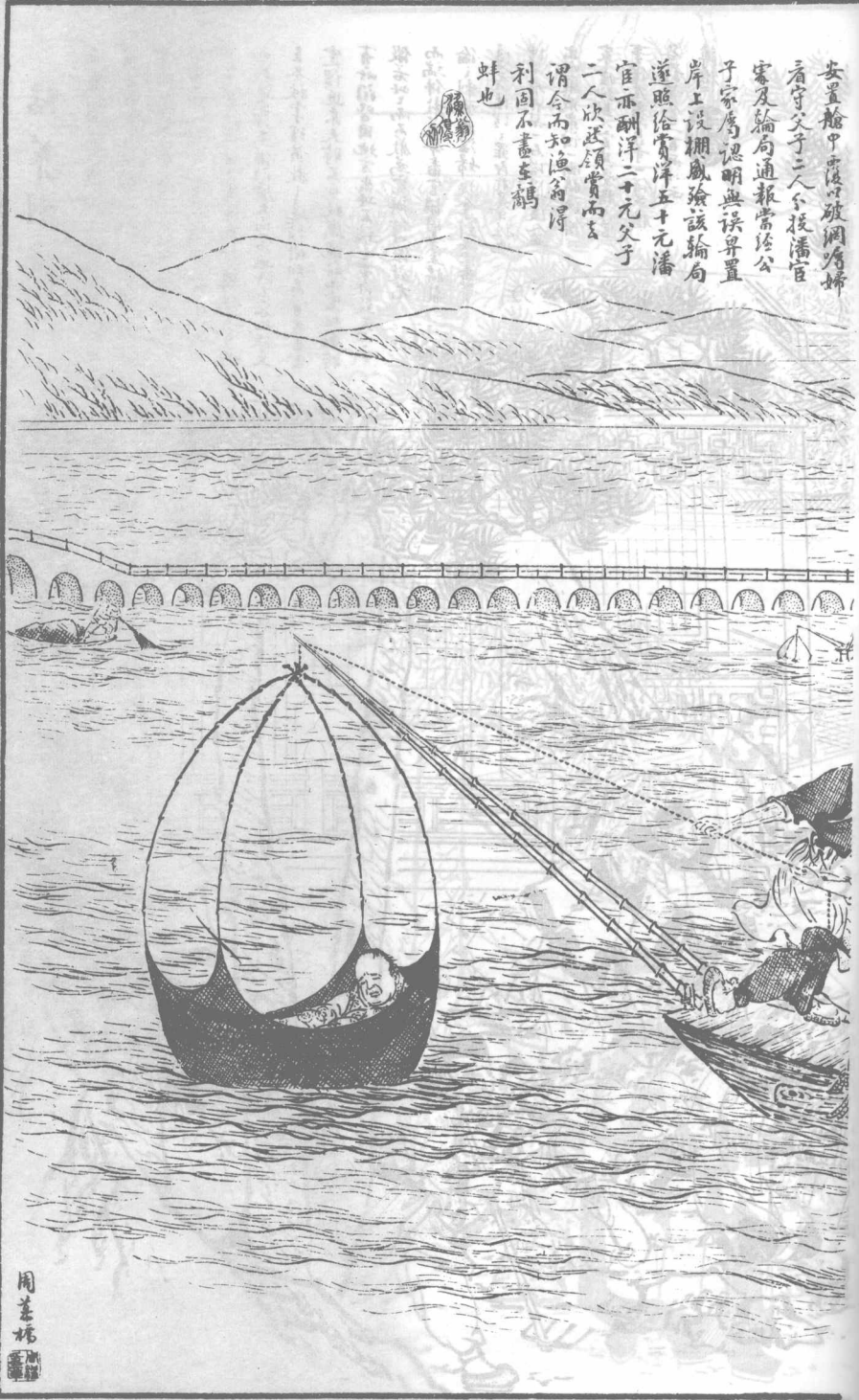
細視衣服果共招帖無異且

腰間繫有金表神色不覺

莫之生知係公子無疑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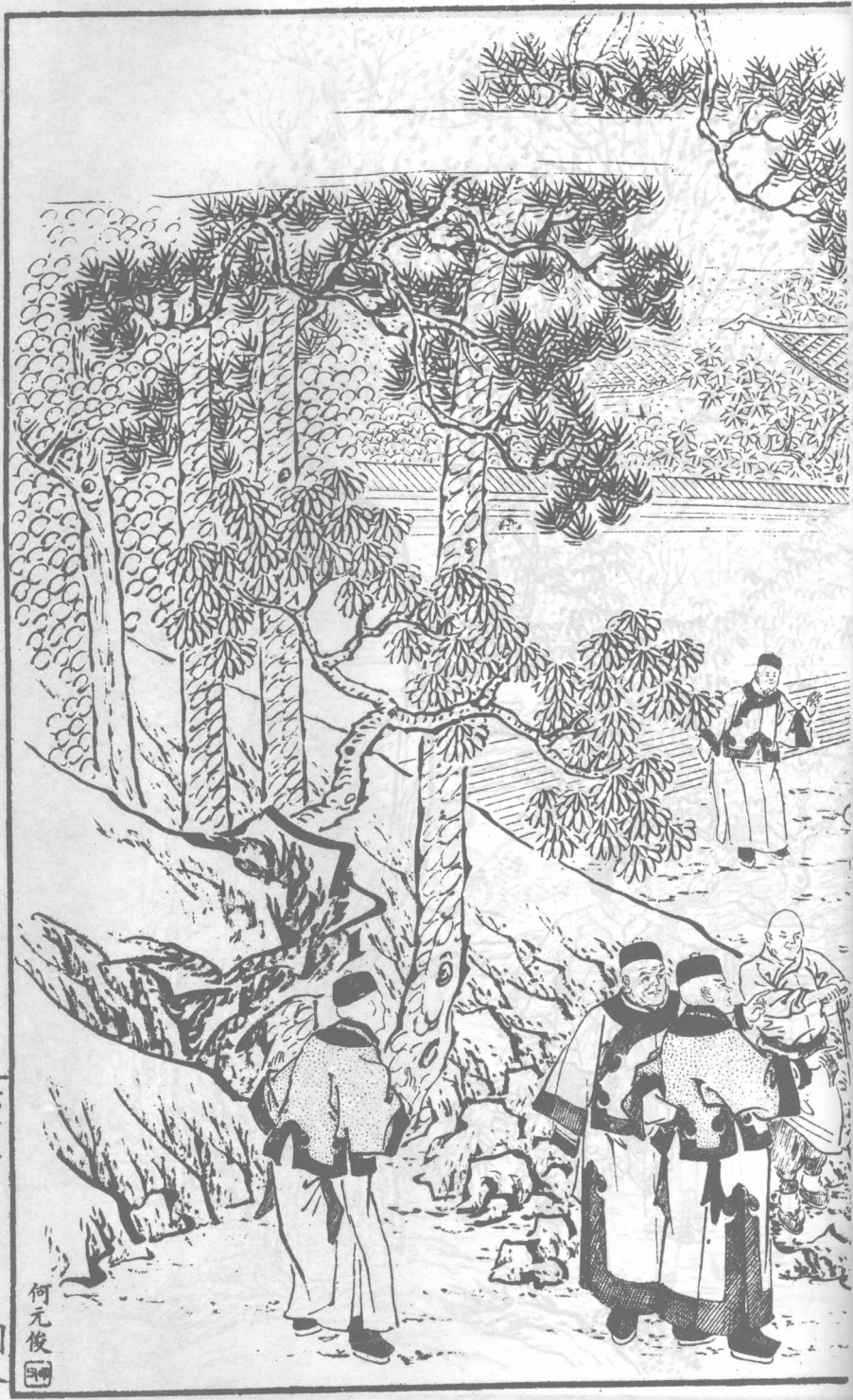
安置船中以便破網為婦  
看守父子二人分授潘官  
害及輪局通報常給公  
子家為認明與誤界置  
岸上設棚廠驗該輪局  
遂照給賞洋五十元潘  
官亦酬洋二十元父子  
二人欣逐領賞而去  
謂今而知漁翁所得  
利固不盡在鰓  
蚌也



# 活葬喇嘛

西藏為喇嘛所佔佛法最嚴向不准有犯戒者  
 第五科上亦有其寺之喇嘛竟將其妹有私  
 曾產一孩惡露耳目立即淹死事為該寺  
 管帶僧証知其不守清規罰銀一千兩從  
 寬了事後該地方番官查知又罰銀五百兩  
 究其違犯為佛門廣文固當無所不容也詎至  
 去年秋掌理黃教之達賴聞知不免覺其當  
 定謂近來天時不正政屬流行凶穢地動時  
 有所聞此固地方出此不端之事以致天心示  
 儆若此而不嚴為究辦何可儆效尤  
 而滿佛教運命番官協同寺主將亂  
 倫之喇嘛送淫婦捉拿到案番官  
 後定其法罪即於是日就地  
 埋之在案一名塔以亦後全並  
 出示嚴戒眾僧一面將該僧  
 家產抄封入其受賄之管  
 事僧及番官等一併革職  
 各罰黃金二百兩云





何元俊





# 紅拂難奔

紫脚好者粵城去巷口之妓也  
年華少艾姿首可人裙下雙

鈎又復俏似菱雨以故紅衫隊中芳

名大噪有某氏子見而悅之憐其墜

潤沾泥方欲出資脫籍無公鴉母

索價大奢謂買矣既值千金作

妾應須十斛以至朝雲暮雨仍滯

巫山好不得已乃效紅拂之私奔今正月初二

日某乃約同兩友至學觴酒樓招好倩酒開

筵坐夜飛觴逐月弄青蓮春夜之宴洵可

樂也已而酒至數巡魚更四下乃以帶纏好

由窗而下已亦潛遁其同行路徑沙基記

為營勇所見疑而詰問言語支吾未幾元

諸亦覺到此訪尋遂將二人一並獲送現

某以佳人既看沙叱利義士難逢古押衙

着人歸家求救於財帛星君不知天下

有情人果能終成眷否也



# 火藥遺害

本已鄉人林阿五灌園為業，前日偕同夥友駕駛船二艘，裝載藥料，行至虹口蘇州河畔，顧桐興水果行求售。時當潮退，忽有大藥浮於岸側，林立船守候，因吸旱烟，致將自來火投諸火藥。藥土轉送一艘，三將二船悉行轟燬。所幸人口未傷，當即投告捕房，嗣經已探查知此項火藥係前者浣南龍華灣翻覆火藥船一艘，由王大王撈獲數十磅，攔路兜售，無人顧問，因拋棄河，可不自意。今日尚能摩此橫禍也。人可不隨時加慎哉。



一 枝

蘭

一枝蘭者偷鬼某之自命也  
 一夜入甬仲表姓家先至廚  
 下從容飲啖其後潛入內室  
 一試妙手室中珠玉錦繡美不  
 勝收乃翻相倒置而所失止棉褲  
 皮袍褂各一件事王察其未去無  
 踪知為斷輪老手正慮復未嚴加  
 防範次夜果又至題詩於壁且大  
 書我晚人一技蘭也督借若家  
 物異日當壁還不取一物而去  
 牆垣依舊鷄犬不為賊一技  
 亦精矣具此好身手不用一技心  
 而為鼠竊狗偷猶自命曰蘭嘻  
 蘭焉其哉是毒芥耳



我晚人一技蘭也  
 皆任名客所異  
 有當壁還不取物

何元俊

# 水門被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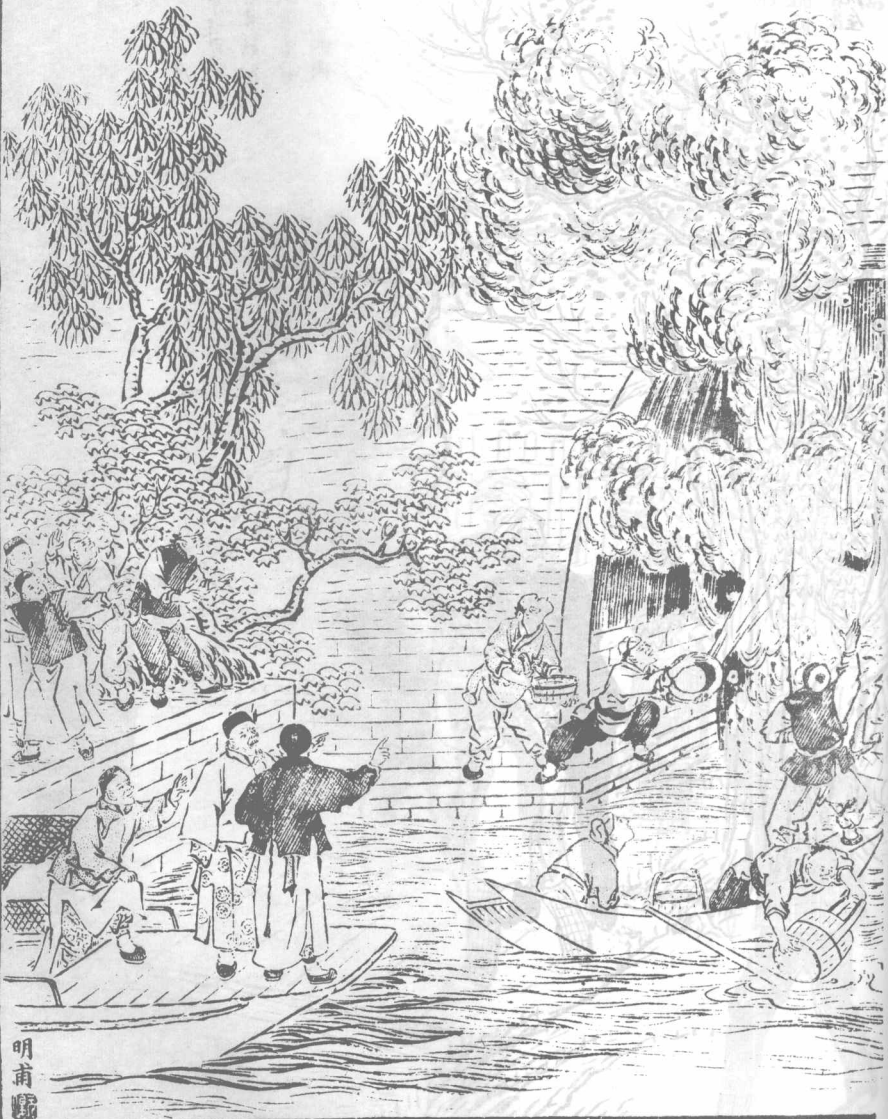
杭垣之湯金門水城門地家  
 幽僻絕少人行一日不知如  
 何回祿君忽然稅駕半壁枯  
 藤滿牆敗草一時皆看煙焰  
 焰天恍似赤城霞起湖光山  
 色相映皆紅城守營兵驟見  
 趕即鳴鑼集眾地方文武次  
 第駕臨火會中人亦陸續馳  
 至奈城門在水中中央岸上人  
 竟無從施救嗣將水龍葦葺



舟身竭力噴散火執始  
 殺賊已焚燒去洋兵  
 城門臨水且已鐵皮  
 事後推求後不知火  
 所從出當火熾時相近  
 河水皆熱真所謂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者

蘇州  
 蘇州

蘇州城外蘇州府  
 蘇州府城外蘇州府  
 蘇州府城外蘇州府  
 蘇州府城外蘇州府



義猴鳴冤

獸之有猴獸之似人者也然似人之貌  
未必似人之心似人之形未必似人之靈  
不意亦有似人者且有似於人者印度  
之義猴也記矣印度人某甲以獸戲  
名甲之於獸也知其所欲并能知其  
其不欲獸之於甲也能通其所言并  
能通其未言蓋馴習固已久矣內  
有一猴尤稱靈警一日

甲挾持獸速遊日

暮欲息而山村荒

僻無可投宿因擇

林青深密環諸

獸於外而宿其

中夜將旦忽未

暴客三人斃甲

而埋之并殺諸

獸此時狼改羊貪

如狼狡免猛如虎

皆斃頭受戮而猴獨

逃藏於林陰度力不敵

不敢出視臨去潛尾

見其入一室乃奔捕房繞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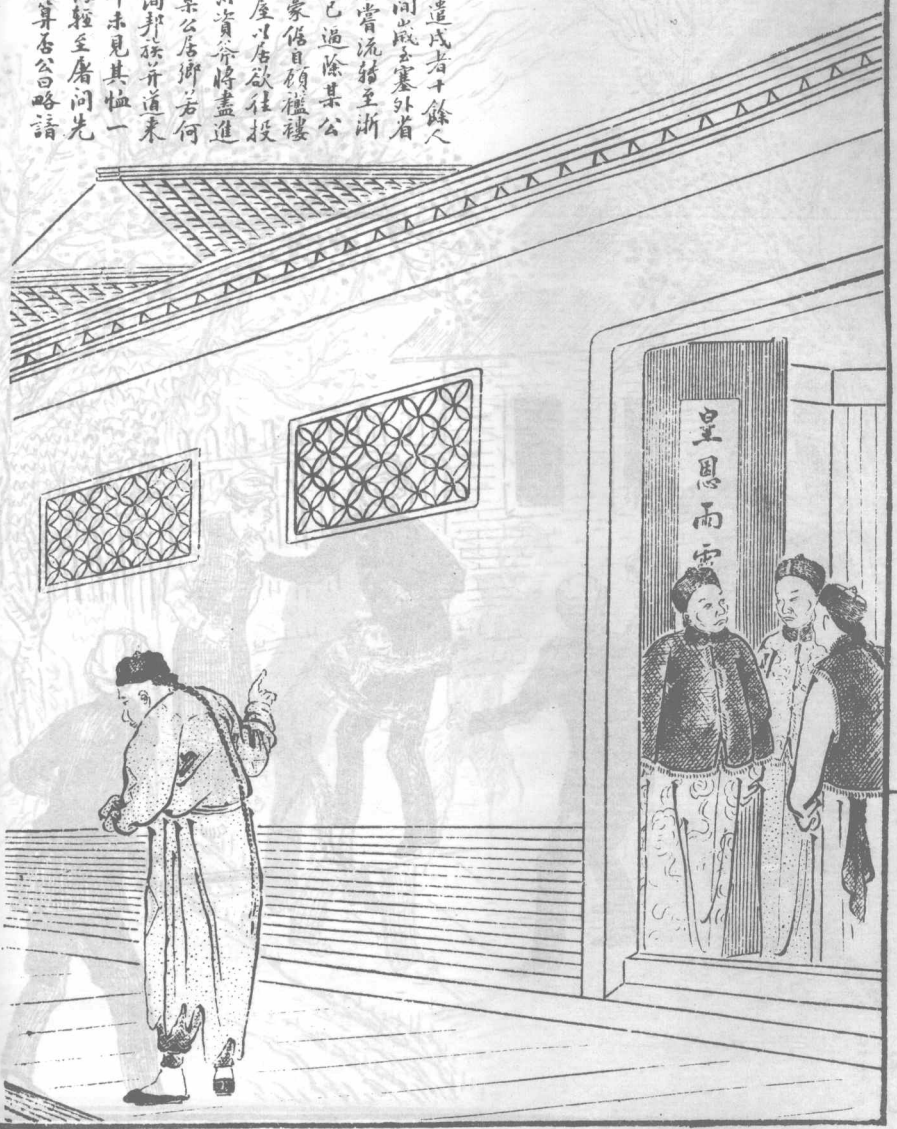
哀啼救淚俱下捕頭其而  
 語曰汝有完乎點其首者  
 再且奔且顧若為先導捕頭  
 飭捕役隨之三盜與一免  
 者猴見完已申也至理  
 甲家長嘯救救升入林  
 際誦身碎腦而殞夫不  
 輕敵智也必殉甲義也  
 人所難能而此猴能之  
 豫讓刺軒避之矣





方敏恪公逸事一

桐城方氏因南山集一案遭戍者十餘人  
 敏恪公父亦主遣中敏恪間歲五塞外省  
 親恆隻身徒步往延萬里嘗流轉至浙  
 往甯波訪其戚某比至歲已過除某公  
 門前諸奴皆貽帽狐裘甚豪侈自顧襪  
 不于石前乃於其卷中賃屋以居欲往投  
 刺恐遭呵逐遲疑未決願以次員弁將盡進  
 退而難日於門掩下探聽某公居鄉若何  
 對門一屠見之奇公狀貌展詢却狹并道來  
 意屠搖首曰我共同巷二十年未見其恤一  
 親族之恩無益方聞言深悔輕至屠問先  
 生既係士族必能書未知解算否公略諳



之屠曰時時度歲我者帳目煩先生結算  
 代開帳單以便查欠寔舍不遠使  
 可下榻何以公見其意誠遠往  
 屠呼妻出見款留甚殷人亦爽  
 直為一捧并持壽半日已畢  
 屠出索通三日得錢比每歲  
 稍豐除夕具酒肴延公  
 上坐而與其妻分坐左  
 右作字歲宴屠一女  
 五歲亦隨屠婦側  
 坐入旦公欲行  
 屠曰兩宵載途  
 願小留數日已為  
 荆人製絮袍相贈  
 庶長途可以禦寒  
 公為勉留五日至期方黎明  
 屠捧絮袍婦携襪履至拜公服  
 訖見公帽破乃脫己履更易之并  
 贈青蚨二千一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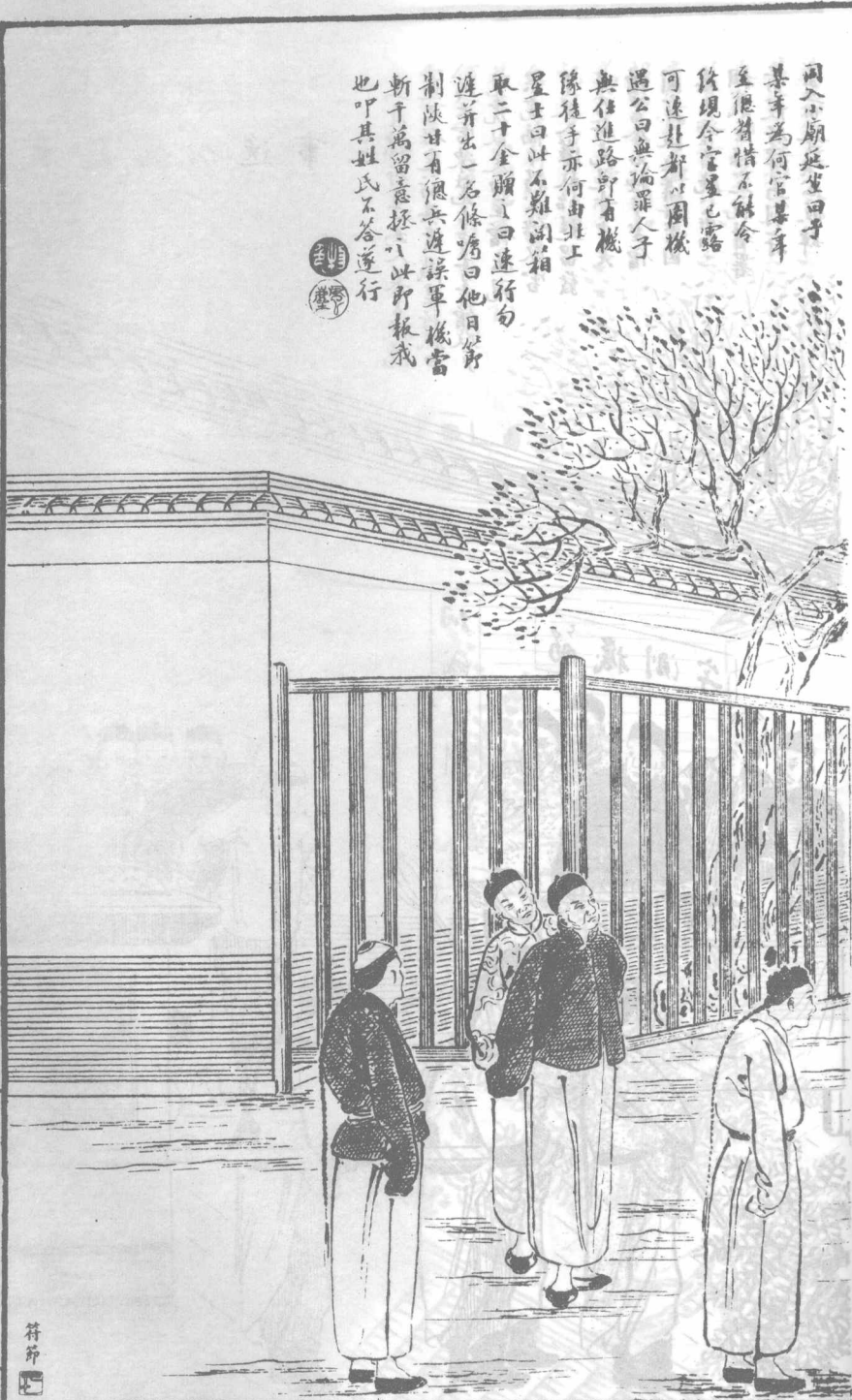


方敏恪公逸事二

至杭無所遇聞  
 步西湖見翁百  
 人周星士談相  
 星士瞥見公播  
 人疑出揖曰貴  
 人至矣公疑其  
 擲楸曰我不  
 求相何遽相  
 哉星士上下  
 諦視曰此非  
 深談豈遂  
 收下且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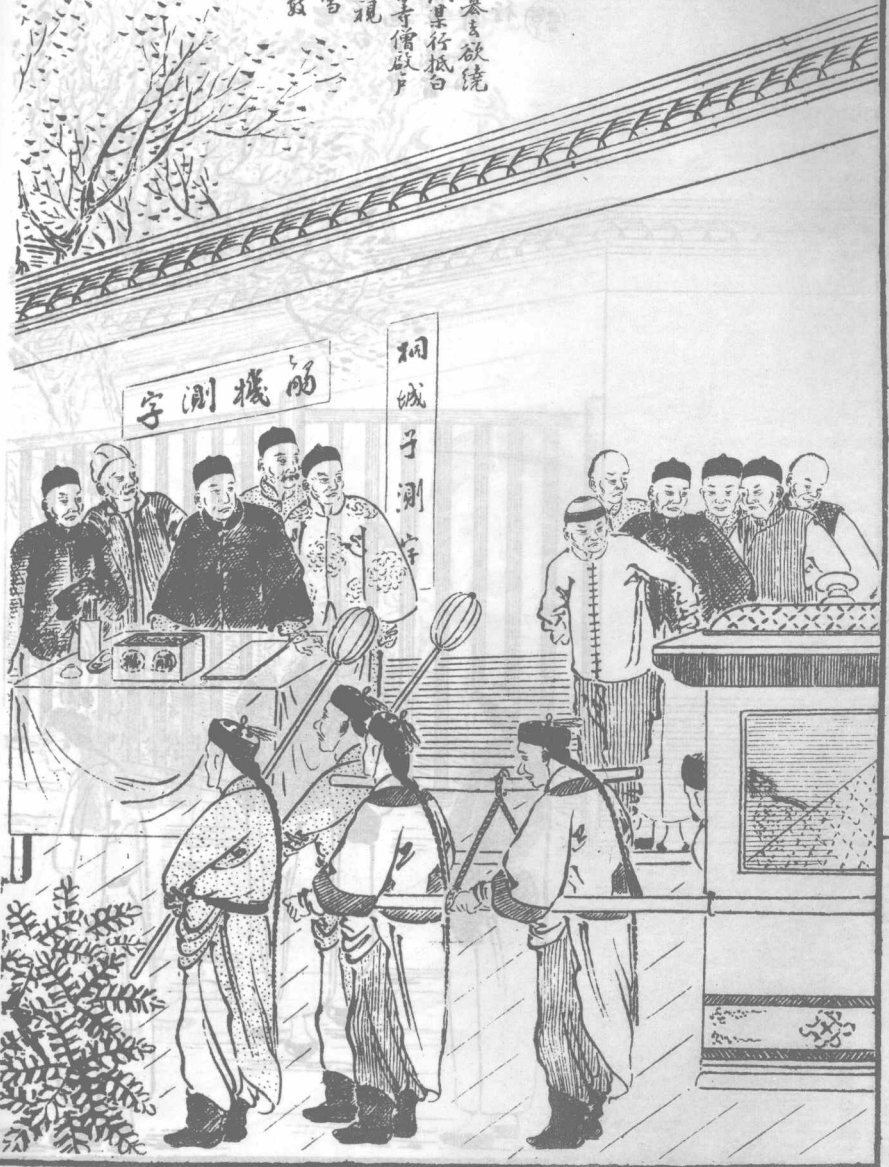
同入心廟延坐曰子  
 某年為何官某年  
 至德皆惜不能令  
 後現今官星已露  
 可速赴都心國機  
 遇公曰無論罪人子  
 無任進路即有機  
 陳徒子亦何由非上  
 星王曰此不難測相  
 取二十金願曰速行勿  
 遲并出一名條幅曰他日第  
 制陝甘有德兵遊誤軍機當  
 斬千萬留意拯此所報我  
 也叩其姓氏不答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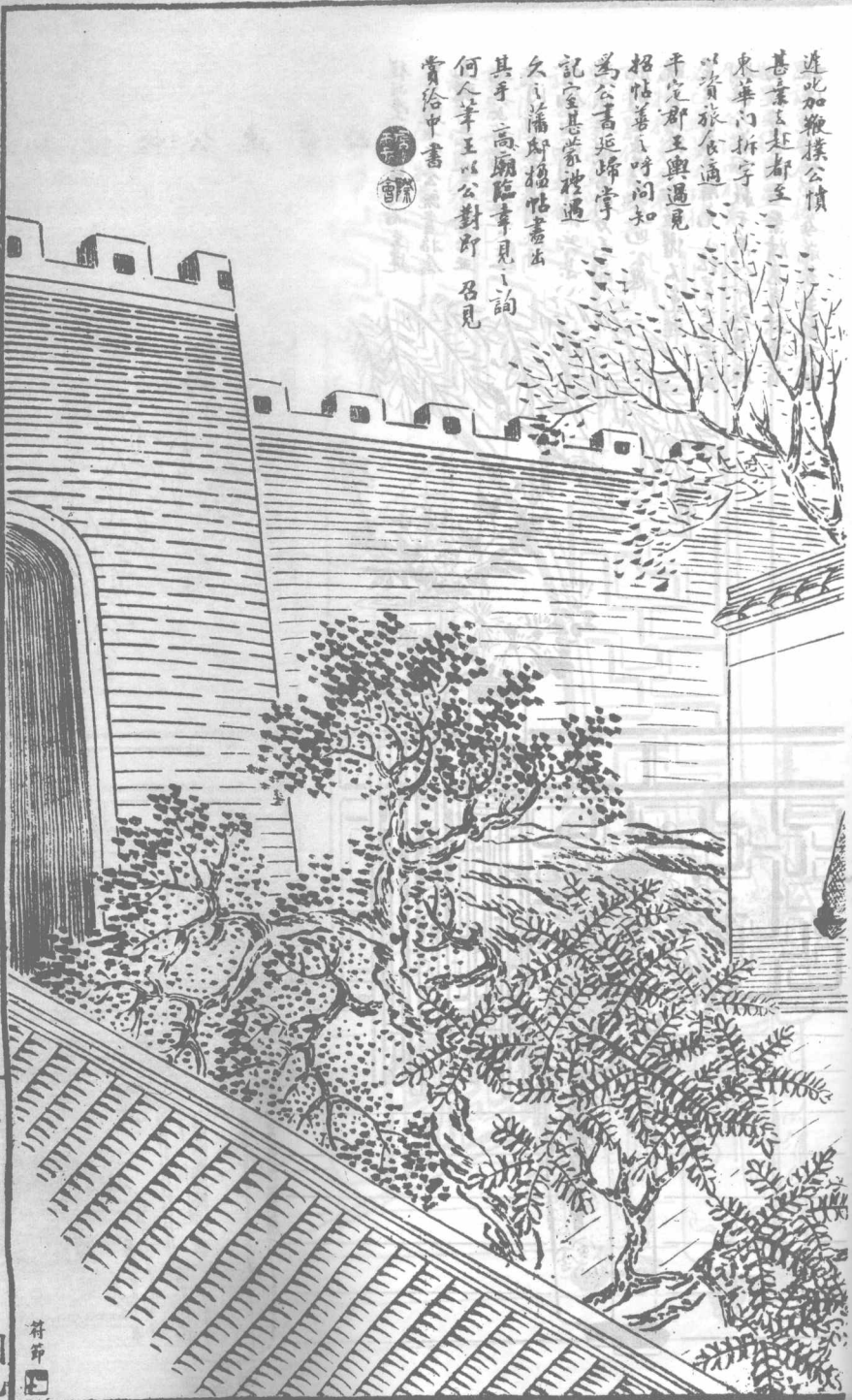
方敏恪公逸事

三

至直隸行李為人篡去欲繞  
道至保定訪其素識某行抵白  
河大雪凍死古寺旁寺僧啟戶  
見虎臥走白玉僧出視  
果虎偏乃公僮臥雪中  
中扶入灌救始甦留數  
月乃行先是寺中老  
僧蓄金石極多老僧  
圖其後無講此者因  
悉出所蓄抗公黨  
相載至保定就督署  
前設行肆為副府  
出前導嗔公收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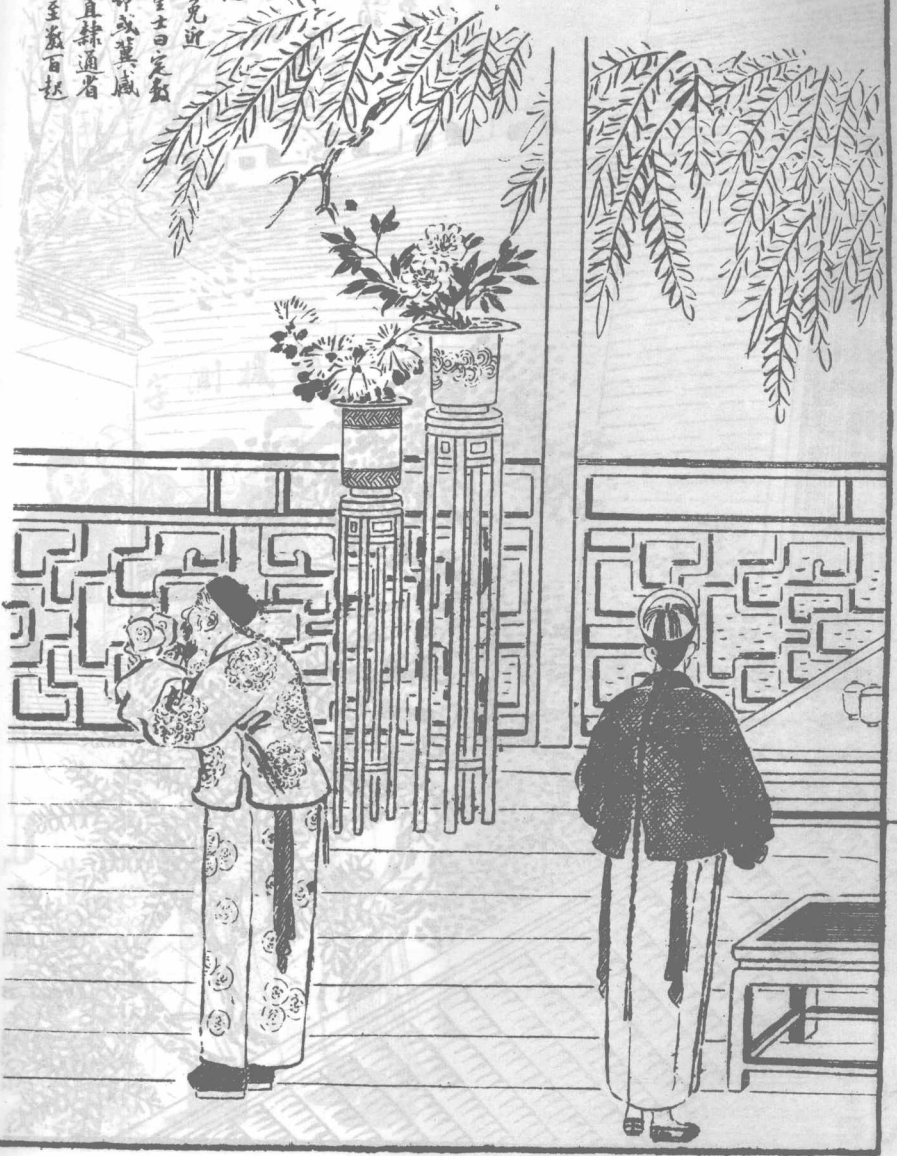


述此加鞭撲公憤  
 甚素去赴都至  
 東華門折字  
 以資旅舍通  
 平定郡王與通見  
 招帖善之呼問知  
 為公書延蹄字  
 記室甚蒙禮遇  
 久之滿脚搗帖書出  
 其手 高廟臨幸見之詢  
 何人筆王以公對即 召見  
 賞給中書



方敏恪公逸事四

從此受知由監司而至廷  
 若不過十年公既耆指者  
 至贈三千金令改業以亞  
 為其女許嫁士人遣人至  
 白河新古寺德制陝甘  
 督餉嘉峪關外總兵某  
 達沃軍糧富斬力為開  
 脫則星士乃其父也公恩  
 既著不修之培恆懼不免近  
 星士至星求解免之法星士曰定數  
 也惟大善事救千萬人命或冀感  
 動彼蒼公徧查案牘見直隸通省  
 板流民路斃者每歲多至數百



恩設置卷局以採一方定見而示

也早已往見星士

賀曰公滿而祥光

必已為英大功德

不特獲免刑戮并

可望累代貴顯矣

果何事而致此公

詳告之逆奏行

為後陝甘軍營

李蒼兩督撫一

將軍皆見法公

亦應坐 特旨

原免公有自序

長冊原宗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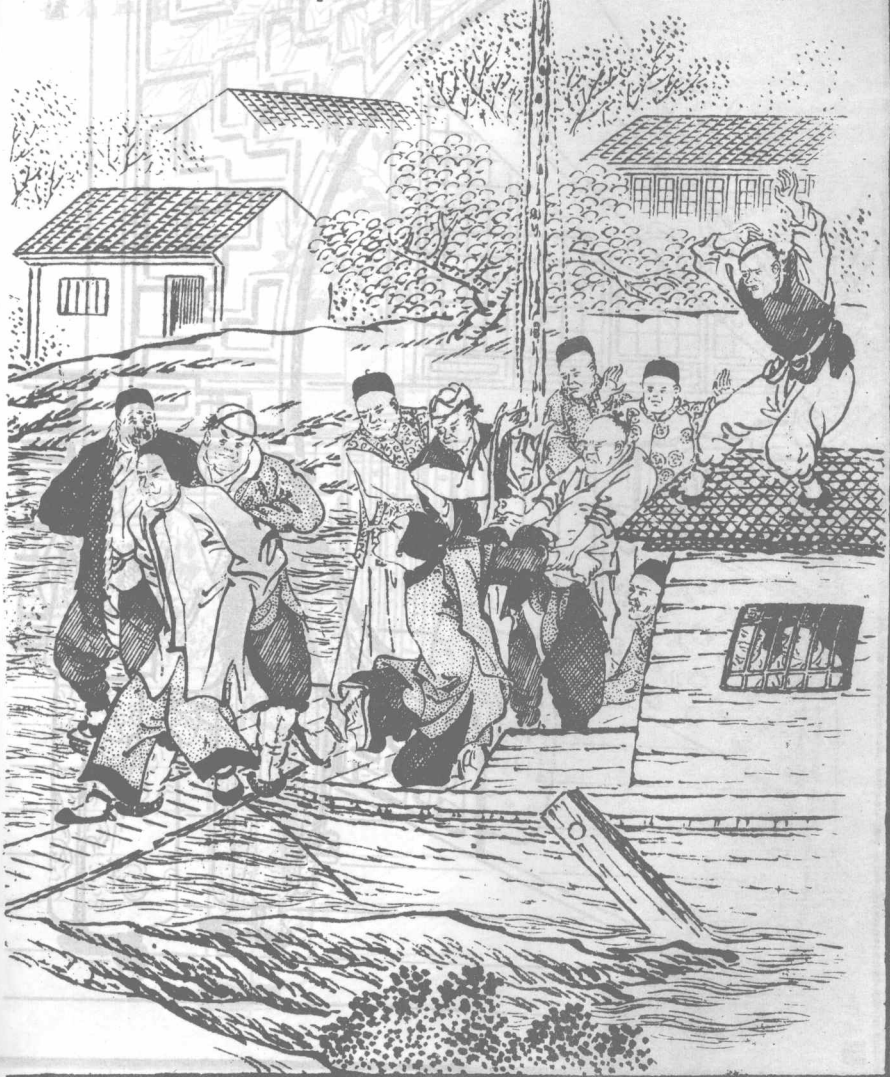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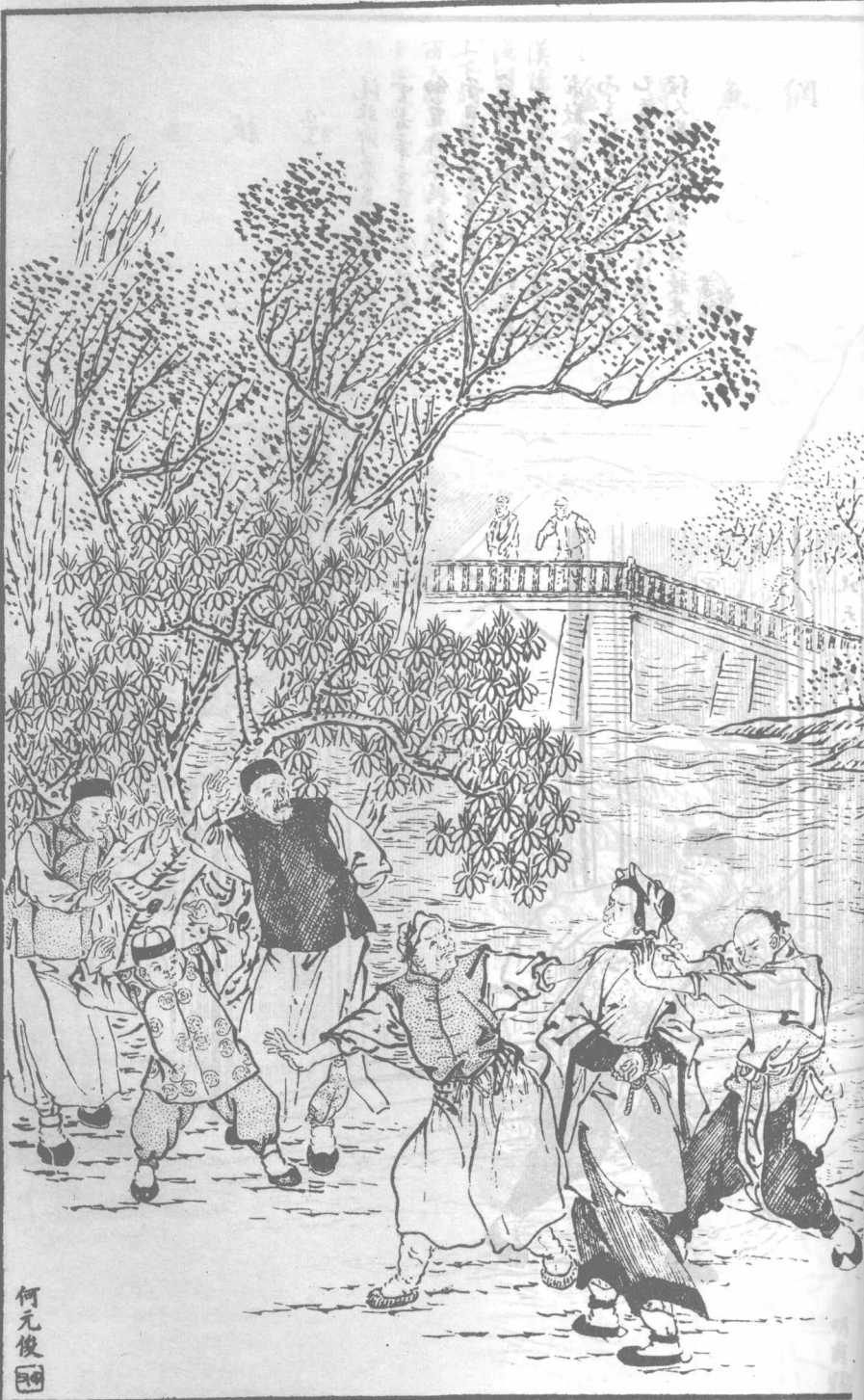
# 盜扮女裝

粵東某航一日將解纜突有三健婦亦為附載舟子見其濃眉大眼蓮船習人如非善類然無辭可卻姑聽之開船後密為對付留心伺察覺其婀娜中含剛健徒不

類中獨中

人同舟諸客亦切私議遂磨起而傳之探其私窺則起者果身帶淫具者也遍搜身上皆有利器乃傳送諸官則固刺盜因偵捕屢緊欲借此遠颺不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盜雖狡亦何益哉





戲妻服禮

浣北鄉某某甲有女名阿  
 雲者年方及笄貌比芙蓉  
 幼曾許字與鄰人某乙  
 子日前女在某絲廠工作回  
 家歸途已暮行經乙門不料  
 乙子在黑暗中突出樓抱欲  
 求歡會女極驚喊救始釋手  
 而去次日女父詢悉情由避  
 乙至某茶肆評理紛擾多時  
 經人勸乙吞酒服禮以換其事

清  
 宣  
 統  
 三  
 年  
 庚  
 子  
 月  
 某  
 日



網魚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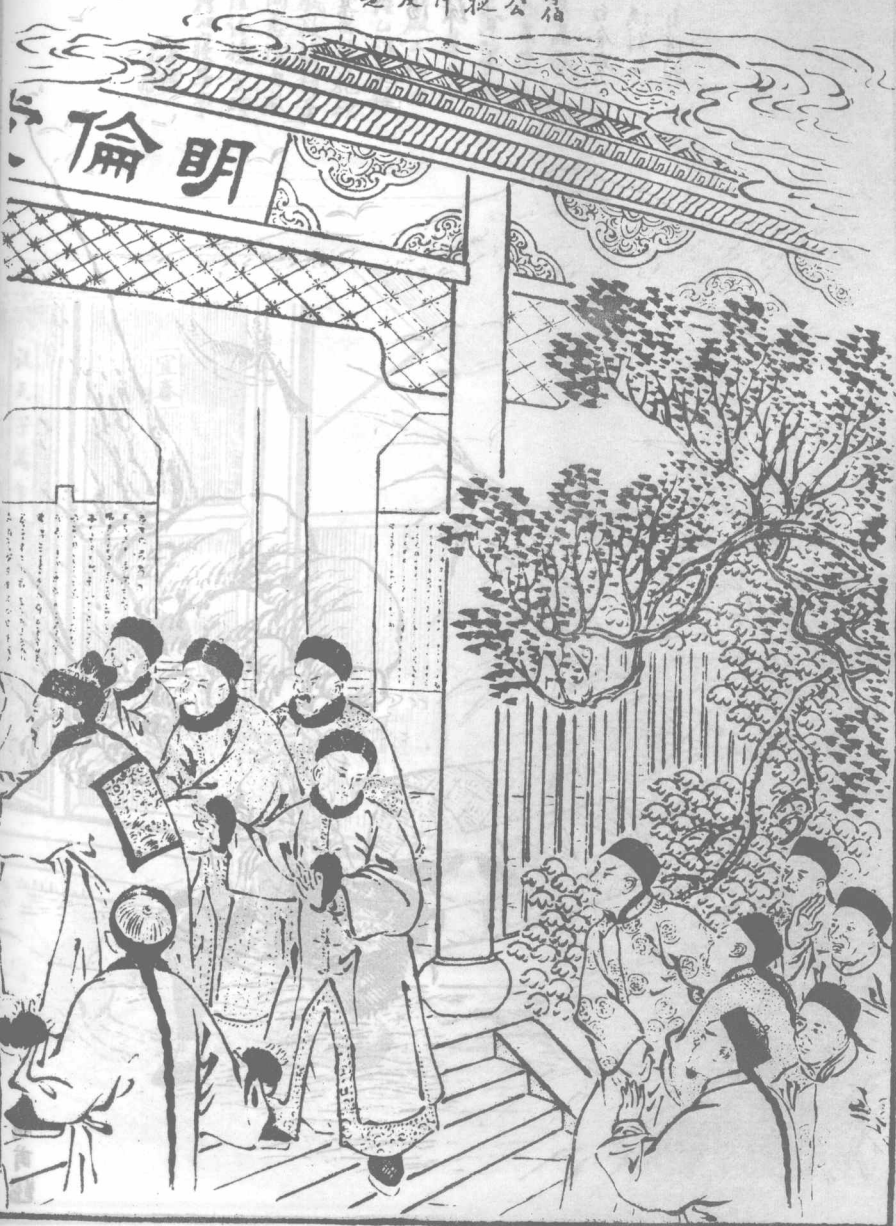
漢陽江中前日有某漁划臨江打網遊上下頗獲鮮鱗夕陽西下時正欲收網而歸手中撈起一物甚覺笨重漁柄以為巨鱗也不少疑異及出水面始見晶瑩奪目燦然有光係白金寶紋一錠喜出望外該划一路遂依舟而去漁者得利不可喜歎

漢陽江中



士 林 公 憤

本城保甲總巡鍾壽伯  
 明府前至西門內劉公  
 祠西首蔡老新家捉  
 賭因悞拘附近賈仲  
 之公子伯賢凌才并及  
 其僕肆行毆辱於是  
 凌才共起回家凌遊  
 集姚子讓等萃貢  
 生監二十餘人聯  
 名公稟控諸道憲  
 欲雪蠻門之恥時  
 值上丁釋菜之期  
 姚考康等候各員  
 祭聖畢先將情告  
 知宣廣文武後作



照鼓之攻當珍道憲  
 蔡觀察再勸慰一  
 面傳鐘明府到錶申  
 飭務伸士氣而戰光  
 威明府於此頗覺悚  
 惶無地兼以此事拘  
 及守備署勇丁李和  
 人不送營官自究致程  
 守戎去抱石平將德巡  
 之門丁拘禁又城汎李  
 千戎遠怒地保擅自刑  
 責以致文武不和大啓  
 詛語種一得獨鍾明府  
 亦自悔多此一舉矣刻  
 下間已調安一場盾古化  
 作煙雲亦可見和事老之  
 維持調護愈費苦心矣



何元俊

# 父子奇逢

李晉升拉實也有一子當  
 四歲時被匪所擄四家尋  
 求者無蹤跡亦已絕望李  
 因工心計者探奇計盈算  
 與遺策歷年既久囊資  
 漸充怕是繞膝無兒其  
 衷將墜雖控陶米之富難  
 消伯道之憂自念後世無  
 人多財何益因力行善事  
 遍周族黨而已則擴賢作  
 汗漫遊湖川鄂突思親賂  
 行抵京江偶入戲館見偏



西廂  
 忠明  
 善言  
 此處  
 有積

白  
 先  
 記

座一少年禁止類已疑  
 為子而不敢遽認少年見  
 其類之回顧因各展姓氏  
 詳詢郡族則果已子也  
 被匪賣於某商作螟蛉  
 商死承其業固已娶妻  
 有子矣益被拐時尚不  
 能記姓氏雖自知非商  
 子然亦不知生身之父  
 尚在人間幸喜出望外  
 挈之而歸說者謂李之  
 得子蓋行善之報造物  
 有心也初此耳







# 俠僧

有為人寄銀信者行  
 經龍潭兩鄉被劫僅  
 以身免行十餘里晚投  
 旅店閉門而注俄未一游  
 方僧口操非音而形貌壯偉  
 聞其注入而向故告之僧奮  
 迅曰有是哉鼠子敢尔誓為君  
 索原物予遂回則市濟者則身詢  
 不累君也言畢掉臂去舍頃有聲  
 如暴風起出視之見從空而下者  
 僧也置銀於几果其故物喜問其  
 詳曰我往見盜令還原物盜辱甚  
 持械逐攻我足踏一人手搏兩人互擊  
 之眾盜羅拜歸銀乃釋之而返身一  
 店閉之聲未視僧詢其姓名不答次  
 日未明僧已杳矣

相  
修



至性感神

孝童沈姓越之王家村人  
年六歲父死依其母以居  
父故佃也身無完縷家少

菴藏惟勤耕種剝掘底足  
一家衣食一旦遊世母子貧

不聊生而童齒雖稚一似知  
稼穡之難者諸事能體母雖

覺無苦而換茲膝下亦足解  
憂一日其母臨流洗物失足

墮水童大聲呼號遠無應  
者孝童救母心切目投於河

後其母浴漁舟救起而  
童死至次日始獲四

體皆冰

已無生



望不意方  
 欲險理忽  
 聞啼哭吐水致  
 口竟尔省甚是甚  
 至性所格冥漠  
 中不有神助焉  
 世之忘无喪而  
 薄其親者亦  
 有憾歟



速藥宜防

湖北漢陽南岸某炭鋪前日忽未口操湘音之二人稱係江岸某貨船購買錢紅十文言定價值左船取錢炭鋪主令夥某甲負錢同往行至中途其人約甲同在路上某茶館少歇囊出茶葉一撮令堂倌泡茶三碗甲飲之口麻復欲喉緊心知有異乃奔至隔壁某店將錢暫寄歸身飛脫回鋪口已難言鋪主見甲



玉山顛倒口吐涎沫恐  
 係急痧延醫診治一晝  
 夜無效後有某醫至審  
 視一週曰觀此形像恐  
 是中毒試取甘草生薑  
 汁飲之一吐而甦醒後  
 言之歷一乃往取錢而  
 歸按迷藥害人最于倒  
 葉安得賢有司嚴令  
 懲辦以去閻閻陰害  
 也哉



周恭楷

七十八

利十

狗 熊 食 虎



能之於虎並不敵也乃有時虎始受  
 刺於狗能談之  
 山素多狗能一虎  
 入其山極危自得息  
 有從而撲其首者虎  
 物其去怒回顧則一狗能也已  
 此身之虎愈怒盡力撲之能走  
 穴窟虎廢然而返行數步又有  
 撲其首者則又一狗能也虎怒且  
 逐之故狗能穴窟伏而後故如是三  
 五虎怒無所波計無所施乃奮身  
 騰擲於寒林木而狗能遠走間  
 觀追虎力既疲踣地作喘十數  
 能乃奔走偕來或噓其頰或銜  
 其尾而虎乃安坐以聽狗能之  
 大嚼嗚呼嗚呼能之多方以  
 誤之吳所以敗楚也虎之猛何  
 如能之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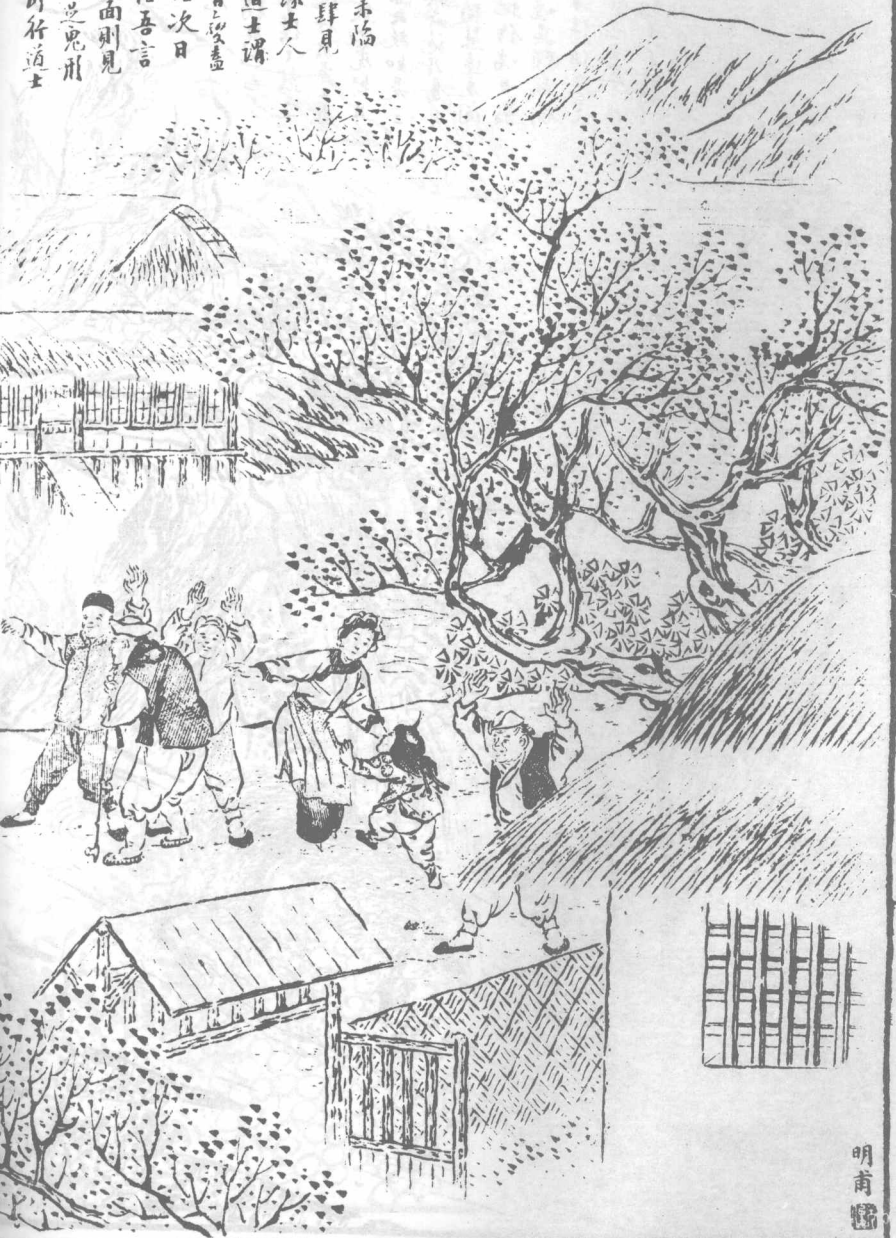
易  
 不  
 智





扇 化 枯 骸

髮母之亂南京未臨  
時一士人日於茶肆見  
一道士持扇化緣士人  
祀其無俸一日道士謂  
之曰此客不久有災盍  
去諸士人不信次日  
復見道士曰不信吾言  
殆矣拳袖拂其面則見  
行路者斲頭折足鬼形  
不一夫駭明日所行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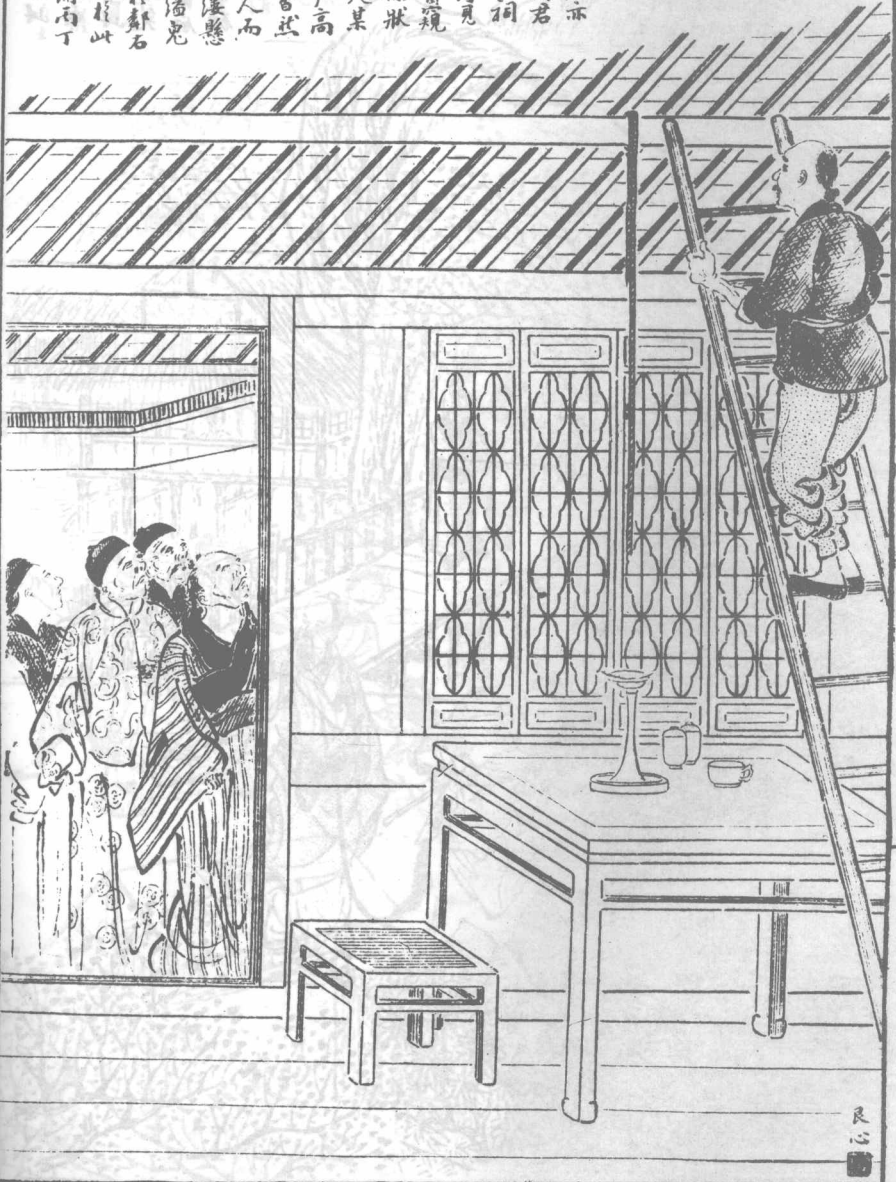


遂於城外贈以扁曰見此  
 而笑者皆鬼也不可住無  
 人笑扁斯樂土矣可樂此  
 扁行三四日始不見有笑  
 者士人依道士之言棄扁  
 於田間而去未幾武回顧  
 之則已化為觸龍矣



縊鬼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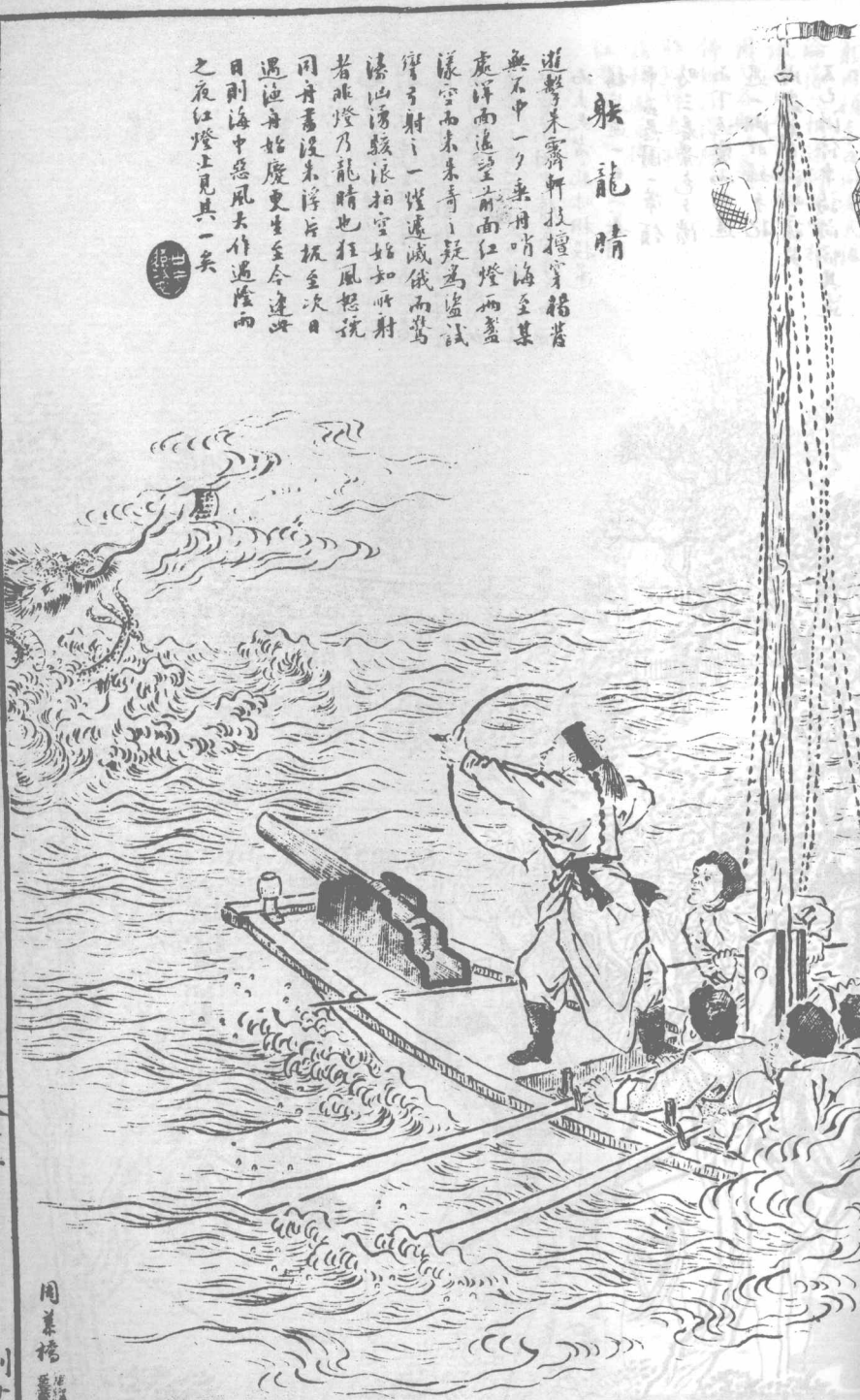
鬼怪之素儒者不談惑亦  
 有目覩可據者以日人高君  
 在蘇垣滄浪亭前三賢祠  
 寓所前夜歸未行後門房見  
 殘燈以支憲率有聲穴窺視  
 之見一婦年美婦作懸襟狀  
 愁容慘淡駭而大呼僕人某  
 甲淫黑甜為醒披衣啓戶高  
 君入視則再見美婦踪跡杳然  
 四索找尋惟類述老僕一人而  
 已再一俯首見有朽練一縷懸  
 繫樑間方悟所見者為縊鬼  
 不禁毛髮森然次日詢於鄰石  
 知十年前果有一婦自縊於此  
 遂為僕剪其地索投諸雨丁  
 自此遂無他異



# 張龍睛

遊擊朱霽軒投擲穿楊昔  
 無不中一夕乘舟哨海至某  
 處洋面遙望前面紅燈兩盞  
 漾空而未朱奇一疑為盜試  
 彎弓射之一燈遽滅俄而驚  
 濤凶湧駭浪拍空始知所射  
 者非燈乃龍睛也狂風怒旋  
 同舟者沒未浮片板至次日  
 遇漁舟始慶更生至今遠涉  
 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過陰而  
 之夜紅燈上見其一矣

二二



青樓好義

范妓洪之開青樓中，起楚也，性豪爽，如任俠英姿，夙與別具風流，善歌舞，一曲登湯，纏頭中擲，以故得任情揮霍，遇同儕，有忘解囊，固一女孟嘗，名籍，人口與女伶李紅寶，為閩中膝友，李亦中帼，而丈夫者，氣味相投，遂稱英逆，一日，二美同車，至愚園一帶，領略三春景色，夕陽西下，返營而回，途遇一湖北婦，手抱周歲兒，在河畔痛哭，不已，洪停車，詢問其途，



窮因碩子曰同是天  
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識今日之事宜有以

周之各贈以番

佛婦乃得歸

昨經婦夫親

詣拜謝並掛

紅申敬而女

孟嘗之名

乃以答著



黃耳傳書

昔陸士  
龍有犬  
名曰黃耳  
性靈警能解  
人意士龍任洛  
中一日戲語犬  
曰汝能書書  
取消息否犬  
搖尾作聲  
因以爲同戚  
書繫其  
頭犬出尋  
路南走達家得回書  
獲馳還載諸技措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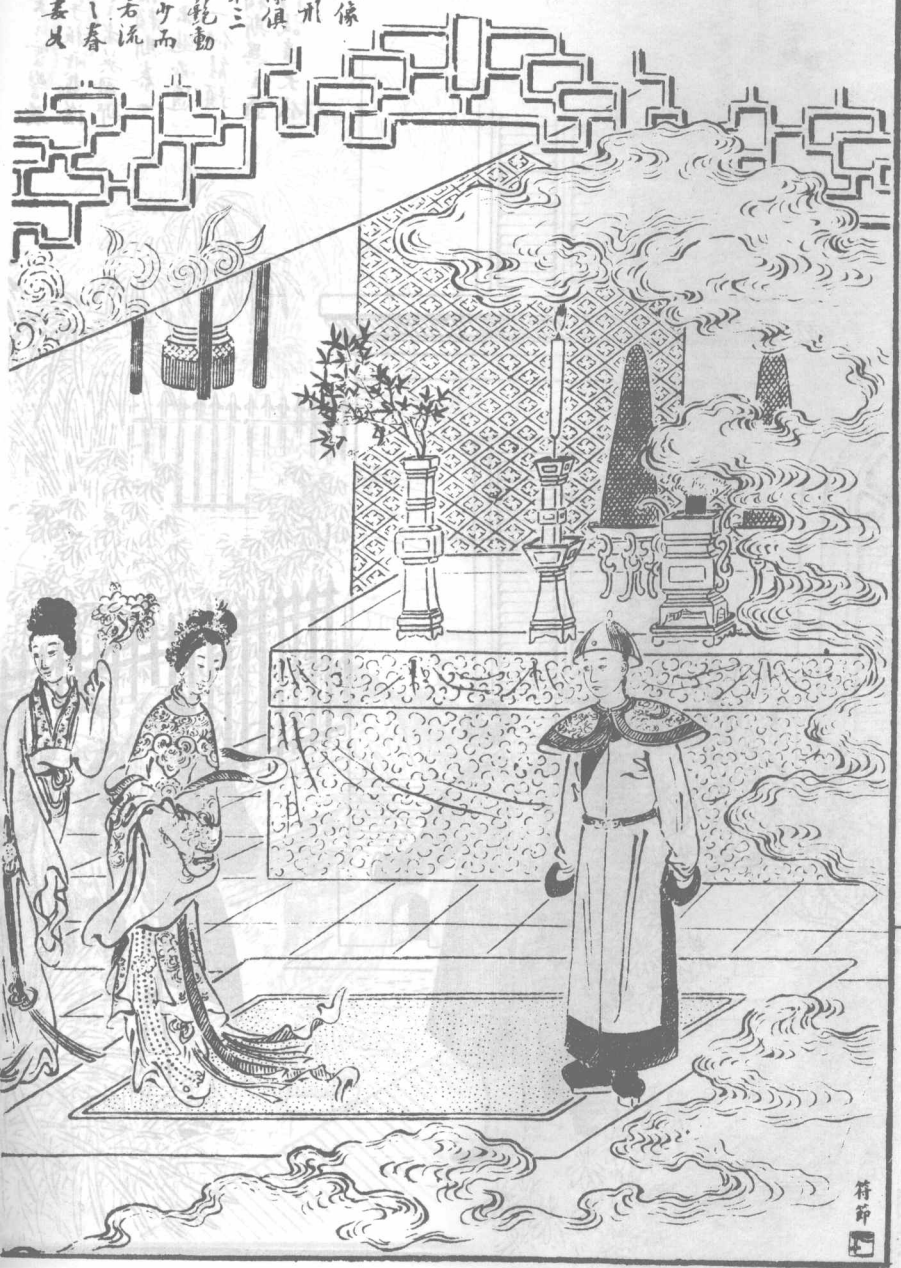
其談千古以來犬之靈警莫  
 黃耳若矣乃西字板所載渚  
 賴斯之犬有過之者英國那  
 佛沙省富商渚賴斯奉一  
 犬極馴熟凡遇出遊必隨  
 其後相習既久一似能預  
 知所往者渚賴斯異之適  
 有事弗克出門試遣犬代  
 行繫小相符  
 項納書其中  
 嗚而遣之如  
 身親也歷試  
 皆無誤渚愛  
 之坐臥必俱  
 嗜士龍之黃  
 耳熟一審之  
 途徑已耳而  
 是犬能歷認  
 諸人之門戶  
 宜乎臥錦茵眠玉堂獨  
 得主人之鍾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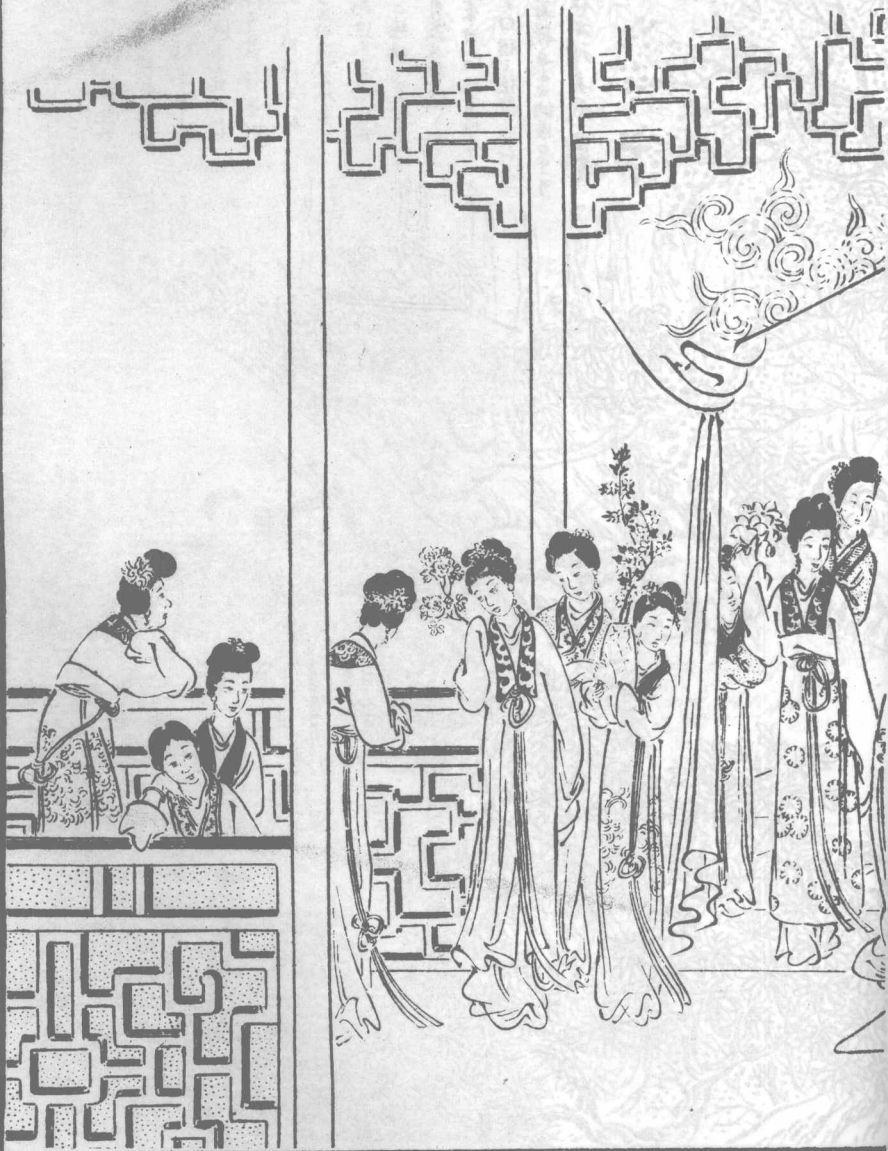
鍾情土偶

爾東宸神廟像  
 為名手裝塑形  
 貌如生諸女像俱  
 極美麗其第二  
 一荷花神尤妖艷動  
 人有邪生年少而  
 狂入廟見像若流  
 珠相視生惑一春  
 慙備至曰娶妻以



為夜神死無憾矣商  
 之莊僧遠寓其中日  
 坐殿廷對着夜神切  
 私語狀若病癘一夕僧  
 於夢中聞鼓吹喧天  
 聲起視見紅壇貼地  
 坐落着夜神方行交  
 拜禮而美女數十俱  
 手執名葩環繞其後  
 喋不敢聲次早見生  
 抱翁夜神口鼻相若  
 體已冰矣後人遂相  
 戒不敢入而神像制  
 落亦無復舊時光彩

五  
 由



術士禦盜

廣東南海山南任某甲之前日由某處而回行  
至半原野野曠人稀突共二匪相遇甲  
衣裳甚潔以傘柄為一衣包頓為重夫  
匪欲要而奪之突從樹林走出露刃提  
槍大喝速將衣包卸下乃可前行否則  
洋槍無情也甲將衣包放下匪復令視  
衣以獻甲曰吾自浙江千里過回積累八年  
辛苦始得百十金歸君矣為迫人太甚二匪  
欺其軟弱至加威迫甲駭其二指咄咄言二  
匪睜目呆立狀如木偶甲乃負為故從容而  
行及至三江口渡渡對舟子語至舟子曰彼有性命之虞  
否曰不解殺不死亦成廢疾舟子曰德之值欽逆行人亦  
獲安矣甲取生肉一未復書符授舟子曰納匪口中可  
無恙也及言匪遂得蘇甲技亦神矣哉





何元俊

蕩子喬裝

蘇垣顧某美丰姿性柔  
 順年種子弟其子微逆  
 笑詭不以為怒也日前有  
 同窗友某謂之曰君若能  
 扮作女裝偽為余妻者  
 左觀前行一週撲朔迷離  
 無人看破則我當以酒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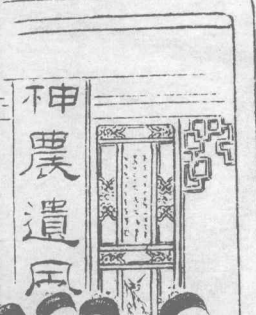
為餉願諾，次日旁晚  
 乾裹濃粧，蓬脂抹粉，綉  
 綉蓮步自西，祖赤草則  
 於作鄉老，大布衣，衣大  
 帛之冠，跟隨其後，眾  
 人俱未留意，不意行  
 至觀橋左，近願，忽與  
 妹相值，交臂而過，欲  
 避不及，竟被認出，虛  
 山面目，大喊一聲，拖  
 拽回家，一時蓮辦朝  
 天，花鈿委地，路人聞  
 知其事，咸跟往看，視  
 一路向南而去，遂不  
 知其所往。



地製  
 蘇材  
 飲片

大生堂各埠

大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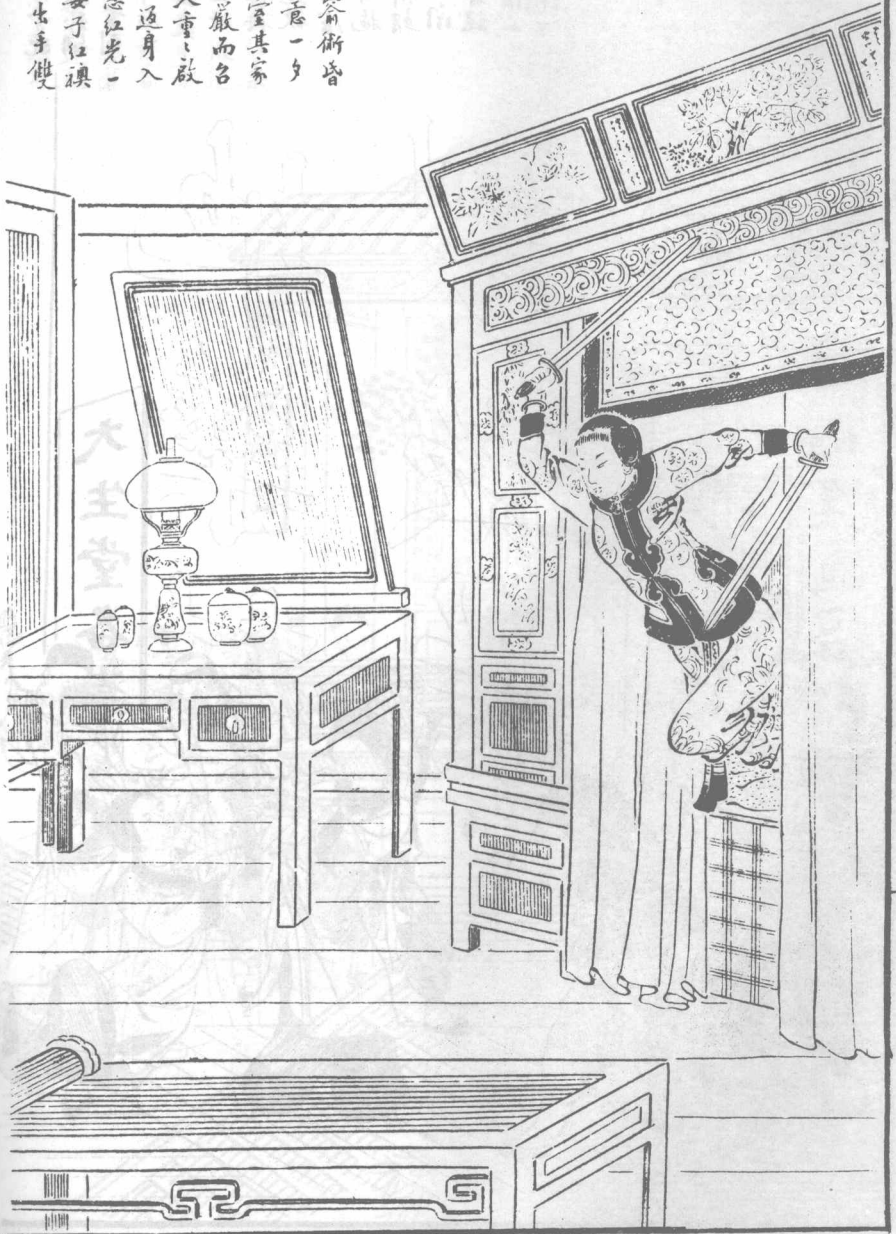


神農遺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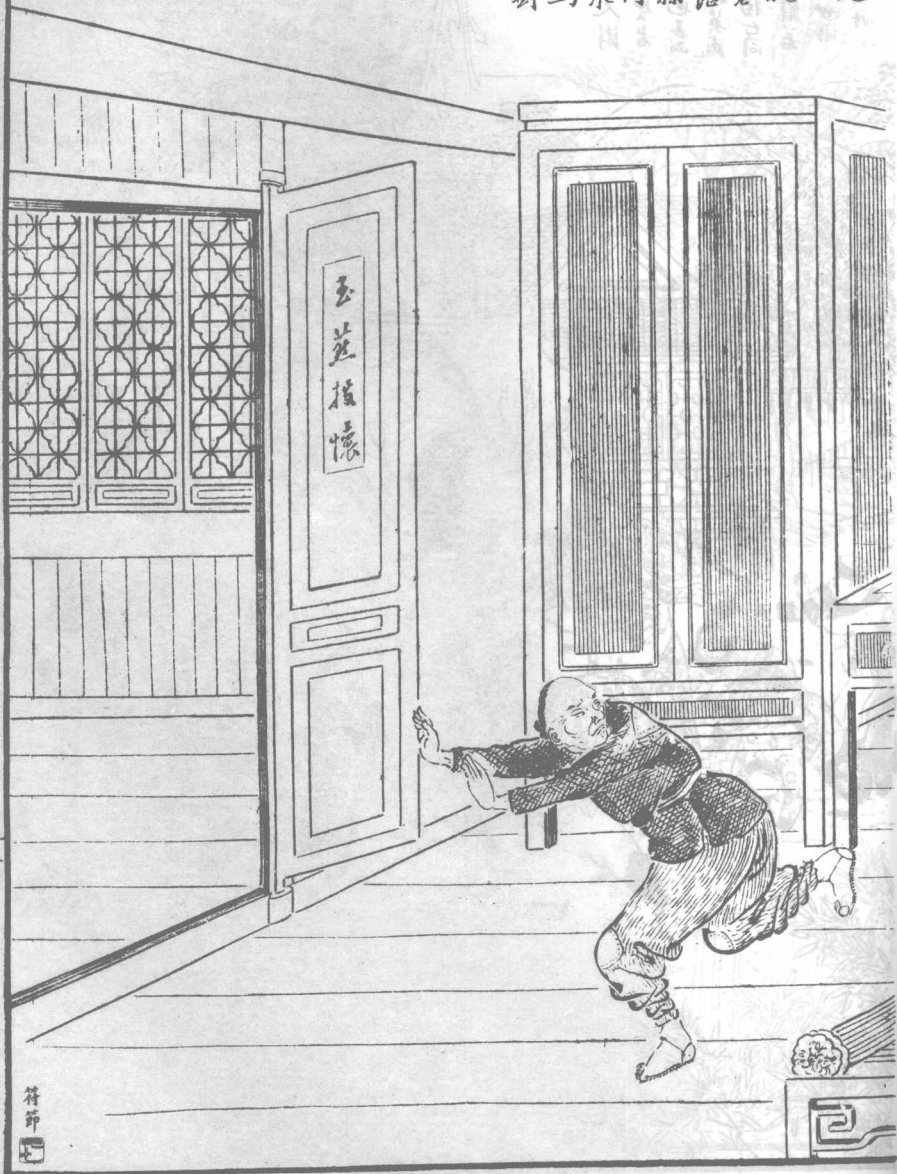
紅綫猶存

偷兒名某工穿窬術皆  
夜所至無不以意一夕  
行竊揚州某巨室其家  
屢被盜皆守甚嚴而名  
不知也既穴垣入重啟  
其戶預備出路適身入  
室將若相遺忽紅光一  
閃有十七八好女子紅襖  
錦褲自帳中躍出手執



劍直刺其背占駭而逃  
 幸門已先啓得無阻女  
 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  
 繞其後將為所及占寤  
 甚見道旁有河遂自湛  
 焉素習水性伏久之探  
 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  
 側乃潛潤至隔岸出水  
 而遁明日訪之知女為  
 巨室新娶姬蓋精於劍  
 術者

寶號  
 明





海參化人

慈杯化鶴尊飯成韓仙人游  
 戲塵幻莫測甚其所以聖者  
 丁有術焉能物之能自愛也玉山  
 精木魁則必受日月之精其威  
 天地之度氣而後可若物已同  
 凡上之肉全中之魚而猶能若  
 稻之化養參之化蝶則真世所  
 勘聞矣吳人某嗜海參所



藏石下數十斤乃  
 往石莫而飛竊  
 疑危人必有京子虛  
 之魚者因移置床前而  
 卧守之一旦勝腕間見海  
 考一自寬中躍出候  
 瘦為人既作御者裝束  
 或作優伶打扮忽一出  
 門某尾之歷平康諸里  
 至一客有金甲神攝以  
 去噫充海考之功用極  
 海考之造詣不過受一  
 轉世將軍或封一補脂  
 侯已耳乃不向銅鑄門  
 靜候供奉而無莫度  
 鴻溝視月窟  
 質非金石其  
 能久乎卒  
 為金甲神所  
 攝不知法池  
 會上能當一  
 禁錮否

400  
 藏石



何元俊  
 利十一

八十八

利十一

# 魚身人首

天下事有類而不類者即有不類而類者以人得天地之氣以生雖人心不同其面然五官備百骸全固不類而類者乃不知陰陽之相生有奇有閉所未聞者平望及人述及孩某氏婦珠胎早結魚夢愆期孕至十二月始產之則非人非怪乃一魚也而首則人夫生子不備者有之矣未聞有產及水族者天下事固無奇不有哉

（圖）



救 嬰 獲 報

因果之說雖為  
儒者所不談而

報應往

不爽江北

監城人周

某向在

蘇垣封

門外黃天

一婦手抱嬰孩淚珠滿面迤邐而未意欲將孩  
投素河中周急止之婦隨置孩於地而去周抱歸視  
之女也苦無乳不能哺通鄰舟有婦生孩而孺運寄奉  
焉光陰荏苒其女長而姜性忠貞靜有拜江某商見而悅  
之倩人說合娶為繼室女思念父母現已迎回供奉周公拋  
棄故業樂叙天倫年逾八旬精神矍鑠知其事者  
咸謂當時救嬰之報云

瓜 瓜 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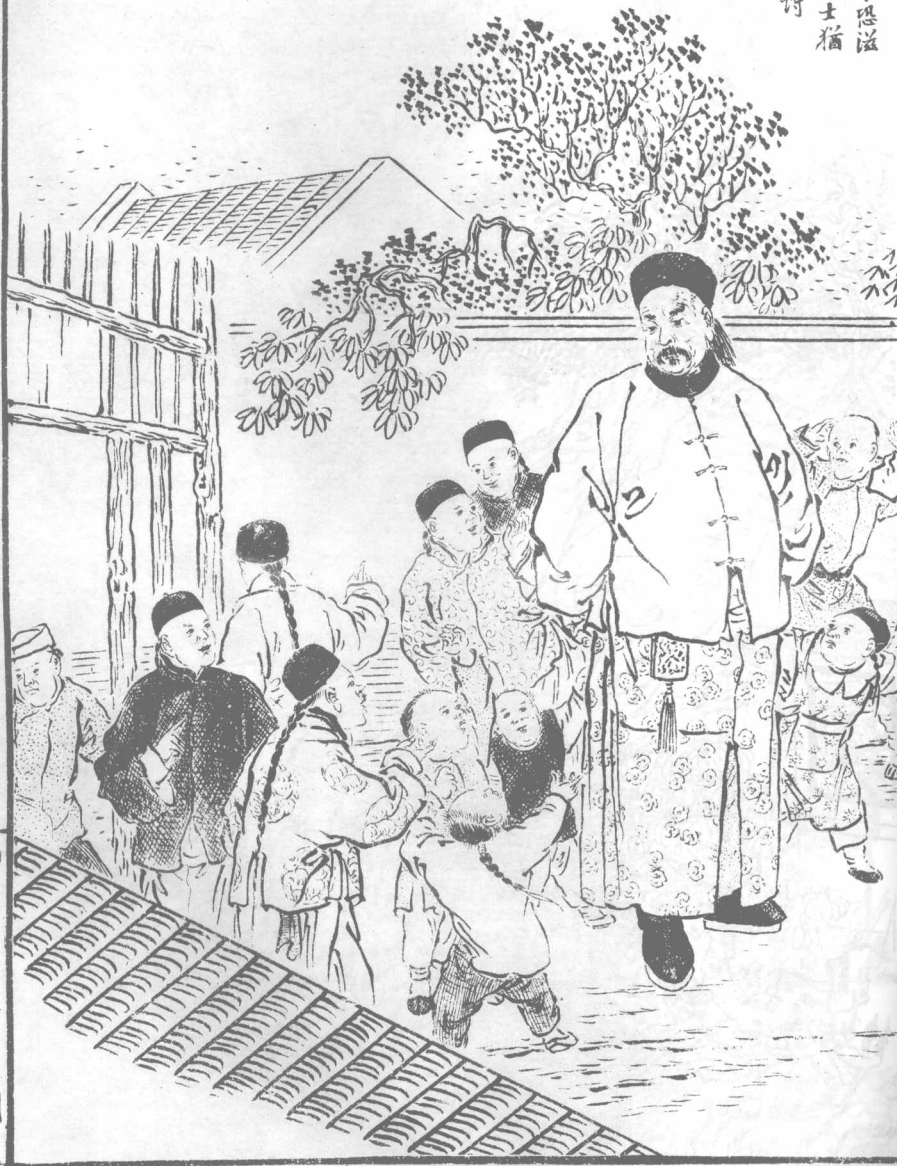
何元俊

# 曹再世

閩省陸路提憲程軍門麾下  
有武巡捕官一員籍隸山左  
身軀魁梧奇偉大有文王十  
尺湯九尺之概前日獨步市工  
一時少見多怪流聲相擊駭  
而無知頑童更成羣結隊前後  
左右擁護而行相共噴稱異  
猶憶昔年徐中丞撫閩時亦帶  
有巡捕一員其高甚矮夜間  
偕友某君出署散步街頭其  
友矮而且小行徑某姓門首適  
有婦人薄於門前設供地主焚  
化紙錢遂不為意甫一擡頭瞥  
見一高一矮才于而來驚為異  
常鬼出現一嚇倒地神魂共散



田之能命嗣為中丞所聞恐滋  
 爭端道之回藉至今聞人士猶  
 有指其事以為口實者詩  
 云趙武夫公侯干  
 城某武弁其果當  
 之而無愧者歟





雲林  
印

# 猛虎怕官

客有自粵東來者述及茂縣獅子嶺地甚荒僻常有虎患百某勇固公乘肩輿道過此家見茂林陰翳山巒雄秀心甚留連賞眺時已夕陽西墜暝色四合忽風聲颯然頓石走沙飛突百山君當路而出輿夫一見驚絕乘輿疾奔某坐輜中嚇得魂飛魄散欲逃無計只得折此一命聽其前未吞噬某員頭戴紅帽身披補服眼帶墨晶眼鏡八字紅鬚儀表甚偉山君以爪掀其廉見一紅頭黑眼者端坐於內以為怪物大嘯一聲狂奔而去某竟得幸免豈老虎亦怕官歟可見令





# 木鐸徇路

木鐸徇路夏時適人之職至

周而猶存其制相沿及今則郡縣

鄉里中各有公正者老年五八十以外

者由地方官給以印照贈以竹杖杖法

木鐸巡行鄉邑遇有背理不法者執杖

責之蓋猶古制也今則愈趨愈下每有

借此為行乞地步沿街搖鐸不值一文

大都係無告老丐充之而搖鐸之責遂

不足重不謂返古振今猶有能名副其

實者蘇城之江路前日有一逆子形

同臬稅免毆其父親者塞途莫敢進

勸通未一搖鐸老人急詢其故舉杖

擊子論令服罪其子不服舍父還毆

致令老人撲地老人忍氣吞聲置不

與辨鄰右憐其幸過且詢悉杖責毆

父事乃令其子向父取青蚨百錢為老

人和事酒資杖之使去噫省垣之地

風俗日偷以致不孝之徒橫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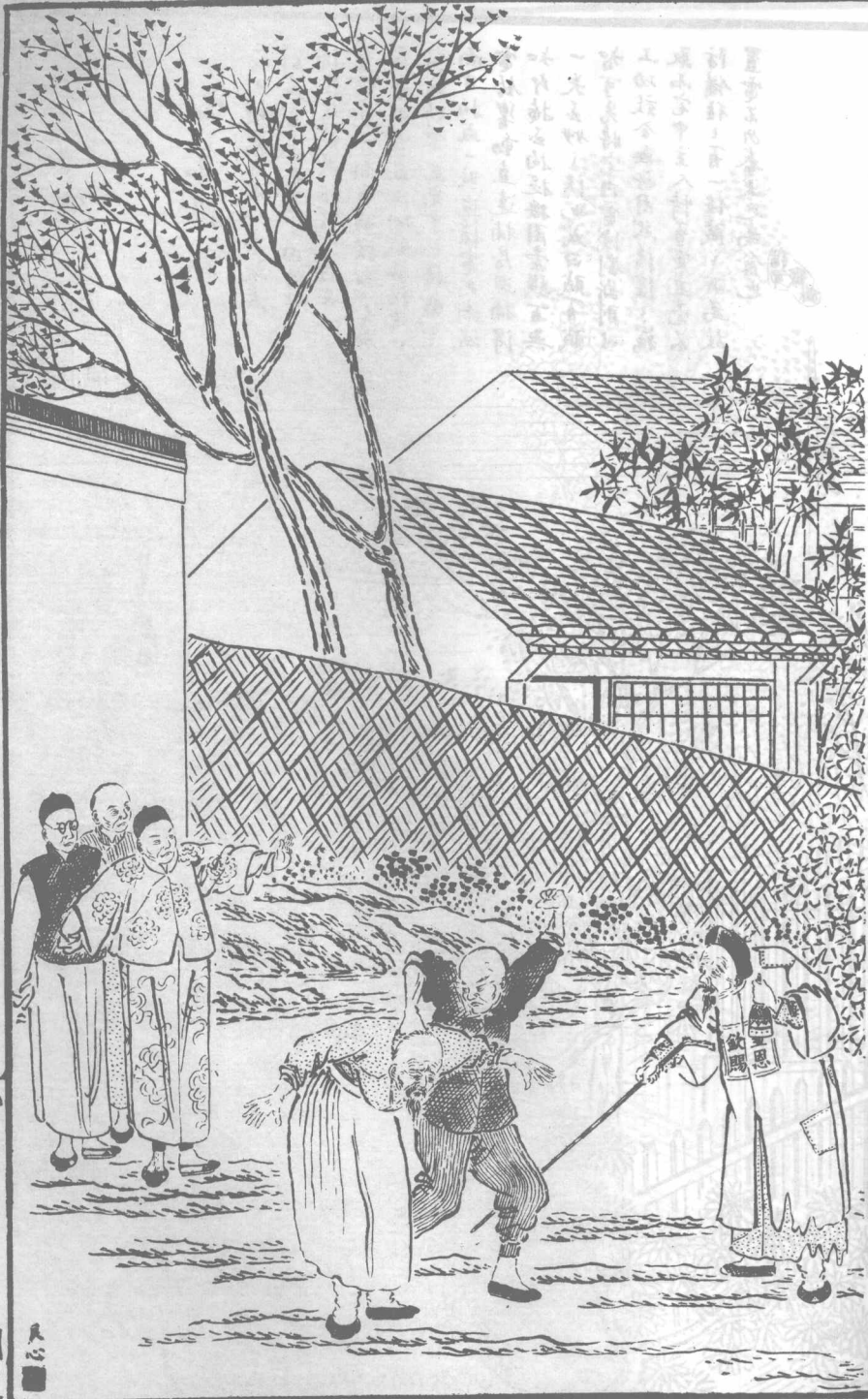
忌而此老人獨能首先輕之云

加人一等者矣

拾遺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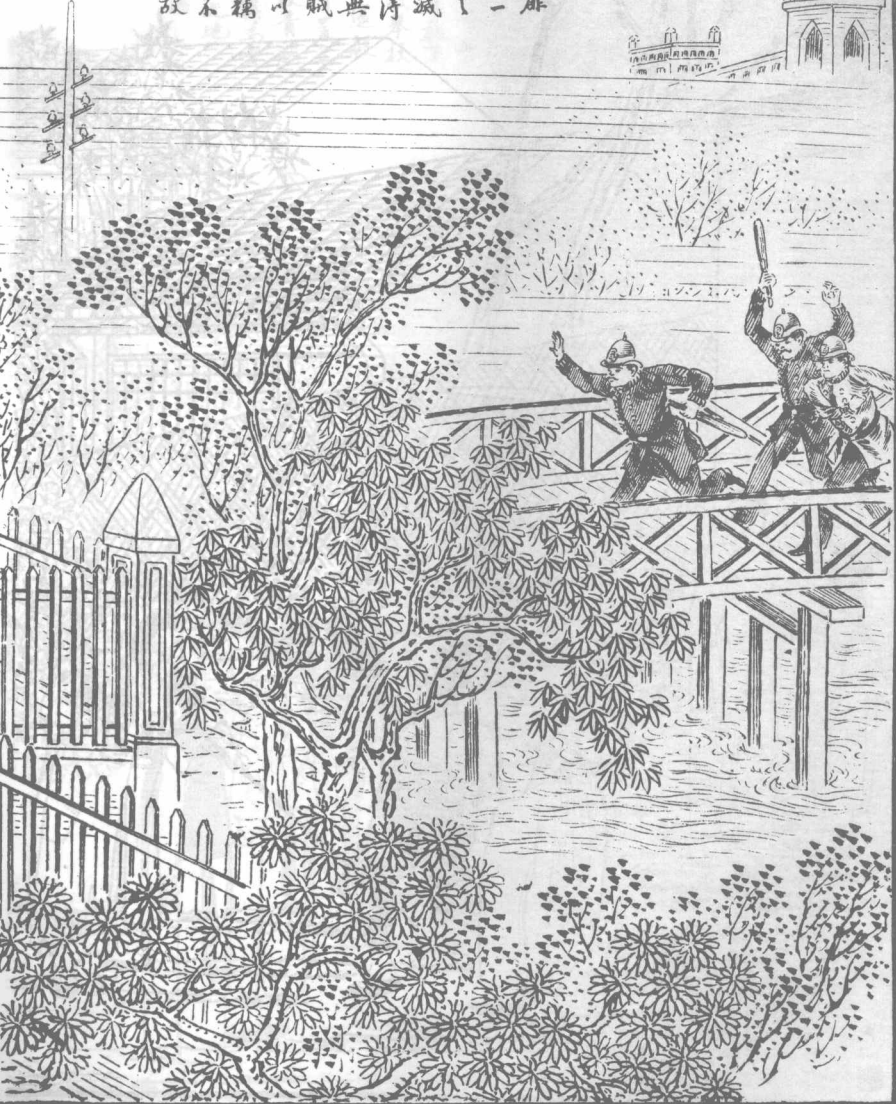
置步不也春无...  
 胡...  
 一...  
 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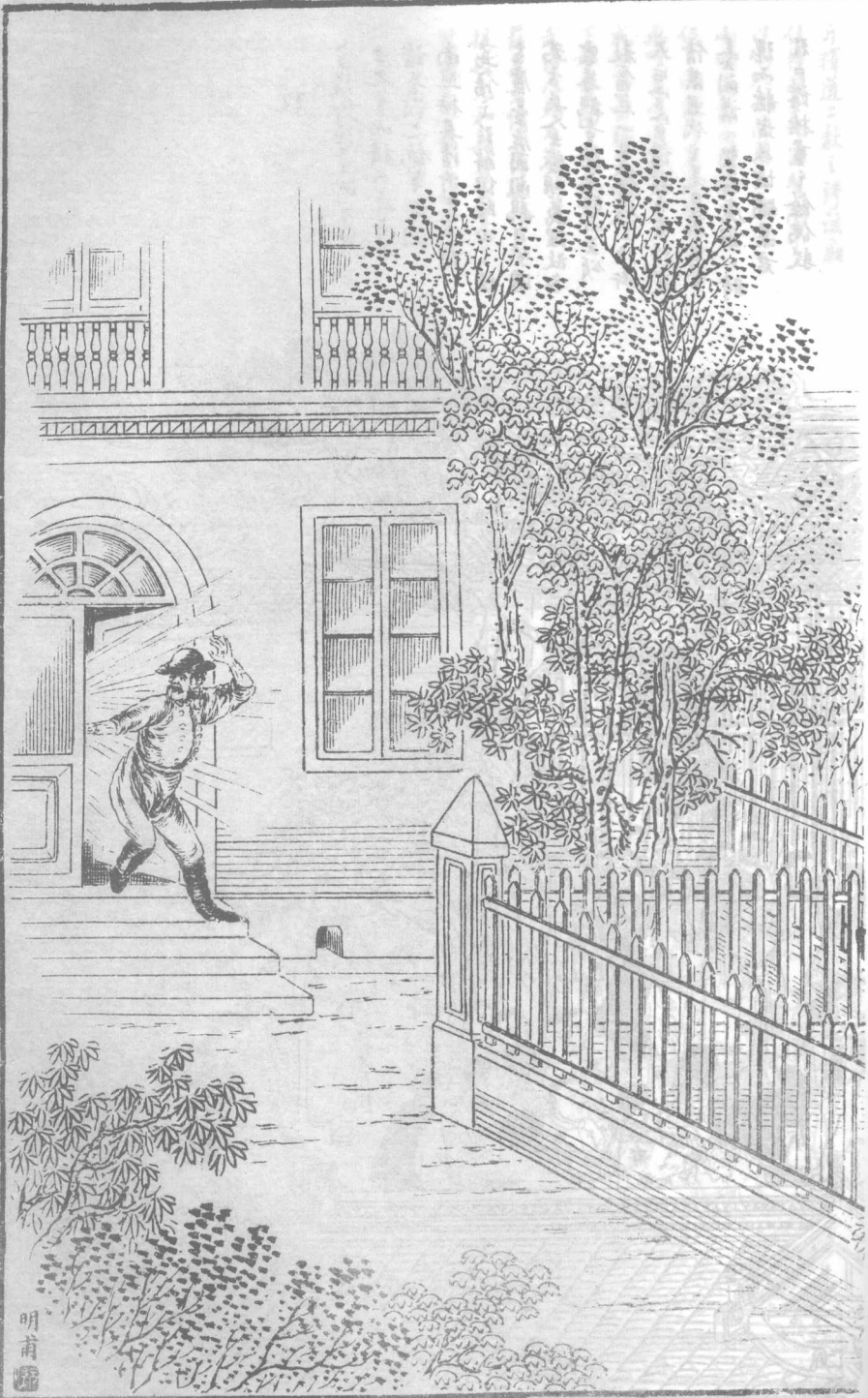


# 電氣捉賊

意大利國有名八樂既者  
 創造電氣安置宅內可以  
 捕捉盜賊其法於宅內安  
 置電氣夜間有賊潛啓戶扉  
 扉啓則電氣忽明賊必撞吃一  
 驚維時電氣光中已將賊之  
 面目拍成一照迨後電光漸滅  
 電鈴響動直達捕房巡捕得  
 知即掩至拘捉按圖索驥百無  
 一失至妙之法也或曰賊有賊  
 智可先將宅內電線割斷則以  
 上功效全無所用然後後之竊  
 取而宅中主人恃有電氣毫不  
 防備往往有一任賊之所為故  
 置電不次奉天之為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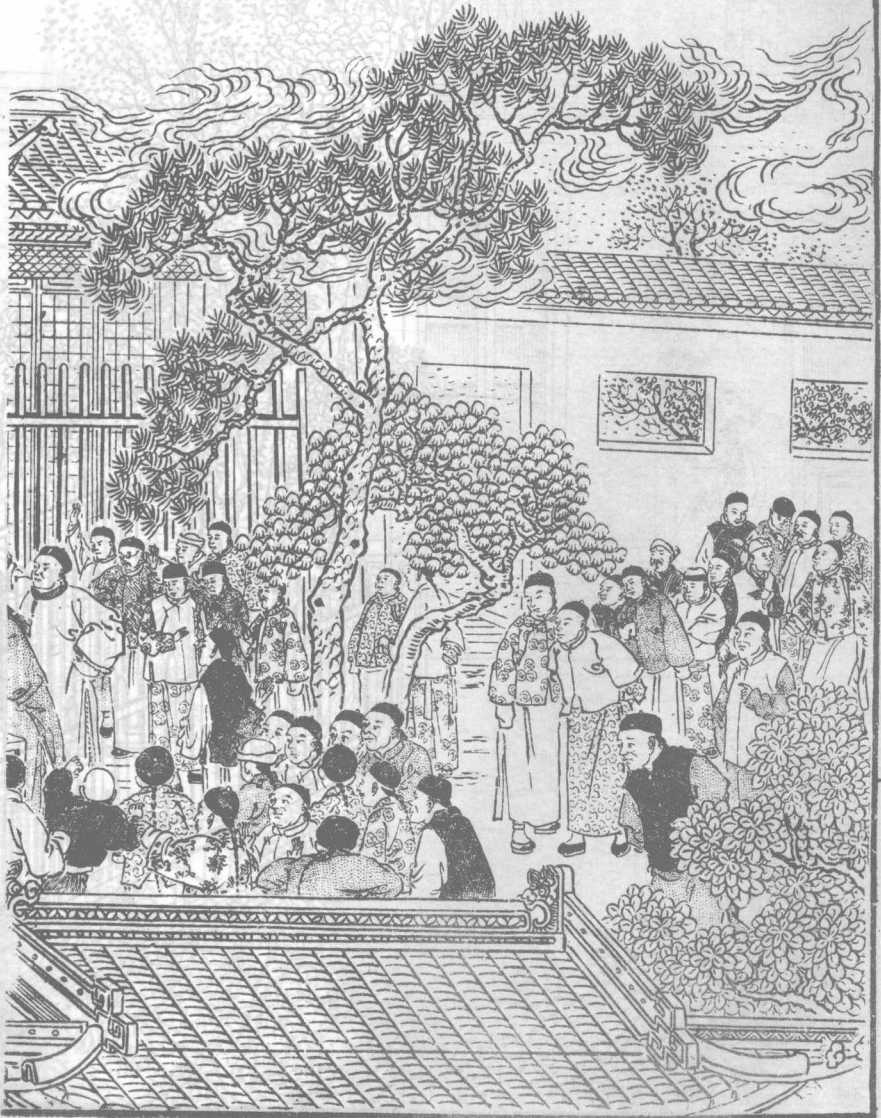
捕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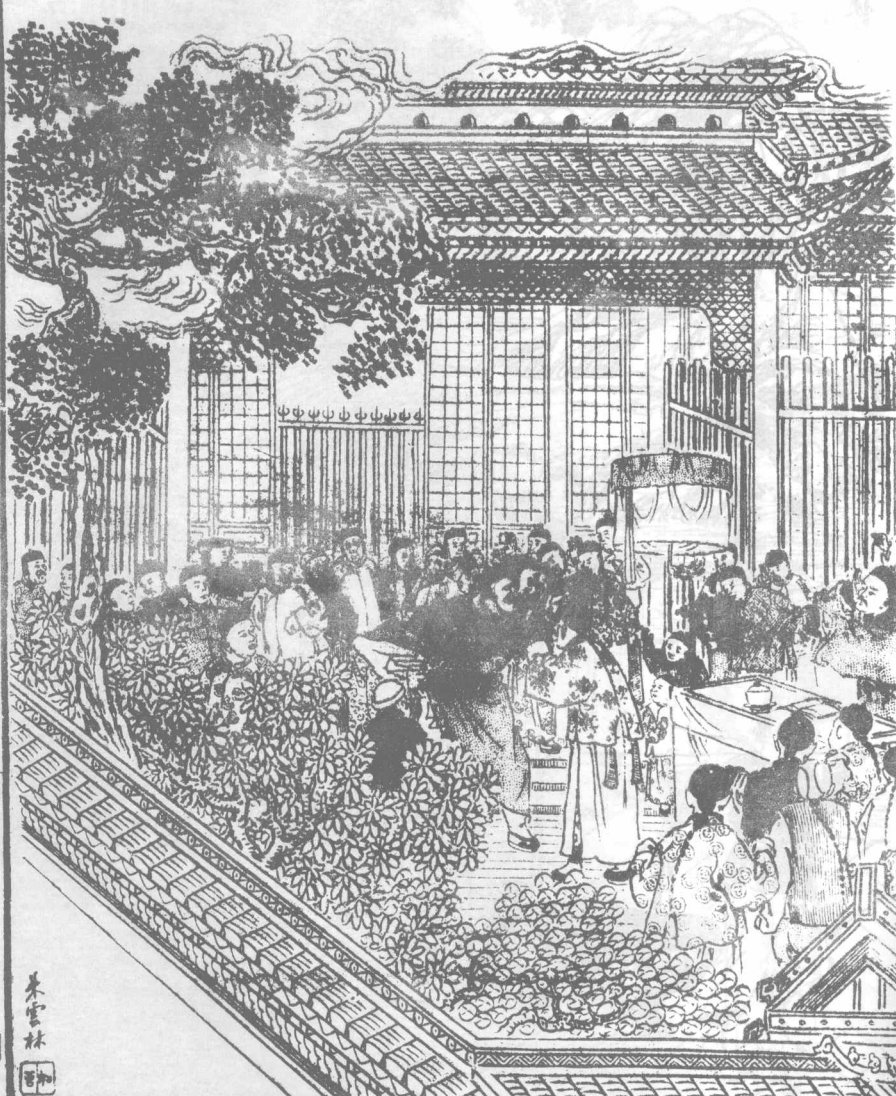


羽士猖狂

宣講鄉約奪地方紳士之責而積久逆等諸告朝之飽羊前湖南巡撫吳清衙中丞怒為傷之於解組歸田之後至廉臺鹿園間親自登壇為古吳人士發明義理故各家著觀寺院足跡所至碩毅翁於一日輪應至北街天后宮宣講因有要務爰借某君代之是日某君登臺開講 聖諭廣訓一時環而聽者以滿牆某君於口講指畫之餘偶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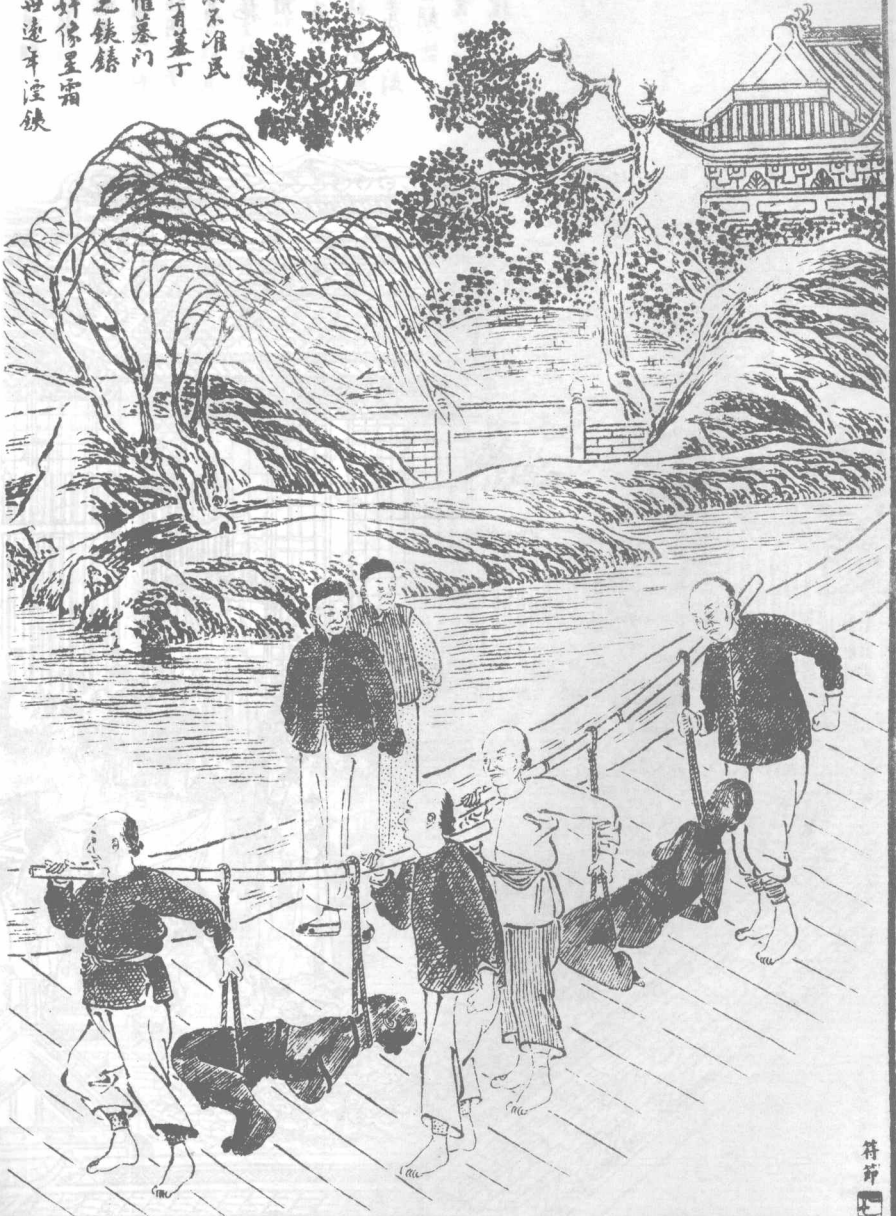


斥揮道二教、得該廟  
 住持羽士胡宗賢、因  
 以爲入國闖禁、不應常  
 而嘲笑、前向理諭某君  
 侃侃、而後理直氣壯、胡  
 無可置喙、遂致因羞  
 成怒、突前將某君拖  
 下、勢洶、後致用  
 武、經人竭力勸解、而  
 某君憤甚、乃據情  
 投控、元和縣署、由李  
 紫微去令飭差、將胡  
 拘押、後寬者釋、噫  
 若該羽士者、抑何猖  
 狂乃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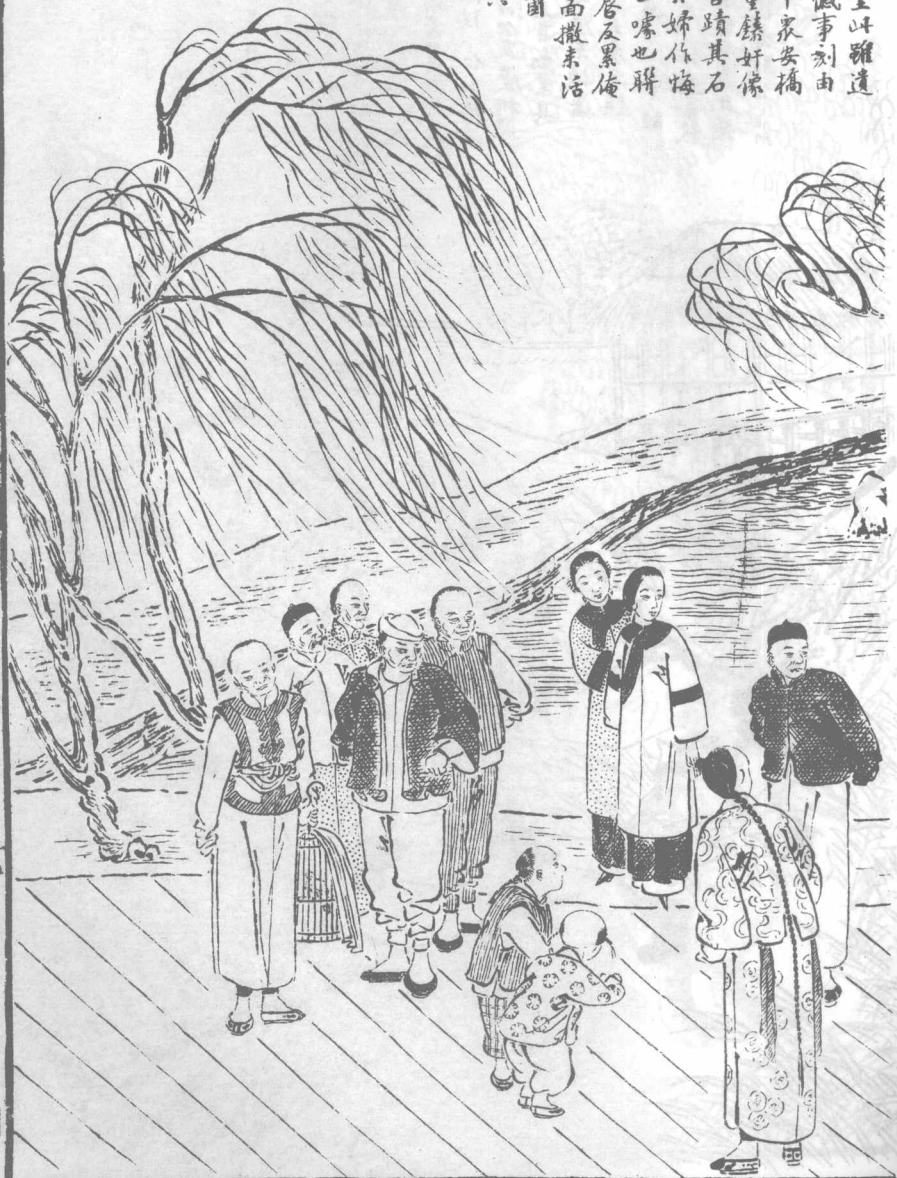


遺 真 萬 年

杭州西子湖濱  
岳武穆墓向由  
地方官隨時修  
理其墓前之柏  
樹對株至今枝  
頭盡向東指不  
准遊人攀折墓  
道石之白沙泉去不准民  
間私行取汲均派有墓丁  
看管以崇忠義惟墓門  
兩旁石罔籠中之鐵錘  
春槍長舌婦兩奸像呈霜  
刺蝕風雨摧殘世遠年湮缺



皆打爛膽何忠墓者至此雖遺  
 矢唾罵猶不免視為憾事刻由  
 紳士稟知當道在城中眾安橋  
 將軍祠中購鐵闌柱重鑄奸像  
 龍工曾有人代秦奸去婦作悔  
 遇一聯諫之誠可蒼一嘆也聯  
 云咳都是你掉舌弄唇反累俺  
 赤身綑綁一泡尿當面撒未活  
 臭必若非汝欺君賣國  
 害得奴屈膝塵埃兩只  
 乳被人摸得精光





# 黑虎轉身

我朝嘉慶年間松文清相

國豐功碩望彪炳寰區而不知

其微時上遇之困遭際之奇有異

於尋常萬一者各言相國童時

吉林為人飼馬通蒙古某公問放吉

林將軍夜過其地忽見馬草中大起

道人往撲至則並無火光惟一黑虎卧

草堆上將軍親往遠視猛虎逼觀

則一蓬髮童也呼醒問之奇其狀貌

携歸撫為己子教之法書習射河文

成公一見計為偉器臨發 仁廟臨問

御發後誰可當大任者以公及慶相國

保對慶任封疆為一代名臣勤業具

載國史生平喜書虎字廣東撫署

二堂柱多怪異公書一大虎字鎮

之怪逆絕得其虎字者懸之室中能

愈瘡嘉慶二十五年六月 仁廟幸熱

河七月公忽披髮席蓐望東晝夜哭

未幾而大行上賓信玉識者駭公之前

知矣

知矣



此圖係由  
何无俊  
所繪  
其  
意  
在  
表  
示  
人  
與  
狗  
之  
友  
誼  
及  
狗  
之  
忠  
誠  
也



# 離婦苦哀

自來萬人思婦即物寓情或寄  
 當歸之樂或願回紋之詩與非  
 動其還家之念耳乃觀香港某  
 西婦則異是某西婦臨一甚至某照  
 像店亦照一容店夥允之為一調  
 和藥水安置像架為婦就坐婦坐定  
 俟夥將揭鏡突出心手槍向太陽穴  
 欲自斃擊擊眾夥大驚爭前奪取婦笑  
 曰我豈視死如歸者何必驚惶以是所以  
 作此狀者以藥砒自行回國業我及遺  
 欠無音耗故持照此像界之亦以是再  
 不來行將竟死之意其其賭係心驚  
 航海遠來並無他意夥知之始如其  
 狀照像而去

五回

